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（第一百一十卷～第一百二十卷）

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宝积部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一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净信童女会第四十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菩萨摩诃萨八千人——一切皆是众所知识，得陀罗尼，辩才无碍，具足诸忍，降伏魔怨，逮诸如来所得之法，其名曰：持世菩萨、持道菩萨、持地菩萨、持大地菩萨、乐慧菩萨、令信乐菩萨、妙色庄严菩萨、宝焰菩萨、宝幢菩萨、宝思菩萨、宝处菩萨、宝慧菩萨、宝德菩萨、宝光菩萨；复有贤劫诸菩萨等，弥勒菩萨而为上首；复有六十无等喻心诸菩萨等，文殊师利而为上首；复有十六大士，贤护菩萨而为上首；复有二万兜率天子俱在会中。

是时，世尊处大庄严藏师子之座，无量百千大众围绕，光明照曜犹如日月，威德殊胜如释梵王，高出众表如须弥山，光焰猛盛犹大火炬，顾视安详如大象王，说法无畏如师子吼，盖诸大众如罗睺罗王，相好庄严威光炽盛，出梵音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为欲觉悟一切众生，普令安住决定胜义，于大众中而演说法。

时，波斯匿王所生爱女，名曰净信，年在幼稚，颜貌端严，为诸众生之所乐见，宿植善本，修习大乘；与五百童女前后围绕，各持金鬘，出舍卫城，诣祇陀林，至如来所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却住一面，即于佛前而说偈言：

“久积福善清净业， 满足无边功德海，

令众信乐皆欢喜， 故我顶礼牟尼尊。

显现威光相奇特， 开示法门众宝处，

身光一寻常照曜， 我礼大慧清凉池。

功德大树福无尽， 人中最尊世所赞，

本愿戒行已圆满， 故我顶礼应供尊。

安住妙法常寂然， 等心世间如一子，

智慧善巧知诸行， 示平坦路如导师。

若有坚固勇进者， 慈悲利益众生类，

如是菩萨正修行， 惟愿如来为宣说。

云何当得坚固力， 安住生死降魔众？

云何当得平等法？ 云何成熟诸众生？

云何如地如虚空， 如风如水亦如火？

云何得信住于法， 如彼须弥师子王？

云何远离憎爱心， 净意质直无谀谄？

云何出生施戒忍， 精进禅定及解脱，

智慧破诸烦恼闇， 而常安住大方便，

三昧总持无碍辩， 住四无量五神通？

云何得在诸佛前， 常受化生知宿命，

头陀无诤住兰若， 调伏其心灭烦恼，

持戒修习菩提道， 证甘露灭降魔怨，

施众安乐转法轮？ 如是正道愿宣说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净信童女言：“菩萨若能成就八力，于生死中坚固勇猛而无疲倦。何等为八？一、志乐力，无谄诳故；二、胜解力，离诸恶故；三、加行力，常修善故；四、净信力，深信业报故；五、菩提心力，不求小乘故；六、大慈力，不害众生故；七、大悲力，堪忍诸恶故；八、善友力，时时警觉故。童女，是名八力。菩萨成就如是力故，坚固勇猛，于生死中无所染著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志乐勇猛， 离诸谄诳， 常行质直， 正趣菩提。

以胜解力， 远离众恶， 纯修善行， 住于正勤。

加行具足， 恒善观察， 精进坚固， 安乐众生。

净信力故， 了知业报， 信于佛智， 摄受世间。

菩提心力， 远离小乘， 不断佛种， 安住法性。

大慈力故， 等观众生， 无爱无憎， 不生恚害。

大悲力故， 堪忍众恶， 不染生死， 亦无疲厌。

以善友力， 常相警悟， 心不退没， 安住菩提。

彼勇进者， 得是八力， 当坐道场， 破诸魔众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菩萨成就八种法故，住于平等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一切众生平等，本无我故；二者、一切法平等，诸法寂静故；三者、一切刹平等，入空界故；四者、一切智平等，平等说法故；五者、一切行平等，因缘无性故；六者、一切乘平等，等无为故；七者、心平等，心如幻故；八者、诸魔平等，烦恼为先不可得故。是为八法住于平等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众生本无我， 念念不可得，

住于平等者， 应当如是观。

一切法平等， 本性常空寂，

文字有分别， 诸法本无差。

十方诸刹土， 边际不可得，

其性如虚空， 佛国常平等。

三世诸如来， 住法界平等，

无边智解脱， 佛佛皆如是。

众生本缘起， 一切皆平等，

善知其所行， 如应为开悟。

众生若干种， 了知如幻化，

内外无所取， 自性常清净。

诸乘种种说， 无为性平等，

导师善方便， 分别说三乘。

现住烦恼魔， 烦恼无所有，

天魔及蕴死， 境界悉皆空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菩萨成就八种法故，离诸憎爱。何者为八？一、慈，二、悲，三者、常行利益，四者、不染世法，五者、不著自身，六者、常修定心，七者、舍离身命，八者、观察烦恼。修此八法能离憎爱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坚被慈心铠， 哀悲于一切，

安住平等心， 则不生憎爱。

智人行利益， 常施他安乐，

得利不自高， 轻毁不生恨。

不为八风动， 则不生憎爱，

于己若于他， 不生憎爱想。

诸想悉舍离， 境界无所著，

常自观其身， 不惜于躯命。

智者于苦乐， 不动如虚空，

善观察烦恼， 我我所俱离，

持行恒如地， 则不生憎爱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菩萨成就八种法故，于生死中无有疲倦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善根广大故，二者、观察众生故，三者、常得见佛修供养故，四者、得见无量诸佛刹故，五者、常求佛智故，六者、了知生死犹如梦故，七者、于殊胜法无怯弱故，八者、观察前际及以后际如实际故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若诸行道者， 修善无瑕垢，

如空月清净， 度脱苦众生，

摄诸功德故， 生死无疲倦。

观察众生性， 坚固行精进，

于无量佛刹， 恭敬供养佛，

是故十力者， 生死无疲倦。

无量无边世， 说不思议法，

不断三宝种， 当成于法王，

坚持禁戒者， 生死无疲倦。

了知生死性， 如梦如云电，

于法得解脱， 生死无疲倦。

安住于菩提， 喜心常悦豫，

度于方便岸， 生死无疲倦。

常修殊胜法， 如空月增长，

爱乐佛功德， 生死无疲倦。

生死无边际， 常住于实际，

一念慧相应， 生死无疲倦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成就八法心界平等。何者为八？一者、心如地故，二者、心如水故，三者、心如火故，四者、心如风故，五者、心如虚空故，六者、心等法界故，七者、心等解脱故，八者、心等涅槃故。是名八种心界平等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等心如地， 荷负一切， 于善于恶， 无所增减。

等心如水， 洗诸垢秽， 养育世间， 除烦恼渴。

等心如火， 烧灭烦恼， 大炬光明， 无所不燎。

等心如风， 无处无依， 飘戒闻香， 流遍三世。

等心如空， 离见清净， 遍入一切， 而不随魔。

等心法界， 善得安住， 不增不减， 常入平等。

声闻缘觉， 所得解脱， 无有缚者， 亦无解者。

生死涅槃， 无来无去， 安住寂静， 遍游三世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有八种法，菩萨成就出生菩提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施出生，舍诸有故；二者、戒出生，无所犯故；三者、忍出生，无瞋恚故；四者、精进出生，不懈退故；五者、禅出生，行方便故；六者、慧出生，持戒多闻故；七者、梵住出生，解脱寂静故；八者、神通出生，常在定故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常修行施者， 离诸贪热恼，

不希求果报， 回向佛菩提。

持戒为大乘， 割截无瞋恨，

志求大安乐， 除习证真灭。

菩萨行精进， 多劫为众生，

忍苦游世间， 精进力增长。

修行禅定者， 远离诸戏论，

到诸禅彼岸， 而不随禅生。

大慧无等伦， 永离诸边见，

了知世空寂， 痴闇灭无余。

寂静修梵住， 净除诸恶道，

常为释梵王， 勤修诸义利。

神通游佛刹， 侍佛听闻法，

善知诸性欲， 说法度众生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菩萨成就八种法故，得陀罗尼，辩才无碍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尊重法故，二者、承事和尚阿阇梨故，三者、求法无厌故，四者、如闻演说故，五者、不悭吝法故，六者、不扬他恶故，七者、爱敬法师如和尚故，八者、不见他过劝离过故。是名八法，菩萨成就，具足总持，辩才无碍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志乐常求法， 事师亲善友，

远离恶知识， 得无尽藏持。

多闻无厌足， 勇猛勤求法，

如闻而演说， 不希求利养。

得清净辩才， 能令众欢喜，

欣乐行法施， 远离于悭嫉。

行法无所著， 获得陀罗尼，

护戒自观身， 不求他过失。

慈悲为依止， 发语不非时，

当得无碍辩， 度言说彼岸。

于善说法者， 爱敬如师想，

隐过劝离恶， 获无尽海持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菩萨成就八种法故，于诸佛前莲花化生。何者为八？一者、乃至失命不说他过，二者、劝化众生令归三宝，三者、安置一切于菩提心，四者、梵行无染，五者、造立佛像置莲花座，六者、忧恼众生令除忧恼，七者、于贡高人常自谦下，八者、不恼他人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假令苦逼身， 终不说他过，

常称叹三宝， 化生诸佛前。

劝发菩提心， 令求一切智，

常修于梵行， 化生诸佛前。

黄金严佛像， 坐宝莲花座，

除众生忧恼， 化生诸佛前。

于彼憍慢人， 谦卑如弟子，

不令他生恼， 化生诸佛前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有八种法，菩萨成就头陀功德，常乐住于阿兰若处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少欲，二者、知足，三者、满足善法，四者、以善自养，五者、常持圣种，六者、见生死患心常厌离，七者、恒观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八者、深信坚固不随他教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少欲知足不放逸， 法喜众善为资养，

爱乐常修于圣种， 见生死患生怖心，

由是常乐行头陀， 如犀一角独无侣。

有为之法苦无我， 慧心深信住正勤，

自见于法不随他， 常处空闲佛所赞。

头陀远离无恼患， 无诸诤论众过失，

远离眷属绝称誉， 由是乐住阿兰若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菩萨成就八种法故，摧伏魔怨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入于性空，二者、信于无相，三者、信于无愿，四者、了知无作，五者、内无疑惑，六者、忍于无生，七者、决了无性，八者、于一切法方便观察不坏于如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于空无相及无愿， 得三解脱降魔怨，

有为无为无二相， 证于无生得解脱。

诸法无生如是忍， 彼等降伏诸魔怨，

于此无生无灭中， 蕴界无我犹如幻。

决定了知法无性， 不坏于如巧方便，

分别诸法为魔业， 舍离分别则降魔。

智慧方便二俱行， 若有若空无所住，

修习如是殊胜法， 得善方便妙色身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菩萨成就八种法故，不离菩提。何者为八？一者、正见，成熟邪见众生故；二者、正念，悲愍邪念众生故；三者、正语，愍诸邪语故；四者、正业，摄诸邪业故；五者、正精进，度邪勤者故；六者、正命，不舍邪命众生故；七者、正思惟，令离邪思惟故；八者、正定，发起增进邪定者故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成就正见者， 化彼诸邪见，

常修行正念， 哀悲邪念者。

清净正言说， 愍诸邪语者。

安住于正业， 摄诸邪业者。

常修于正勤， 不舍邪勤者。

相应正净命， 摄诸邪命者。

智者正思惟， 哀愍邪思者。

常住于正定， 摄诸邪定者。

无上八正道， 安隐度暴流，

复渡漂流者， 是大菩提道。

声闻及缘觉， 草筏唯自渡；

菩萨广运济， 如彼大船师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菩萨成就八种法故，证甘露道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住于无诤之法，二者、善守无障碍心，三者、常观如实之义，四者、住菩提心修习六念，五者、精勤修习诸波罗蜜，六者、积集善根成熟众生，七者、住于大悲摄受正法，八者、得无生忍住不退转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常修无诤行， 住大沙门法，

远离瞋恚过， 积集诸善根。

善观如实义， 得诸无尽辩，

安住菩提心， 常念于无念。

一切波罗蜜， 勤修无退转，

得诸方便力， 由是度众生。

能以法王财， 悲心施一切，

速证无生忍， 不退转菩提。

若能如是行， 佛法不难得，

不久降魔众， 证最上菩提。”

尔时，净信童女闻是法已，欢喜踊跃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成熟几法能转女身？”

佛告童女：“成就八法当转女身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不嫉，二者、不悭，三者、不谄，四者、不瞋，五者、实语，六者、不恶口，七者、舍离贪欲，八者、离诸邪见。童女，修此八法速转女身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不嫉妒他人， 离悭常乐法，

不行于谄诳， 厌患女人身。

慈心舍离瞋， 常修于实语，

除贪离恶口， 安住正见中。

若厌女人身， 应修如是法，

便当速得转， 受善丈夫身。

“复次，童女，成就八法能转女身。何者为八？一者、尊重于佛，深乐于法；二者、恭敬供养戒忍多闻沙门、婆罗门；三者、于夫、男女及以居家不生爱著；四者、受持禁戒，无所缺犯；五者、于一切人不生邪念；六者、增上意乐厌离女身；七者、住菩提心大丈夫法；八者、观世家业如幻如梦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说偈言：

“敬佛深乐法， 尊重戒多闻，

不生贪爱心， 女身速当转。

持戒具惭愧， 不妄念他人，

安住菩提心， 不乐余乘法，

由是速能转， 不净女人身。

胜志得厌心， 一切皆如幻，

诸法本无动， 因缘性空寂，

勤修如实法， 速得丈夫身。”

尔时，净信童女以所持金鬘散于佛上，于虚空中变成真金宫殿楼阁，于宫殿中有化如来坐于金座。时，五百童女各各解身庄严之具散彼佛上，亦于空中变金楼阁、宝帐、宝盖种种庄严。尔时，五百童女见大神变，异口同音而说偈言：

“世尊人中最殊胜， 哀愍利益诸众生，

我今已发菩提心， 志乐相应住调伏。

为世导师施安乐， 我当供养人中尊，

闻法已离于尘垢， 我等无复诸疑惑。

方离女身众染污， 永破烦恼降魔怨，

十方无量俱胝佛， 我当欢喜常供养。

安住施戒勤精进， 忍辱禅定善调心，

智慧方便摄众生， 当证最上菩提道。

利益无量人天众， 悉令发起大乘心，

我等当能师子吼， 我等当作人天师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现微笑，诸佛常法种种色光，青黄赤白红紫玻瓈从佛口出，遍照无量无边世界乃至梵世，绕佛三匝还从顶入。

尔时，长老阿难从座而起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见净信童女不？”

阿难白言：“唯然，已见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是净信等五百童女人中寿尽，当舍女身，生兜率陀天，承事供养弥勒世尊，及贤劫中一切如来。是净信童女，过八万四千俱胝那由他劫，于电光世界，当得作佛，号光明庄严王如来，劫名常光。其佛寿命，如兜率陀天十二千岁。其国纯以无量无边大菩萨众而为眷属。是五百童女，于此众中最为上首；犹如我今六十菩萨，文殊师利而为上首。阿难，若有女人得闻此经，受持读诵，尽此女身后不复受，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净信等五百童女，及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弥勒菩萨问八法会第四十一 元魏三藏菩提留支译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并诸菩萨摩诃萨十千人等。

尔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欲以少法问于如来应正遍知，不审世尊听许以不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：“弥勒，随汝心念问于如来应正遍知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，令汝心喜。”

尔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愿乐欲闻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几法，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，行菩萨行时，降伏一切诸魔怨敌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，于诸世间心不疲倦，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，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弥勒，汝今乃能问于如来如是深义。”

佛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：“汝今应当一心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如是深义。”

即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愿乐欲闻。”

佛复告弥勒菩萨摩诃萨言：“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八法，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，行菩萨行时，降伏一切诸魔怨敌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，于诸世间心不疲倦，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，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等为八？弥勒，所谓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深心，成就行心，成就舍心，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，成就大慈心，成就大悲心，成就善知方便，成就般若波罗蜜。

“弥勒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深心？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闻赞叹佛及毁呰佛，其心毕竟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；闻赞叹法及毁呰法，其心毕竟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；闻赞叹僧及毁呰僧，其心毕竟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坚固不动。弥勒，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深心。

“弥勒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行心？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远离杀生，远离偷盗，远离邪淫，远离妄语，远离两舌，远离恶口，远离绮语。弥勒，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行心。

“弥勒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舍心？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是能舍主，是施主，施诸沙门及婆罗门，贫穷乞丐下贱人等，衣食、卧具、随病汤药所须之物。弥勒，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舍心。

“弥勒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？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所修善根，谓身口意业，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弥勒，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善知回向方便心。

“弥勒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大慈心？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慈身业，毕竟成就大慈口业，毕竟成就大慈意业。弥勒，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慈心。

“弥勒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大悲心？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不可讥呵身业，毕竟成就不可讥呵口业，毕竟成就不可讥呵意业。弥勒，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大悲心。

“弥勒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善知方便？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善知世谛，善知第一义谛，善知二谛。弥勒，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善知方便。

“弥勒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般若波罗蜜？弥勒，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觉知，依此法有此法，依此法生此法，所谓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忧悲苦恼，如是唯有大苦聚集。弥勒，此法无故此法无，此法灭故此法灭，所谓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，如是唯有大苦聚集灭。弥勒，如是诸菩萨摩诃萨，毕竟成就般若波罗蜜。

“弥勒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八法，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胜进法中不退不转，行菩萨行时，降伏一切诸魔怨敌，如实知一切法自体相，于诸世间心不疲倦，以心不疲倦故不依他智，速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佛说此经已，弥勒菩萨摩诃萨及余诸菩萨摩诃萨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天、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人非人等，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弥勒菩萨所问会第四十二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波罗奈国施鹿林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一切皆为众所知识，其名曰：阿若憍陈如、摩诃迦葉、优楼频螺迦葉、伽耶迦葉、那提迦葉、舍利弗、大目揵连、阿难、罗睺罗等而为上首。复有菩萨摩诃萨一万人俱，其名曰：善意菩萨、增上意菩萨、坚固意菩萨、师子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辩积菩萨、美音菩萨、胜幢菩萨、信慧菩萨、水天菩萨、帝胜菩萨、帝天菩萨、无攀缘菩萨、具辩才菩萨、神通妙花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等而为上首。

尔时，世尊无量百千大众围绕，供养恭敬而为说法。是时，弥勒菩萨摩诃萨，在众会中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顶礼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有少疑，今欲咨问，惟愿如来见垂听许。”

佛告弥勒菩萨言：“若有所疑，今恣汝问，当为解说令得欢喜。”

尔时，弥勒菩萨闻佛许已，欢喜踊跃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成就几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而能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”

佛告弥勒菩萨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弥勒，汝今为欲哀愍一切，利益安乐天人世间，能问如来如是深义。汝应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”

弥勒菩萨即白佛言：“唯然！世尊，愿乐欲闻。”

佛告弥勒言：“菩萨成就一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一？所谓发胜意乐菩提之心，是名为一。

“弥勒，复有二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于奢摩他常勤修习，二者、于毗钵舍那而得善巧，是名为二。

“弥勒，复有三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三？一者、成就大悲，二者、修习空法，三者、于一切法不生分别，是名为三。

“弥勒，复有四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四？一者、安住净戒，二者、离诸疑网，三者、乐阿兰若，四者、起正见心，是名为四。

“弥勒，复有五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住于空法，二者、不求他过，三者、常自观察，四者、爱乐正法，五者、摄护于他，是名为五。

“弥勒，复有六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六？一者、无有贪欲，二者、不生瞋恚，三者、不起愚痴，四者、常离粗语，五者、住于空性，六者、心如虚空，是名为六。

“弥勒，复有七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七？一者、住于正念，二者、成就择法，三者、发起精进，四者、常生欢喜，五者、身得轻安，六者、住诸禅定，七者、具足行舍，是名为七。

“弥勒，复有八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八？一者、正见，二者、正思惟，三者、正语，四者、正业，五者、正命，六者、正勤，七者、正念，八者、正定，是名为八。

“弥勒，复有九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九？一者、速离诸欲恶不善法，安住初禅寻伺喜乐心一境性；二者、远离寻伺，安住二禅内净喜乐心一境性；三者、远离于喜，安住三禅舍念慧乐心一境性；四者、远离忧苦及以喜乐，安住四禅舍念清净无苦无乐心一境性；五者、超过色想无异攀缘，安住无边虚空处定；六者、超过无边空处定已，而能安住无边识定；七者、超过无边识处定已，而能安住无所有定；八者、超过无所有处定已，安住非想非非想定；九者、超过非想非非想处定已，而能安住灭受想定，是名为九。

“弥勒，复有十法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十？一者、善能成就金刚三昧，二者、成就处非处相应三昧，三者、成就方便行三昧，四者、成就遍照明三昧，五者、成就普光明三昧，六者、成就普遍照明三昧，七者、成就

宝月三昧，八者、成就月灯三昧，九者、成就出离三昧，十者、成就胜幢臂印三昧，是名为十。弥勒，菩萨成就如是法已，离诸恶道及恶知识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尔时，弥勒菩萨得闻是法，心大欢喜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即于佛前，以偈赞曰：

“佛于过去劫， 舍所爱妻子，

头目及骨髓， 到于施彼岸。

佛常护禁戒， 如牦牛爱尾，

最胜无伦匹， 到于戒彼岸。

佛以忍辱力， 舍离于违诤，

不求人过恶， 到于忍彼岸。

佛以精进力， 得无上寂静，

究竟常安乐， 到于勤彼岸。

佛以禅定力， 能灭诸罪垢，

为天人导师， 到于定彼岸。

佛以智慧力， 善了知诸法，

自性无所有， 到于慧彼岸。

佛于菩提树， 降伏诸魔军，

具足最胜智， 成就无上道。

导师无畏力， 于波罗奈国，

转清净法轮， 摧破诸外道。

无上大智慧， 出过于世间，

能放净光明， 善说诸法要。

如来清净色， 智慧及功德，

超过诸世间， 能到于彼岸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弥勒菩萨甚为希有，而能成就无量辩才，随众生念平等说法，而于文字无所系著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阿难，弥勒菩萨，岂唯今日能于我前以偈赞佛！乃往过去十无数劫，尔时有佛，号焰光游戏妙音自在王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。尔时，有一婆罗门子，名曰贤寿，诸相具足，见者欢喜；从园苑出，见彼如来端正殊妙，诸根寂静得奢摩他，如清净池无诸垢秽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而自庄严，如娑罗树其花开敷，如须弥山出过一切，面貌熙怡如月盛满，威光赫奕如日显曜，形量周圆如尼俱陀树。是时，贤寿睹佛如来殊胜之相，心生净信作是思惟：‘希有世尊！乃能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庄严。我亦愿于当来之世，成就如是功德之身。’发是愿已，投身于地，复自念言：‘若当来世得佛身者，惟愿如来足蹈我上。’尔时，彼佛知贤寿意，即以其足蹈贤寿身，当下足时得无生法忍。世尊回顾告诸比丘：‘汝等勿以足蹈贤寿。何以故？此是菩萨摩诃萨，今已证得无生法忍。复能成就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住、神境智通。’尔时，贤寿即于佛前，以偈赞曰：

“佛于十方界， 最尊无有上，

超过诸世间， 我今稽首礼！

如来大光明， 掩蔽于日月，

超过诸世间， 我今稽首礼！

譬如师子吼， 诸兽咸怖畏，

世尊大威德， 摧伏诸外道。

眉间白毫相， 犹如玻瓈光，

普照于世间， 超过于一切。

世尊无与等， 足蹈千辐轮，

清净化世间， 能动于大地。

成就出离道， 超过烦恼海，

以诸功德财， 随意皆施与。

如来清净戒， 犹如于大地，

出生诸功德， 无有爱憎想。

以智慧力故， 了知诸法空，

众生及寿者， 分别不可得。

善了众生性， 心行及所趣，

为世作明灯， 饶益于一切。

世间苦逼迫， 漂溺于暴流，

常为诸众生， 起大精进力。

世尊离烦恼， 生老及病死，

处世如虚空， 一切无所染。

智慧大威光， 能破一切暗，

永离贪瞋痴， 我今稽首礼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贤寿菩萨所获神通，从是已来不复退失。于意云何？尔时贤寿岂异人乎？今此会中弥勒菩萨摩诃萨是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弥勒菩萨久已证得无生法忍，何故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菩萨有二种庄严、二种摄取，所谓摄取众生、庄严众生，摄取佛国、庄严佛国。弥勒菩萨于过去世修菩萨行，常乐摄取佛国、庄严佛国。我于往昔修菩萨行，常乐摄取众生、庄严众生。然彼弥勒修菩萨行经四十劫，我时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由我勇猛精进力故，便超九劫，于贤劫中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阿难，我以十法得证菩提。云何为十？一者、能施所爱之物，二者、能施所爱之妻，三者、能施所爱之子，四者、能施所爱之头，五者、能施所爱之眼，六者、能施所爱王位，七者、能施所爱珍宝，八者、能施所爱血肉，九者、能施所爱骨髓，十者、能施所爱支分，是名为十。我行此法，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阿难，复有十法能证菩提。云何为十？一者、获戒功德，二者、成就忍力，三者、发起精进，四者、得诸禅定，五者、有大智慧，六者、于诸众生常不舍离，七者、于诸众生起平等心，八者、于诸空法而常修习，九者、善能成就真实空性，十者、善能成就无相无愿，是名为十。我行此法，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“阿难，弥勒菩萨往昔行菩萨道时，不能舍施手足头目，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，积集无上正等菩提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弥勒往昔行菩萨道时，但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，而能积集无上菩提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弥勒往昔行菩萨道，昼夜六时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顶礼，于诸佛前，说是偈言：

“‘我今归命礼， 十方一切佛，

菩萨声闻众， 大仙天眼者。

亦礼菩提心， 远离诸恶道，

能得生天上， 乃至证涅槃。

若我作少罪， 随心之所生，

今对诸佛前， 忏悔令除灭。

我今身口意， 所集诸功德，

愿作菩提因， 当成无上道。

十方国土中， 供养如来者，

及佛无上智， 我今尽随喜。

有罪悉忏悔， 是福皆随喜，

我今礼诸佛， 愿成无上智。

十方大菩萨， 证于十地者，

我今稽首礼， 愿速证菩提。

得证菩提已， 摧伏于魔军，

转清净法轮， 饶益众生类。

常愿住世间， 无量俱胝劫，

击于大法鼓， 度脱苦众生。

我没于欲泥， 贪绳之所系，

种种多缠缚， 愿佛垂观察。

众生虽垢重， 诸佛不厌舍，

愿以大慈悲， 度脱生死海。

现在诸世尊， 过去未来佛，

所行菩萨道， 我今愿修学。

具足波罗蜜， 成就六神通，

度脱诸众生， 证于无上道。

了知诸法空， 无相无自性，

无住无表示， 不生亦不灭。

又如大仙尊， 善了于无我，

无补特伽罗， 乃至无寿者。

于诸布施事， 不执我我所，

为安乐众生， 施与无悭吝。

愿我所施物， 不假功用生，

观察了知空， 具施波罗蜜。

持戒无缺减， 得佛净尸罗，

以无所住故， 具戒波罗蜜。

忍辱如四大， 不生分别心，

以无瞋恚故， 具忍波罗蜜。

愿以身心力， 发起大精进，

坚固无懈怠， 具勤波罗蜜。

以如幻如化， 及勇猛精进，

金刚等三昧， 具禅波罗蜜。

愿证三明智， 入于三脱门，

了三世平等， 具慧波罗蜜。

诸佛妙色身， 光明大威德，

菩萨精进行， 愿我皆圆满。’

“弥勒名称者， 勤修如是行，

具六波罗蜜， 安住于十地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弥勒菩萨安住如是善巧方便，积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难，我昔求道受苦无量，乃能积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乃往古昔时有太子，名见一切义，端正殊妙，诸相具足，见者欢喜；出游园苑，见一病人受诸重苦，生悲愍心便问之言：‘汝今此病岂无有药能疗治耶？’尔时，病人即以偈颂白太子言：

“‘我病药难求， 世间不可得，

国王亦无有， 何况病恼者？

通达于诸论， 善说医方者，

虽欲为疗治， 其药难可得！’

“尔时，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：

“‘金银摩尼珠， 乃至于象马，

所求皆当说， 为汝除忧恼。’

“尔时，病人复以偈颂白太子言：

“‘若饮太子血， 我必得安乐，

愿生欢喜心， 施我无忧恼！’

“尔时，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：

“‘我为诸众生， 坠堕无间狱，

多劫犹能忍， 何况于身血！’

“尔时，太子即取利刀，刺身出血，令彼病人随意所用，不生一念悔恨之心。阿难当知，尔时太子见一切义者，岂异人乎？今我身是。四大海水犹可测量，我于往昔行菩萨道，舍己身血不可称计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古昔时有太子，名曰妙花，端正殊胜，诸相具足，见者欢喜；从园苑出，见一病人身体羸瘦，生悲愍心便问之言：‘汝今此病岂无有药能疗治耶？’尔时，病人即以偈颂白太子言：

“‘世虽有良医， 无药疗我病，

惟愿生慈愍， 为我除忧恼。’

“尔时，太子即以偈颂告病人言：

“‘我为利世间， 一切咸施与，

身分及珍宝， 须者皆当说。’

“尔时，病人复以偈颂白太子言：

“‘譬如大药王， 随意疗众病，

亦如日月光， 普照诸世间。

若能出身髓， 遍涂于我身，

是病乃消除， 长夜得安乐。’

“尔时，太子复以偈颂告病人言：

“‘若有诸众生， 碎我身出髓，

为利于世间， 心不生忧恼。’

“尔时，太子即自碎身，取其骨髓，与彼病人随意所用，不生一念悔恨之心。阿难当知，尔时妙花太子岂异人乎？今我身是。四大海水犹可测量，我于往昔行菩萨道，舍身骨髓不可称计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乃往古昔时有国王，名为月光，端正殊妙，诸相具足，见者欢喜；从园苑出，见一盲人贫穷乞丐，生悲愍心便问之言：‘汝何所须？我当施汝，或饮食、衣服、庄严资具、金、银、摩尼及诸珍宝，随汝所欲皆当与之。’尔时，盲人即以偈颂而白王言：

“‘大王犹日月， 光明照世间，

具足胜功德， 不久生天上。

一切净妙色， 我今悉不见，

愿王起慈悲， 施我所爱眼。’

“尔时，大王即以偈颂告盲人言：

“‘汝速来取眼， 令汝得安乐，

愿我当来世， 得佛清净眼。

我行菩萨道， 一切皆当舍，

若我不施汝， 是则违本愿。

“尔时，月光王即取利刀，自挑其眼，与彼盲人随意所用，不生一念悔恨之心。阿难当知，尔时月光王者岂异人乎？即我身是。须弥山王犹可度量，我于往昔行菩萨道，舍所爱眼不可称计。

“阿难，弥勒菩萨往修行菩萨道时，作是愿言：‘若有众生薄淫怒痴，成就十善；我于尔时，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阿难，于当来世有诸众生，薄淫怒痴，成就十善；弥勒菩萨当尔之时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由彼菩萨本愿力故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我于往昔行菩萨道，作如是言：‘愿我当于五浊恶世，贪瞋垢重诸恶众生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乃至眷属不相和睦；我于尔时，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难，以是愿故，我今所入城邑聚落，多有众生毁骂于我，以断常法招集众会；若行乞食，坌以尘土，和诸杂毒与我令食；或以女人诽谤于我。阿难，我于今者以本愿力，为如是等诸恶众生，起大悲心而为说法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应正等觉能作难作，能忍难忍，不调伏者悉令调伏，荷担如是罪垢众生而为说法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何以故？如来大悲之所摄故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闻如来坚固誓愿，身毛皆竖。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受持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经名为《弥勒所问》，亦名《往昔本愿因缘》，以是名字汝当受持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弥勒菩萨，尊者阿难，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、乾闼婆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二 失译师名附秦录勘同录编入 普明菩萨会第四十三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；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，皆是阿惟越致，从诸佛土而来集会，悉皆一生当成无上正真大道。

尔时，世尊告大迦葉：“菩萨有四法，退失智慧。何谓为四？不尊重法，不敬法师；所受深法秘不说尽；有乐法者为作留难，说诸因缘沮坏其心；憍慢自高，卑下他人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法，退失智慧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法，得大智慧。何谓为四？常尊重法，恭敬法师；随所闻法，以清净心广为人说，不求一切名闻利养；知从多闻生于智慧，勤求不懈如救头燃；闻经诵持，乐如说行，不随言说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法，得大智慧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法，失菩提心。何谓为四？欺诳师长，已受经法而不恭敬；无疑悔处令他疑悔；求大乘者，诃骂诽谤广其恶名；以谄曲心与人从事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法，失菩提心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法，世世不失菩提之心，乃至道场自然现前。何谓为四？失命因缘不以妄语，何况戏笑；常以直心与人从事，离诸谄曲；于诸菩萨生世尊想，能于四方称扬其名；自不爱乐诸小乘法，所化众生皆悉令住无上菩提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法，世世不失菩提之心，乃至道场自然现前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法，所生善法灭不增长。何谓为四？以憍慢心读诵修学路伽耶经；贪利养心诣诸檀越；增毁菩萨；所未闻经违逆不信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法，所生善法灭不增长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法，所生善法增长不失。何谓为四？舍离邪法，求正经典六波罗蜜菩萨法藏。心无憍慢，于诸众生谦卑下下，如法得施，知量知足。离诸邪命安住圣种，不出他人罪过虚实，不求人短。若于诸法心不通达，作如是念：‘佛法无量，随众所乐而为演说。唯佛所知，非我所解。’以佛为证，不生违逆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法，所生善法增长不失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曲心，所应远离。何谓为四？于佛法中心生疑悔，于诸众生憍慢瞋恨，于他利养起嫉妒心，诃骂菩萨广其恶名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曲心，所应远离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直心之相。何谓为四？所犯众罪终不覆藏，向他发露心无盖缠；若失国界、身命、财利，如是急事终不妄语，亦不余言；一切恶事，骂詈、毁谤、挝打、系缚种种伤害，受是苦时但自咎责，自依业报，不瞋恨他；安住信力，若闻甚深难信佛法，自心清净能悉受持。迦葉，是为菩萨有四直心之相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败坏之相。何谓为四？读诵经典而生戏论，不随法行；不能奉顺恭敬师长，令心欢悦损他供养；自违本誓而受信施；见善菩萨轻慢不敬。迦葉，是为菩萨有四败坏之相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善顺之相。何谓为四？所未闻经闻便信受，如所说行；依止于法，不依言说；随顺师教能知意旨，易与言语所作皆善，不失师意，不退戒定，以调顺心而受供养；见善菩萨恭敬爱乐，随顺善人禀受德行。迦葉，是为菩萨有四善顺之相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错谬。何谓为四？不可信人与之同意，是菩萨谬；非器众生说其深法，是菩萨谬；乐大乘者为赞小乘，是菩萨谬；若行施时但与持戒，供养善者，不与恶人，是菩萨谬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谬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正道。何谓为四？于诸众生其心平等，普化众生等以佛慧，于诸众生平等说法，普令众生等住正行。迦葉，是为菩萨有四正道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非善知识，非善等侣。何谓为四？求声闻者但欲自利；求缘觉者喜乐少事；读外经典路伽耶毗，文辞严饰所亲近者；但增世利，不益法利。迦葉，是为菩萨有四非善知识，非善等侣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善知识、四善等侣。何谓为四？诸来求者是善知识，佛道因缘故；能说法者是善知识，生智慧故；能教他人令出家者是善知识，增长善法故；诸佛世尊是善知识，增长一切诸佛法故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善知识、四善等侣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非菩萨而似菩萨。何谓为四？贪求利养而不求法；贪求名称，不求福德；贪求自乐，不救众生；以灭苦法乐聚徒众，不乐远离。迦葉，是为四非菩萨而似菩萨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真实菩萨。何谓为四？能信解空，亦信业报；知一切法无有吾我，而于众生起大悲心；深乐涅槃而游生死；所作行施皆为众生，不求果报。迦葉，是为四种真实菩萨福德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大藏。何谓为四？若有菩萨值遇诸佛，能闻六波罗蜜及其义解，以无碍心视说法者，乐远离行心无懈怠。迦葉，是为菩萨有四大藏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法能过魔事。何谓为四？常不舍离菩提之心，于诸众生心无恚碍，觉诸知见，心不轻贱一切众生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法能过魔事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法摄诸善根。何谓为四？在空闲处离谄曲心，诸众生中行四摄法而不求报，为求法故不惜身命，修诸善根心无厌足。迦葉，是为菩萨四法摄诸善根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有四无量福德庄严。何谓为四？以清净心而行法施，于破戒人生大悲心，于诸众生中称扬赞叹菩提之心，于诸下劣修习忍辱。迦葉，是为菩萨有四无量福德庄严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名菩萨者，不但名字为菩萨也，能行善法、行平等心名为菩萨，略说成就三十二法名为菩萨。何谓三十二法？常为众生深求安乐，皆令得住一切智中；心

不憎恶他人智慧；破坏憍慢；深乐佛道；爱敬无虚；亲厚究竟，于怨亲中其心同等至于涅槃；言常含笑，先意问讯；所为事业终不中息；普为众生等行大悲，心无疲倦；多闻无厌；自求己过；不说他短；以菩提心行诸威仪；所行惠施不求其报；不依生处而行持戒；诸众生中行无碍忍；为修一切诸善根故勤行精进；离生无色而起禅定；行方便慧；应四摄法；善恶众生慈心无畏；一心听法心住远离；心不乐著世间众事；不贪小乘，于大乘中常见大利；离恶知识，亲近善友；成四梵行；游戏五通；常依真智；于诸众生邪行、正行俱不舍弃；言常决定；贵真实法；一切所作菩提为首。如是，迦葉，若人有此三十二法，名为菩萨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菩萨福德无量无边，当以譬喻因缘故知。迦葉，譬如一切大地，众生所用无分别心，不求其报；菩萨亦尔，从初发心至坐道场，一切众生皆蒙利益，心无分别，不求其报。迦葉，譬如一切水种，百谷药木皆得增长；菩萨亦尔，自心净故，慈悲普覆一切众生，皆令增长一切善法。迦葉，譬如一切火种，皆能成熟百谷果实；菩萨智慧亦复如是，皆能成熟一切善法。迦葉，譬如一切风种，皆能成立一切世界；菩萨方便亦复如是，皆能成立一切佛法。迦葉，譬如月初生时，光明形色日日增长；菩萨净心亦复如是，一切善法日日增长。迦葉，譬如日之初出一时放光，普为一切众生照明；菩萨亦尔放智慧光，一时普照一切众生。迦葉，譬如师子兽王，随所至处不惊不畏；菩萨亦尔，清净持戒真实智慧，随所住处不惊不畏。迦葉，譬如善调象王，能办大事身不疲极；菩萨亦尔，善调心故，能为众生作大利益心无疲倦。迦葉，譬如有诸莲花生于水中，水不能著；菩萨亦尔，生于世间，而世间法所不能污。迦葉，譬如有人伐树，根在还生；菩萨亦尔，方便力故，虽断结使，有善根爱还生三界。迦葉，譬如诸方流水，入大海已皆为一味；菩萨亦尔，以种种门集诸善根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为一味。迦葉，譬如须弥山王，忉利诸天及四天王皆依止住；菩萨菩提心亦复如是，为萨婆若所依止住。迦葉，譬如有大国王，以臣力故能办国事；菩萨智慧亦复如是，方便力故，皆能成办一切佛事。迦葉，譬如天晴明时，净无云翳，必无雨相；寡闻菩萨无法雨相亦复如是。迦葉，譬如天阴云时，必能降雨充足众生；菩萨亦尔，从大悲云起大法雨利益众生。迦葉，譬如随转轮王，所出之处则有七宝；如是，迦葉，菩萨出时，三十七品现于世间。迦葉，譬如随摩尼珠所在之处，则有无量金银珍宝；菩萨亦尔，随所出处，则有无量百千声闻、辟支佛宝。迦葉，譬如忉利诸天入同等园，所用之物皆悉同等；菩萨亦尔，真净心故，于众生中平等教化。迦葉，譬如咒术药力毒不害人；菩萨结毒亦复如是，智慧力故不堕恶道。迦葉，譬如诸大城中所弃粪秽，若置甘蔗、蒲桃田中则有利益；菩萨结

使亦复如是，所有遗余皆是利益，萨婆若因缘故。

“如是，迦葉，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，常应修习正观诸法。云何为正观？所谓真实思惟诸法，真实正观者，不观我、人、众生、寿命，是名中道真实正观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真实观者，观色非常亦非无常，观受、想、行、识非常亦非无常，是名中道真实正观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真实观者，观地种非常亦非无常，观水、火、风种非常亦非无常，是名中道真实正观。所以者何？以常是一边，无常是一边，常无常是中无色无形、无明无知，是名中道诸法实观。我是一边，无我是一边，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、无明无知，是名中道诸法实观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若心有实是为一边，若心非实是为一边，若无心识亦无心数法，是名中道诸法实观。如是善法不善法、世法出世法、有罪法无罪法、有漏法无漏法、有为法无为法，乃至有垢法无垢法亦复如是，离于二边，而不可受，亦不可说，是名中道诸法实观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有是一边，无是一边，有无中间无色无形、无明无知，是名中道诸法实观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我所说法十二因缘：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忧悲苦恼，如是因缘，但为集成是大苦聚。若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故识灭，识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入灭，六入灭故触灭，触灭故受灭，受灭故爱灭，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如是老死忧悲众恼大苦皆灭。明与无明无二无别，如是知者，是名中道诸法实观。如是行及非行，识及所识，名色可见及不可见，诸六入处及六神通，触及所触，受与受灭，爱与爱灭，取与取灭，有与有灭，生与生灭，老死与老死灭，是皆无二无别。如是知者，是名中道诸法实观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真实观者，不以空故令诸法空，但法性自空；不以无相故令法无相，但法自无相；不以无愿令法无愿，但法自无愿；不以无起、无生、无我、无取、无性故，令法无起、无取、无性，但法自无起、无取、无性。如是观者，是名实观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非无人故名曰为空，但空自空，前际空、后际空、中际亦空。当依于空，莫依于人！若以得空便依于空，是于佛法则为退堕。如是，迦葉，宁起我见积若须弥，非以空见起增上慢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见以空得脱，若起空见则不可除。迦葉，譬如医师授药令病扰动，是药在内而不出者。于意云何？如是病人宁得差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是药不出，其病转增。如是，迦葉，一切诸见唯空能灭，若起空见则不可除。譬如有人怖畏虚空，悲嗥椎胸，作如是言：‘我舍虚空。’于意云何？是虚空者可舍离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迦葉，若畏空法，我说是人狂乱失心。所以者何？常行空中而畏于空。譬如画师自手画作夜叉鬼像，见已怖畏迷闷躃地；一切凡夫亦复如是，自造色声香味触故，往来生死受诸苦恼而不自觉。譬如幻师作幻人已，还自残食；行道比丘亦复如是，有所观法皆空、皆寂无有坚固，是观亦空。迦葉，譬如两木相磨，便有火生，还烧是木；如是，迦葉，真实观故生圣智慧，圣智生已还烧实观。譬如燃灯，一切黑闇皆自无有，无所从来，去无所至，非东方来，去亦不至南西北方、四维、上、下，不从彼来，去亦不至，而此灯明无有是念‘我能灭闇’，但因灯明法自无闇，明闇俱空，无作无取；如是，迦葉，实智慧生，无智便灭，智与无智二相俱空，无作无取。迦葉，譬如千岁冥室未曾见明，若燃灯时。于意云何？闇宁有念‘我久住此不欲去’耶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若燃灯时是闇无力，而不欲去必当磨灭；如是，迦葉，百千万劫久习结业，以一实观即皆消灭。其灯明者，圣智慧是；其黑闇者，诸结业是。迦葉，譬如种在空中而能生长，从本已来无有是处；菩萨取证亦复如是，增长佛法终无是处。迦葉，譬如种在良田则能生长；如是，迦葉，菩萨亦尔，有诸结使离世间法能长佛法。迦葉，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；菩萨亦复如是，于无为中不生佛法。迦葉，譬如卑湿淤泥中乃生莲华；菩萨亦尔，生死淤泥邪定众生能生佛法。迦葉，譬如有四大海满中生酥；菩萨有为善根甚多无量亦复如是。迦葉，譬如若破一毛以为百分，以一分毛取海一滴；一切声闻有为善根亦复如是。迦葉，譬如小芥子孔所有虚空；一切声闻有为智慧亦复如是。迦葉，譬如十方虚空无量无边；菩萨有为智慧甚多为力无量亦复如是。迦葉，譬如刹利大王有大夫人，与贫贱通怀妊生子。于意云何？是王子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迦葉，我声闻众亦复如是，虽为同证以法性生，不名如来真实佛子。迦葉，譬如刹利大王与使人通怀妊生子，虽出下姓，得名王子；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，虽未具足福德智慧，往来生死随其力势利益众生，是名如来真实佛子。迦葉，譬如转轮圣王而有千子，未有一人有圣王相，圣王于中不生子想；如来亦尔，虽有百千万亿声闻眷属

围绕而无菩萨，如来于中不生子想。迦葉，譬如转轮圣王有大夫人，怀妊七日，是子具有转轮王相，诸天尊重过余诸子具身力者。所以者何？是胎王子必绍尊位，继圣王种。如是，迦葉，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，虽未具足诸菩萨根，如胎王子诸天神王深心尊重，过于八解脱大阿罗汉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菩萨，名绍尊位，不断佛种。迦葉，譬如一琉璃珠胜于水精如须弥山；菩萨亦尔，从初发心便胜声闻、辟支佛众。迦葉，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日，小王群臣皆来拜谒；菩萨亦尔，初发心时，诸天世人皆当礼敬。迦葉，譬如雪山王中生诸药草，无有所属，无所分别，随病所服皆能疗治；菩萨亦尔，所集智药无所分别，普为众生平等救护。迦葉，譬如月初生时，众人爱敬踰于满月；如是，迦葉，信我语者，爱敬菩萨过于如来。所以者何？由诸菩萨生如来故。迦葉，譬如愚人舍月礼事星宿；智者不尔，终不舍离菩萨行者礼敬声闻。迦葉，譬如诸天及人，一切世间善治伪珠，不能令成琉璃宝珠；求声闻人亦复如是，一切持戒成就禅定，终不能得坐于道场成无上道。迦葉，譬如治琉璃珠，能出百千无量珍宝；如是教化成就菩萨，能出百千无量声闻、辟支佛宝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告大迦葉：“菩萨常应求利众生，又正修习一切所有福德善根，等心施与一切众生，所得智药遍到十方，疗治众生皆令毕竟。云何名为毕竟智药？谓不净观治于贪淫，以慈心观治于瞋恚，以因缘观治于愚痴，以行空观治诸妄见，以无相观治诸忆想分别缘念，以无愿观治于一切出三界愿，以四颠倒治一切倒，以诸有为皆悉无常，治无常中计常颠倒，以有为苦治诸苦中计乐颠倒，以无我治无我中计我颠倒，以涅槃寂治不净中计净颠倒。以四念处治诸依倚身受心法——行者观身顺身相观不堕我见，顺受相观不堕我见，顺心相观不堕我见，顺法相观不堕我见。是四念处，能厌一切身受心法，开涅槃门。以四正勤能断已生诸不善法，及不起未生诸不善法，未生善法悉能令生，已生善法能令增长；取要言之，能断一切诸不善法，成就一切诸善之法。以四如意足治身心重，坏身一相令得如意自在神通；以五根治无信懈怠失念乱心无慧众生；以五力障诸烦恼力；以七觉分治诸法中疑悔错谬；以八正道治堕邪道一切众生。迦葉，是为菩萨毕竟智药，菩萨常应勤修习行。

“又大迦葉，阎浮提内诸医师中，耆域医王最为第一。假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如耆域，若有人问心中结使、烦恼、邪见、疑悔病药尚不能答，何况能治？菩萨于中应作是念：‘我终不以世药为足，我当求习出世智药，亦修一切善根福德。’如是菩萨得智药已遍到十方，毕竟疗治一切众生。何谓菩萨出世智药？谓知诸法从缘合生，信一切法无我、无人，亦无众生、寿命、知见，无作无受，信解通达无我我所，于是空法无所得中不惊不畏，勤加精进而求心相。菩萨如是求心，何等是心？若贪欲耶？若瞋恚耶？若愚痴耶？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耶？若心过去即是尽灭，若心未来未生未至，若心现

在则无有住。是心非内、非外，亦非中间。是心无色，无形无对，无识无知，无住无处。如是心者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不已见、不今见、不当见。若一切佛过去来今而所不见，云何当有？但以颠倒想故，心生诸法种种差别。是心如幻，以忆想分别故，起种种业，受种种身。

“又大迦葉，心去如风，不可捉故；心如流水，生灭不住故；心如灯焰，众缘有故；是心如电，念念灭故；心如虚空，客尘污故；心如猕猴，贪六欲故；心如画师，能起种种业因缘故；心不一定，随逐种种诸烦恼故；心如大王，一切诸法增上主故；心常独行无二无伴，无有二心能一时故；心如怨家，能与一切诸苦恼故；心如狂象，蹈诸土舍能坏一切诸善根故；心如吞钩，苦中生乐想故；是心如梦，于无我中生我想故；心如苍蝇，于不净中起净想故；心如恶贼，能与种种考掠苦故；心如恶鬼，求人便故；心常高下，贪恚所坏故；心如盗贼，劫一切善根故；心常贪色，如蛾投火；心常贪声，如军久行乐胜鼓音；心常贪香，如猪喜乐不净中卧；心常贪味，如小女人乐著美食；心常贪触，如蝇著油。如是，迦葉，求是心相而不可得，若不可得，则非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；若非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则出三世；若出三世，非有非无；若非有非无，即是不起；若不起者，即是无性；若无性者，即是无生；若无生者，即是无灭；若无灭者，则无所离；若无所离者，则无来无去无退无生；若无来无去无退无生，则无行业；若无行业，则是无为。若无为者，则是一切诸圣根本，是中无有持戒亦无破戒；若无持戒无破戒者，是则无行亦无非行；若无有行无非行者，是则无心无心数法；若无有心、心数法者，则无有业亦无业报；若无有业、无业报者，则无苦乐。若无苦乐即是圣性，是中无业无起业者，无有身业，亦无口业，亦无意业。是中无有上中下差别，圣性平等如虚空故；是性无别，一切诸法等一味故；是性远离，离身心相故；是性离一切法，随顺涅槃故；是性清净，远离一切烦恼垢故；是性无我，离我我所故；是性无高下，从平等生故；是性真谛，第一义谛故；是性无尽，毕竟不生故；是性常住，诸法常如故；是性安乐，涅槃为第一故；是性清净，离一切相故；是性无我，求我不可得故；是性真净，从本已来毕竟净故。

“又大迦葉，汝等当自观内，莫外驰骋。如是，大迦葉，当来比丘如犬逐块。云何比丘如犬逐块？譬如有人以块掷犬，犬即舍人而往逐之。如是，迦葉，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怖畏好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故，住空闲处独无等侣，离众愦闹，身离五欲而心不舍。是人有时或念好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贪心乐著而不观内，不知云何当得离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；以不知故，有时来入城邑聚落在人众中，还为好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五欲所缚。以空闲处持俗戒故死得生天，又为天上五欲所缚；从天上没，亦不得脱于四恶道——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阿修罗道，是名比丘如犬逐块。

“又大迦葉，云何比丘不如犬逐块？若有比丘为人所骂而不报骂，打害瞋毁亦不报毁，但自内观求伏其心，作如是念：‘骂者为谁？受者为谁？打者、害者、毁者、瞋者，亦复为谁？’是名比丘不如犬逐块。迦葉，譬如善调马师，随马□悢即时能伏；行者亦尔，随心所向即时能摄不令放逸。迦葉，譬如咽塞病即能断命；如是，迦葉，一切见中唯有我见，即时能断于智慧命。譬如有人，随所缚处而求解脱；如是，迦葉，随心所著应当求解。

“又大迦葉，出家之人有二不净心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读诵路伽耶等外道经书，二者、多畜诸好衣钵。又出家人有二坚缚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见缚，二者、利养缚。又出家人有二障法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亲近白衣，二者、憎恶善人。又出家人有二种垢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忍受烦恼，二者、贪诸檀越。又出家人有二雨雹坏诸善根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败逆正法，二者、破戒受人信施。又出家人有二痈疮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求见他过，二者、自覆其罪。又出家人有二烧法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垢心受著法衣，二者、受他持戒善人供养。又出家人有二种病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怀增上慢而不伏心，二者、坏他发大乘心。

“又大迦葉，谓沙门者，有四种沙门。何谓为四？一者、形服沙门，二者、威仪欺诳沙门，三者、贪求名闻沙门，四者、实行沙门。何谓形服沙门？有一沙门形服具足，被僧伽梨，剃除须发，执持应器，而便成就不净身业、不净口业、不净意业，不善护身，悭嫉懈怠破戒为恶，是名形服沙门。何谓威仪欺诳沙门？有一沙门具足沙门身四威仪，行立坐卧一心安详，断诸美味，修四圣种，远离众会、出家愦闹之众，言语柔软；行如是法，皆为欺诳不为善净，而于空法有所见得，于无得法生恐畏心如临深想，于空论比丘生怨贼想，是名威仪欺诳沙门。何谓名闻沙门？有一沙门以现因缘而行持戒，欲令人知；自力读诵，欲令他人知为多闻；自力独处在于闲静，欲令人知为阿练若；少欲知足，行远离行，但为人知；不以厌离，不为善寂，不为得道，不为沙门、婆罗门果，不为涅槃，是为名闻沙门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何谓实行沙门？有一沙门，不贪身命，何况利养？闻诸法空、无相、无愿，心达随顺，如所说行，不为涅槃而修梵行，何况三界？尚不乐起空无我见，何况我见、众生人见？离依止法而求解脱一切烦恼，见一切诸法本来无垢毕竟清净，而自依止亦不依他，以正法身尚不见佛，何况形色？以空远离尚不见法，何况贪著音声言说？以无为法尚不见僧，何况当见有和合众？而于诸法无所断除，无所修行，不生生死，不著涅槃，知一切法本来寂灭，不见有缚，不求解脱，是名实行沙门。如是，迦葉，汝等当习实行沙门法，莫为名字所坏。迦葉，譬如贫穷贱人假富贵名。于意云何？称此名

不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迦葉，但名沙门、婆罗门，而无沙门、婆罗门实功德行，亦如贫人为名所坏。譬如有人漂没大水，渴乏而死；如是，迦葉，有诸沙门多读诵经，而不能止贪恚痴渴，法水漂没，烦恼渴死堕诸恶道。譬如药师持药囊行，而自身病不能疗治；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，虽有多闻，不止烦恼不能自利。譬如有人服王贵药，不能将适，为药所害；多闻之人有烦恼病亦复如是，得好法药，不能修善自害慧根。迦葉，譬如摩尼宝珠，堕不净中不可复著；如是多闻贪著利养，便不复能利益天人。譬如死人著金璎珞；多闻破戒比丘，被服法衣，受他供养亦复如是。如长者子剪除爪甲，净自洗浴，涂赤栴檀，著新白衣，头著花鬘中外相称；如是，迦葉，多闻持戒被服法衣，受他供养亦复如是。

“又大迦葉，四种破戒比丘似善持戒。何谓为四？有一比丘具足持戒，大小罪中心常怖畏，所闻戒法皆能履行，身业清净、口业清净、意业清净、正命清净，而是比丘说有我论，是初破戒似善持戒。复次，迦葉，有一比丘诵持戒律，随所说行，身见不灭，是名第二破戒比丘似善持戒。复次，迦葉，有一比丘具足持戒，取众生相而行慈心，闻一切法本来无生心大惊怖，是名第三破戒比丘似善持戒。复次，迦葉，有一比丘具足修行，十二头陀见有所得，是名第四破戒比丘似善持戒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善持戒者，无我无我所，无作无非作，无有所作亦无作者，无行无非行，无色无名，无相无非相，无灭无非灭，无取无舍，无可取无可弃，无众生无众生名，无心无心名，无世间无非世间，无依止无非依止，不以戒自高不下他戒，亦不忆想分别此戒，是名诸圣所持戒行，无漏不系不受三界，远离一切诸依止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欲明了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“清净持戒者， 无垢无所有，

持戒无憍慢， 亦无所依止，

持戒无愚痴， 亦无有诸缚，

持戒无尘污， 亦无有违失，

持戒心善软， 毕竟常寂灭。

远离于一切， 忆想之分别，

解脱诸动念， 是净持佛戒。

不贪惜身命， 不用诸有生，

修习于正行， 安住正道中，

是名为佛法， 真实净持戒。

持戒不染世， 亦不依世法，

逮得智慧明， 无闇无所有，

无我无彼想， 已知见诸相，

是名为佛法， 真实净持戒。

无此无彼岸， 亦无有中间，

于无此彼中， 亦无有所著，

无缚无诸漏， 亦无有欺诳，

是名为佛法， 真实净持戒。

心不著名色， 不生我我所，

是名为安住， 真实净持戒。

虽行持诸戒， 其心不自高，

亦不以为上， 遇戒求圣道，

是名为真实， 清净持戒相。

不以戒为最， 亦不贵三昧，

过此二事已， 修习于智慧。

空寂无所有， 诸圣贤之性，

是清净持戒， 诸佛所称赞。

心解脱身见， 除灭我我所，

信解于诸佛， 所行空寂法。

如是持圣戒， 则为无有比，

依戒得三昧， 三昧能修慧。

依因所修慧， 逮得于净智，

已得净智者， 具足清净戒。”

说是语时，五百比丘不受诸法，心得解脱；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五百比丘闻是深法，心不信解，不能通达，从坐起去。

尔时，大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五百比丘皆得禅定，不能信解入深法故，从坐起去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是诸比丘皆增上慢，闻是清净无漏戒相，不能信解，不能通达。佛所说偈其义甚深。所以者何？诸佛菩提极甚深故。若不厚种善根，恶知识所守，信解力少，难得信受。又大迦葉，是五百比丘，过去迦葉佛时，为外道弟子，到迦葉佛所欲求长短，闻佛说法得少信心，而自念言：‘是佛希有！快善妙语。’以是善心，命终之后生忉利天，忉利天终生阎浮提，于我法中而得出家。是诸比丘深著诸见，闻说深法不能信解随顺通达。是诸比丘虽不通达，以闻深法因缘力故，得大利益不生恶道，当于现身得入涅槃。”

尔时，佛语须菩提言：“汝往将是诸比丘来。”

须菩提言：“世尊，是人尚不能信佛语，况须菩提耶？”

佛即化作二比丘，随五百比丘所向道中。诸比丘见已。问化比丘：“汝欲那去？”

答言：“我等欲去独处修禅定乐。所以者何？佛所说法不能信解。”

诸比丘言：“长老，我等闻佛说法亦不信解，欲至独处修禅定行。”

时，化比丘语诸比丘言：“我等当离自高逆诤心，应求信解佛所说义。所以者何？无高无诤是沙门法。所说涅槃名为灭者，为何所灭？是身之中有我灭耶？有人、有作、有受、有命而可灭耶？”

诸比丘言：“是身之中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作、无受、无命而可灭者，但以贪欲瞋痴灭故，名为涅槃。”

化比丘言：“汝等贪欲瞋痴，为是定相可灭尽耶？”

诸比丘言：“贪欲瞋痴，不在于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离诸忆想是则不生。”

化比丘言：“是故汝等莫作忆想。若使汝等不起忆想分别法者，即于诸法无染无离；无染无离者，是名寂灭。所有戒品，亦不往来亦不灭尽；定品、慧品、解脱、解脱知见品，亦不往来亦不灭尽。以是法故，说为涅槃。是法皆空远离亦不可取。汝等舍离是涅槃想，莫随于想，莫随非想，莫以想舍想，莫以想观想；若以想舍想者，则为想所缚。汝等不应分别一切受想灭定，一切诸法无分别故。若有比丘灭诸受想得灭定者，则为

满足，更无有上。”

化比丘说是语时，五百比丘不受诸法，心得解脱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须菩提问诸比丘言：“汝等去至何所？今何从来？”

诸比丘言：“佛所说法，无所从来，去无所至。”

又问：“谁为汝师？”

答言：“我师先来不生，亦无有灭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从何闻法？”

答言：“无有五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从是闻法。”

又问：“云何闻法？”

答言：“不为缚故，不为解脱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习行何法？”

答言：“不为得故，不为断故。”

又问：“谁调伏汝？”

答言：“身无定相，心无所行，是调伏我。”

又问：“何行心得解脱？”

答言：“不断无明，不生明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为谁弟子？”

答言：“无得无知者是彼弟子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已得几何当入涅槃？”

答言：“犹如如来所化入涅槃者，我等当入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已得己利耶？”

答言：“自利不可得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所作已办耶？”

答言：“所作不可得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修梵行耶？”

答言：“于三界不行亦非不行，是我梵行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烦恼尽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一切诸法毕竟无尽相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破魔耶？”

答言：“阴魔不可得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奉如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不以身心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住福田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有住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断于生死往来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常无断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随法行耶？”

答言：“无碍解脱故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究竟当生何所？”

答言：“随于如来化人所至。”

须菩提问诸比丘时，有五百比丘不受诸法，心得解脱；三万二千人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会中有普明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，当云何住？当云何学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学是经所说皆无定相，而不可取，亦不可著，随是行者有大利益。普明，譬如有人乘坏船欲渡恒河，以何精进乘此船渡？”

答言：“世尊，以大精进乃可得渡。所以者何？恐中坏故。”

佛告普明：“菩萨亦尔，欲修佛法，当勤精进倍复过是。所以者何？是身无常、无有决定、坏败之相，不得久住，终归磨灭，未得法利恐中坏故。我在大流为度众生断于四流故，当习法船，乘此法船往来生死，度脱众生。云何菩萨所习法船？谓平等心一切众生为船因缘；习无量福以为牢厚清净戒板；行施及果以为庄严，净心佛道为诸材木；一切福德以为具足；坚固系缚忍辱柔软忆念为钉；诸菩提分坚强精进，最上妙善法林中

出；不可思议无量禅定福德业成，善寂调心以为师匠；毕竟不坏大悲所摄，以四摄法广度致远；以智慧力防诸怨贼；善方便力种种合集，四大梵行以为端严；四正念处为金楼观；四正勤行、四如意足以为疾风；五根善察离诸曲恶；五力强浮，七觉觉悟能破魔贼；入八真正道随意到岸，离外道济；止为调御，观为利益，不著二边，有因缘法以为安隐；大乘广博无尽辩才，广布名闻能济十方一切众生，而自唱言：‘来上法船！’从安隐道至于涅槃，度身见岸至佛道岸离一切见。如是，普明，菩萨摩诃萨应当修习如是法船。以是法船，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在生死中度脱漂没长流众生。”

又告普明：“复有法行能令菩萨疾得成佛，谓诸所行真实不虚，厚习善法深心清净，不舍精进乐欲近明，修习一切诸善根故，常正忆念乐善法故，多闻无厌具足慧故，破坏憍慢增益智故，除灭戏论具福德故，乐住独处身心离故，不处愦闹离恶人故，深求于法依第一义故，求于智慧通达实相故，求于真谛得不坏法故，求于空法所行正故，求于远离得寂灭故。如是，普明，是为菩萨疾成佛道。”

说是经时，普明菩萨，大迦葉等诸天、阿修罗及世间人，皆大欢喜，顶戴奉行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三　　北梁沙门释道龚于张掖译

宝梁聚会第四十四之一沙门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，菩萨摩诃萨万六千人——皆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尽是一生补处，悉从十方诸佛世界而来集会。

尔时，摩诃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言沙门，云何为沙门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所谓沙门者，寂灭故；调伏故；受教故；戒身净故；入禅定故；得智慧故；解如实义得解脱故；于三脱门无所疑故；安住圣人所行法故；善修四念处故；离一切不善法故；安住四正勤故；善修四如意足故；成就信根故；信佛法僧故；成就坚信于佛法僧故；不信余道法故；勤行离一切烦恼故；善修七菩提分离一切不善；如实修一切善法故；善知正念正智方便故；专念一切诸善法故；善知定慧方便故；成就五力故；不为一切烦恼之所乱故；善修七菩提分故；善知一切法中因缘方便故；善知圣道方便故；善知正见正定方便故；得四辩力不信外道故；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识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，依法不依人故；离四魔故；善知五阴故；断一切烦恼故；得最后身故；离生死道故；离一切爱故；勤行知苦、断集、证灭、修道故；善见四圣谛故；于佛法中不信余道故；所作已办故；断一切漏故；修八背舍故；释梵天王之所赞故；从本已来专心行道故；乐阿兰若处故；安住圣法中故；乐佛法仪式故；心不倾动故；不亲近出家在家

众故；心乐独行如犀角故；畏于人众多恼乱故；乐住独处故；常怖畏三界故；得实沙门果故；离一切希望故；离世八法故，所谓利衰毁誉称讥苦乐；坚心不动如地故；护彼我意无所犯故；不浊故；正行故；心行成就如虚空故；于诸形相心无染著，如虚空中动手无所碍故。迦葉，若能成就如是行法，是名沙门。”

尔时，摩诃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曾有也，如来善说沙门德行。世尊，若未来世有诸沙门，非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，非梵行人自言我有梵行；如是之人，即已侵损如来无量阿僧祇劫所修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如是侵损如来菩提之罪，说不可尽。迦葉，我灭度后，汝及余大弟子等亦皆灭度，又此世界诸大菩萨皆至他方诸佛世界，尔时，于我法中当有比丘，于诸所行心多谄曲。迦葉，我今当说沙门之垢、沙门过罪。

“迦葉，后末法中，当有比丘，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痴如小儿向于闇冥而无所知，心不调伏成沙门垢。迦葉，云何沙门垢？迦葉，沙门之垢有三十二，出家之人所应远离。何等三十二？欲觉是沙门垢，瞋觉是沙门垢，恼觉是沙门垢，自赞是沙门垢，毁他是沙门垢，邪求利养是沙门垢，因利求利是沙门垢，损他施福是沙门垢，覆藏罪过是沙门垢，亲近在家人是沙门垢，亲近出家人是沙门乐于众闹是沙门垢，未得利养作方便求是沙门垢，于他利养心生希望是沙门垢，自于利养心不知足是沙门垢，于他利养中心生嫉妒是沙门垢，常求他过是沙门垢，不见己过是沙门垢，于解脱戒而不坚持是沙门垢，不知惭愧是沙门垢，无恭恪意心慢掉动无有羞耻是沙门垢，起诸结使是沙门垢，逆十二因缘是沙门垢，摄取边见是沙门垢，不寂灭不离欲是沙门垢，乐于生死不乐涅槃是沙门垢，好乐外典是沙门垢，五盖覆心起诸烦恼是沙门垢，不信业报是沙门垢，畏三脱门是沙门垢，谤深妙法不寂灭行是沙门垢，于三宝中心不尊敬是沙门垢。迦葉，是名沙门三十二垢。若能离此诸垢，是名沙门。

“迦葉，又有八法覆沙门行。何等八？一者、不敬顺师长；二、不尊敬法；三、不善思惟；四、所未闻法闻已诽谤；五、闻无众生、无我、无命、无人法已，心生惊畏；六、闻一切行本来无生已，而解有为法，不解无为法；七、闻说次第法已堕大深处；八、闻一切法无生无性无出已而心迷没。迦葉，是名八法覆于沙门行。如是八法，出家沙门应当远离。

“迦葉，我不说剃头、法服名为沙门，所谓有功德仪式具足者，乃名为沙门。迦葉，沙门身服袈裟，心应远离贪恚痴行。何以故？心无贪恚痴行，我乃听著袈裟。迦葉，若心有贪恚痴法，而身著袈裟，除专心持戒，余不持戒人，则为烧灭袈裟。何以故？圣人表式，随顺寂灭行慈悲心，离欲灭者之所应服。迦葉，汝今听我说，圣人表式有十二

事。何等十二？迦葉，持戒是圣人表式，禅定是圣人表式，智慧是圣人表式，解脱是圣人表式，解脱知见是圣人表式，入四圣谛是圣人表式，能解十二因缘是圣人表式，行四无量心是圣人表式，行于四禅是圣人表式，行四无色定是圣人表式，入四向正定是圣人表式，断一切漏是圣人表式。迦葉，是名圣人十二表式。迦葉，若有比丘不具足圣人十二表式身服袈裟者，我说此比丘是邪法行，非寂灭行，离佛法行；不近涅槃，顺生死行为魔所钩；不度生死，于正法退而行邪法。迦葉，是故出家比丘身服袈裟时，若未得沙门果者，应以八法敬重袈裟。何等八？于身袈裟应起塔想、世尊想、寂灭想、慈想、敬如佛想、惭想、愧想、令我来世离贪恚痴具沙门法想。迦葉，是名八法敬重袈裟。

“迦葉，若有于四圣种不行知足离沙门法，亦不以此八法敬重袈裟者，而彼别有似沙门数堕小地狱。迦葉，彼地狱中似沙门者于中受罪，衣钵支体皆悉炽然，坐卧之处凡有所用物，亦皆炽然如大火聚，似沙门者受如是罪。何以故？成就不净身口意业故堕是罪处。迦葉，若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，非梵行者自言我有梵行，若有持戒功德具足人所右绕恭敬尊重者，若破戒比丘受其礼敬供养而不自知恶，彼恶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轻法。何等八？一、作愚痴；二、口喑哑；三、受身矬陋；四、颜貌丑恶，其面侧戾见者蚩笑；五、转受女人身作贫穷婢使；六、其形羸瘦夭损寿命；七、人所不敬，常有恶名；八、不值佛世。迦葉，是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礼敬供养，得如是八种法。迦葉，破戒比丘闻如是法已，应当不受持戒比丘礼敬供养。迦葉，若有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，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，于此大地乃至无有涕唾分处，况举足下足去来屈伸？何以故？过去大王持此大地，施与持戒有行德者，令于中行道。迦葉，是破戒比丘举足下足处，一切信施不及此人，况僧坊及招提僧舍经行之处？若有房舍、床敷、园林，所有衣钵、卧具、医药，一切信施所不应受。迦葉，我今当说，若有非沙门自言我是沙门，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，不能必报信施如一毛端。何以故？圣众福田犹如大海最妙最胜，于中若有施主净心信故，以施种子种福田中，如此施主起无量施想。迦葉，若有破戒比丘，如分一毛以为百分，若恶比丘受信施如一毛分，随所受毛分即损失施主尔所大海福报之分不能毕报。迦葉，是故应净其心受他信施。迦葉，应如是学。”

尔时，众中有净行少欲离扼比丘二百人，闻说是已扪泪而白：“世尊，我今当死，不欲以不得沙门果，受他信施乃至一食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，汝如是惭愧畏于后世，喻如金刚，即是现世瓔珞。善男子，我今当说，世有二人应受信施。何等二？一者、勤行精进，二者、得解脱者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有比丘得解脱者，行善法者，如我所说坚持戒者，观一切行无常、苦、一切法无我者，观涅槃寂灭愿求欲得。如是，比丘，受他信施抟如须弥，必能报是信施之福。若有比丘受信施主施，令此施主得大利益得大果报。何以故？常生福德，有三种福？一、常施食，二、僧坊舍，三、行慈心。此三福中慈心最胜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有比丘从施主受施，若衣钵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受已，若入无量定，令彼施主得无量福得无量报。迦葉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大海尚可竭尽，而此施主所得福报不可得尽。迦葉当知，破戒比丘损于施主尔所福德，若受施主施已，行于恶法，损他信施。迦葉，如是说沙门垢、沙门过罪、沙门谄曲、沙门中贼。迦葉，持戒比丘应当专念，远离如是一切恶法。迦葉，所谓沙门者，眼不流色中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不流法中，是故谓之沙门。选择六入，了达六通，专念六念，安住六敬法，行六重法，是谓沙门。”

比丘品第二

尔时，佛告迦葉：“所言比丘，比丘者，能破烦恼，故名比丘；破我想、众生想、人想、男想、女想，是谓比丘，复次，迦葉，有修戒修慧，是名比丘，复次，迦葉，离恐畏故，度三有四流故，见有及流诸过患故，离一切有及流故，安处无畏道故，是名比丘，迦葉，若有比丘，自知不成就如是之法及余善法，又离是法行于余道。迦葉，彼比丘，非我弟子，我非彼师。迦葉，多有恶比丘坏我佛法。迦葉，非九十五种外道能坏我法，亦非诸余外道能坏我法，除我法中所有痴人，此痴人辈能坏我法。迦葉，譬如师子兽中之王，若其死已，虎狼鸟兽无有能得食其肉者。迦葉，师子身中自生诸虫还食其肉。迦葉，于我法中出如是等诸恶比丘，贪惜利养为贪利所覆，不灭恶法，不修善法，不离妄语。迦葉，如是比丘能坏我法。

“迦葉，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贪、恚、痴及我慢者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傲慢自大、无惭、无愧、不慎口过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掉动、轻他、贪求利养、多行非法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多有奸伪、幻惑于人、多行邪命、多说恶言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现受他恩不知报之，小恩于他责望大报，先受他恩而不忆念，侵损亲友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受人信施失他福报，不善护戒，轻所受戒，不坚持律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有我论，有众生论，有命论，有人论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不敬佛，不敬法，不敬僧，不敬戒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若僧和合而心不悦，不乐独处，

乐于众中，常论世俗所有言说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求于利养，求大名称，求多知识，不住圣种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系属于魔，为魔所害，多于睡眠，作善不喜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于佛法中朽败，心怀谀谄，为烦恼所害，离沙门果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为淫欲所烧，瞋恚所烧，愚痴所烧，亦为一切烦恼所烧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多游淫里不知过恶，不知知足，虽多学问不知知足，于所须物常怀嫉心不能施他，是名恶比丘。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从闇入闇，从痴入痴，不见圣谛多生疑惑，常为生死之所系缚，闭涅槃门，是名恶比丘。

“复有四法成就，当知是恶比丘。何等四？身多奸行，口多奸行，意多奸行，仪式多奸行。云何身多奸行？安详而行是身奸行，不左右视是身奸行，若左右视不过一寻是身奸行，邪命著衣是身奸行。谀谄行于空闲之处，不求空闲所行之法；谀谄乞食，不观乞食相；谀谄著粪扫衣，不知为惭愧故；谀谄行于山窟树下，不知分别十二缘行；谀谄服于陈故弃药，不求甘露法药。迦葉，是名身多奸行。迦葉，云何口多奸行？他识我，他请我，如所求我已得；我不求利养，而他送与我细妙供养我皆得，多利养我亦得；我常行善法应受供养；我善问答；我能顺法相，我能逆法相，我于一切法解义非义；他若如是问我，我能如是答，答已伏彼令其默然；我说是已能令大众一切喜悦，亦令一切叹言善哉，令彼众人请我供养，得供养已复令施主请言数来。迦葉，若有不调伏口而有所说，一切所言皆非正言，是口多奸行。迦葉，是名口多奸行。迦葉，云何意多奸行？心所牵连贪求利养，衣钵、卧具、饮食、医药，而口说言：‘一切利养我所不须。’心实多求而诈言知足，是名意多奸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

“心求利养， 口言知足；邪命求利， 常无快乐；

其心多奸， 欺诳一切；如此之心， 都不清净。

诸天龙神， 有天眼者， 诸佛世尊， 咸共知见。

“迦葉，如是恶比丘，离善法仪式，作邪命行，堕三恶道。”

旃陀罗沙门品第三

佛告迦葉：“云何旃陀罗沙门？迦葉，譬如旃陀罗，常于冢间行求死尸，无慈悲心视于众生，得见死尸心大喜悦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旃陀罗常无慈心，至施主家行不善心，所求得已生贵重心；从施主家受利养已，不教施主佛法毗尼，为利养故亲近在家，不为

法故，亦无慈心，常求利养。迦葉，是名沙门旃陀罗。

“迦葉，如旃陀罗为一切人之所舍离，所谓大臣、长者及诸小王、刹利、婆罗门并余庶民，乃至下贱之所远离，不欲共作知识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旃陀罗，亦为一切之所远离，所谓持戒有德人所敬者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天、龙、鬼、神及乾闼婆，知其破戒行恶法故。迦葉，是名沙门旃陀罗。

“迦葉，如旃陀罗所有衣服饮食诸所用物，尽非好人之所爱乐，亦不受用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旃陀罗，若有衣钵所用之物，皆是破戒非法，身口意业谀谄所得；持戒沙门、婆罗门，舍不爱乐，亦不受用，于此人所生哀愍心。迦葉，是名沙门旃陀罗。

“迦葉，如旃陀罗以愧耻心持所用器从他乞食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旃陀罗，以愧耻心入于房舍，及至他家，或到众中，亦以愧心至于佛所，亦以愧心礼如来塔，亦以愧心去来屈伸，亦以愧心行住坐卧，一切所行皆有愧心，覆藏恶法故。迦葉，我今当说，旃陀罗人所至之处不到善处。何以故？自行恶法故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旃陀罗所至之处，亦不到善道，多作恶业，无遮恶道法故。迦葉，是名沙门旃陀罗。

“迦葉，云何沙门败坏？迦葉，譬如好酒香味具者是酒之醍醐，接取已尽下有糟滓，人所恶贱无所施用。迦葉，如是败坏沙门，离于法味取烦恼滓，人所恶贱无所施用，离持戒香，嗅诸烦恼；若有至处，不能自利，亦不益他。迦葉，是名败坏沙门。迦葉，败坏者，如有所食变为粪秽，臭恶不净，人所厌离。迦葉，如是败坏沙门犹如粪秽，以身口意业不清净故。迦葉，是名败坏沙门。迦葉，譬如败种种大地中，终不生芽实。迦葉，如是败坏沙门，虽在佛法中不生善根，不得沙门果。迦葉，是名败坏沙门。

“迦葉，云何沙门篋？迦葉，譬如画篋巧工所成，中盛嗅秽种种不净。迦葉，如是沙门篋，外现成就似沙门行，内有种种垢秽行诸恶业。迦葉，是名沙门篋。

“迦葉，云何沙门构栏荼？迦葉，譬如构栏荼花色貌鲜好，其体坚鞕犹如木石，其气嗅秽犹如粪涂。有智之人若见此花，不近不触，远避而去；愚人若见，不知过患，近而嗅之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构栏荼，现似沙门行而有粗犷，傲慢自高，臭秽不净，又作破戒无仪式行，破于正见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构栏荼，智者不亲近，不礼敬右绕，以恶人故而远离之。迦葉，若有痴如小儿，彼诸痴人之所亲近，礼敬右绕信受其语，如构栏荼花为痴人所捉。迦葉，是名沙门构栏荼。

“迦葉，云何沙门求利？迦葉，譬如谀谄之人，心常悭惜，为贪所覆，若见他财物希望欲得；畜利刀杖，无惭愧心、无哀愍心，常有害心；若行空泽、山林、聚落发如是心，于他财物希求欲得，常自藏身不令他见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求利，心常悭惜，为贪所

覆，于所得利心无知足，于他财物希望欲得；有所至处聚落城邑，常为利养，不为善法；覆藏诸恶，谓‘善比丘知我破戒，知已若说戒时，或驱我出’，于善比丘但生恐畏；心常谀谄现行仪式，一切天龙鬼神有天眼者，知此比丘，来时贼来，去时贼去，行时贼行，坐时贼坐，卧时贼卧，起时贼起，取衣时贼取衣，著衣时贼著衣，入聚落时贼入聚落，出聚落时贼出聚落，食时贼食，饮时贼饮，剃发时贼剃发。迦葉，如是痴人去来仪式，皆为天龙鬼神之所知见，见已诃骂：‘如此恶人，即为坏灭释迦牟尼佛法。’作是诃责诸恶比丘。又彼诸天龙鬼神，见持戒梵行沙门、婆罗门，增益信心，礼敬尊重：‘此人于佛法中应受利养者。’迦葉，此沙门求利，于佛法中出家，不能生一念寂灭离欲之心，况得沙门果？若有得者，无有是处。迦葉，是名沙门求利。

“迦葉，云何稗沙门？迦葉，譬如麦田中生稗麦，其形似麦不可分别，尔时田夫作如是念，谓此稗麦尽是好麦，后见穗生尔乃知非，不得名言一切是麦。迦葉，如是稗沙门在于众中，似是持戒有德行者，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，而彼痴人实非沙门言是沙门，非梵行人自言梵行，先来败坏离于持戒，亦不入众数，于佛法中无智慧命当堕恶道，犹如稗麦在好麦中。尔时，天龙鬼神有天眼者，见彼痴人堕于地狱，见已各相谓言：‘此是痴人，先似沙门行不善法，今当堕于大地狱中。从今已后，终不能得沙门德行及沙门果，犹如稗麦在好麦中。’迦葉，是名稗沙门。

“迦葉，云何逋生沙门？迦葉，譬如逋生稻苗，以不熟故名为逋生，以无实故风所吹去，无坚重力似稻非稻。迦葉，如是逋生沙门，形似沙门，无人教呵，无有德力，为魔风所吹，亦无血气持戒之力，离于多闻，损失定力，亦远于智，不能破坏诸烦恼贼；名如是人轻劣无力，系属于魔，为魔所钩，没在一切烦恼之中，为魔风所吹如逋生稻。迦葉，逋生之稻，不中为种，亦不生芽。迦葉，如是逋生沙门，于佛法中无道种子，于贤圣法中不得解脱。迦葉，逋生沙门者，所谓破戒行恶，是名逋生沙门。

“迦葉，云何形似沙门？迦葉，譬如巧工以金涂铜，其色似金，价不同金；若揩磨时，乃知非金。迦葉，如是形似沙门者，好自严饰，常澡浴身，齐整著衣，沙门仪式一切具足，去来屈伸常正仪式；而彼常为贪恚痴所害，亦为利养礼敬赞叹所害，亦为我慢、增上慢一切烦恼所害。虽为人所贵，无贵重法；常勤严身希望饮食，不求圣法，不畏后世；现见尊重，非将来尊重；但长肌肥依于利养，非依于法；种种系缚勤作家业，顺在家心，亦随所受，苦时受苦，乐时受乐，为爱憎所害；于沙门法无心欲行离诸仪式，必当堕于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彼人无沙门实，无沙门称，不与沙门等。迦葉，是名形似沙门。

“迦葉，云何失沙门血气？迦葉，譬如男子、若女人，若童男、若童女，非人饮其血气，彼人羸瘦无有色力，由失血气故。迦葉，如是之人失血气故，诸药咒术及诸刀杖，所不能治，必至于死。迦葉，如是沙门无有持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血气，及慈悲喜舍血气，亦无行施、调伏护身口意业血气，亦无安住四圣种血气，无有仪式血气，亦无净身口意血气。迦葉，是名沙门失于血气。迦葉，如失血气沙门，虽受如来法药不以自度。法药者，所谓若起淫欲，应观不净；若起瞋恚，应行慈心；若起愚痴，应观十二因缘。于诸烦恼应正思惟，离于乐众舍我所有，出家三事应当爱护。三事者，所谓持戒清净，其心调伏，入定不乱。迦葉，如是法药，我之所说，我所听服，虽受此药不以自度。迦葉，又有出世法，所谓空观、无相无作观，阴、界、入知，四圣谛及十二因缘。迦葉，如是法药，彼人亦复不以自度。迦葉，如是沙门臭秽不净，以破戒故，薄福德故，生极下处以憍慢故，于此命终不生余处，必当堕在大地狱中。如人失于血气必定至死，如是沙门于此命终必堕地狱。迦葉，是名失血气沙门。”

如是说已，五百比丘舍戒还俗。尔时，有诸比丘呵彼比丘言：“若大德于佛法中退还家者，如是非善，如是非法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莫作是语！何以故？若如是者，名为顺法。若比丘不欲受人信施退还家者，是名顺法。彼诸比丘信解心多，故生悔心。”

说此语时，彼得闻已作如是念：“我等或能行不净行受他信施，应生悔心退而还家。”

“迦葉，我今说此诸比丘等，于此命终生兜率天弥勒菩萨所。弥勒如来出于世时，彼诸比丘在初会数中。”

营事比丘品第四

尔时，摩诃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比丘能营众事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我听二种比丘得营众事。何等二？一者、能净持戒，二者、畏于后世喻如金刚。复有二种。何等二？一者、识知业报，二者、有诸惭愧及以悔心。复有二种。何等二？一者、阿罗汉，二者、能修八背舍者。迦葉，如是二种比丘，我听营事自无疮疣。何以故？迦葉，护他人意，此事难故。迦葉，于佛法中种种出家、种种性、种种心、种种解脱、种种断结，或有阿兰若，或有乞食，或有乐住山林，或有乐近聚落清净持戒，或有能离四扼，或有勤修多闻，或有辩说诸法，或有善持戒律，或有善持毗尼仪式，或有游诸城邑聚落为人说法，有如是等诸比丘僧，营事比丘善取如是诸人心相。

“迦葉，若阿兰若比丘乐空闲处，营事比丘一切役使不应令作。有时阿兰若比丘，在比丘僧次役使，而营事比丘应当代作。若自不作，应请他人令代为之，不应役使阿兰若比丘；若非行道时可少令作。

“迦葉，若有乞食比丘，彼营事比丘于乞食比丘应与好食。若有比丘能离四扼，营事比丘随所须物应当供给，所谓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。

“若离扼比丘所住之处，营事比丘于其住处，不应高声大唤，亦不令他高声大唤，欲防护离扼比丘故。营事比丘于离扼比丘，应生尊敬如世尊想，生如是念：‘如是比丘于佛法中能作法柱，当随所须而供给之。’

“迦葉，若有勤修多闻比丘，营事比丘应当劝喻，作如是言：‘大德勤修多闻，读诵令利，我当为诸大德供给使令。若诸大德勤修多闻，于比丘僧中是好璎珞，能升高座广说正法，亦自生智慧。’营事比丘不应非时役使，应当拥护令修多闻。

“迦葉，若有说法比丘，营事比丘应事事供给，应将说法比丘至城邑聚落，劝喻诸人令就听法；说法之处亦应供给，为说法人敷好高座。若有比丘强自以力欲坏说法者，营事比丘应往和解，亦应数往说法人所称言善哉。

“迦葉，若有比丘善持戒律善持毗尼义，营事比丘应往其所数数问义：‘我云何营事令不得罪，自无所损，不害于他？’持毗尼义比丘，应观营事者心，随所营事而为说法，所谓是应作、是不应作。营事比丘于持律人所，一心生信礼敬供养。若比丘僧所有分物，应当随时供给于僧，不应藏举；随僧所须，应当分与应与、时与、不恶心与、不以非法与、非欲心与、非瞋心与、非痴心与、非畏心与；随僧法行，非随在家行；随僧制行，非自随制行；不于僧物生自在想，乃至小事与僧共断，非自在断。若所用物，所谓常住僧物，及与佛物，若招提僧物，彼营事比丘应当分别，常住僧物不应与招提僧，招提僧物不应与常住僧，常住僧物不应与招提僧物共杂，招提僧物不应与常住僧物共杂，常住僧物、招提僧物不与佛物共杂，佛物不与常住僧物、招提僧物共杂。若常住僧物多，而招提僧有所须者，营事比丘应集僧行筹索欲。若僧和合，应以常住僧物分与招提僧。

“迦葉，若如来塔或有所须，若欲败坏者，若常住僧物、若招提僧物多，营事比丘应集僧行筹索欲，作如是言：‘是佛塔坏，今有所须。此常住僧物、招提僧物多。大德僧听！若僧时到、僧忍听，若僧不惜所得施物，若常住僧物、若招提僧物，我今持用修治佛塔。’若僧和合，营事比丘应以僧物修治佛塔。若僧不和合，营事比丘应余劝化在家人辈，求索财物修治佛塔。迦葉，若佛物多者，营事比丘不得以佛物分与常住僧及招

提僧。何以故？于此物中应生世尊想。佛所有物乃至一线，皆是施主信心施佛，是故诸天世人，于此物中生佛塔想，而况宝物！若于佛塔先以衣施，此衣于佛塔中，宁令风吹雨烂破尽，不应以此衣贸易宝物。何以故？如来塔物无人能与作价者，又佛无所须故。迦葉，有如是善净营事人者，三宝之物不应令杂，又于自利养心常知足，三宝物中不生我所有想。迦葉，营事比丘若生瞋心，而于持戒大德人所右绕礼敬之者，以自在故驱令役使；是故营事比丘，以瞋心缘故堕大地狱，若得为人作他奴仆，常为其主苦驱役使人所鞭打。

“复次，迦葉，若营事比丘以自在故，更作重制过僧常限，譴罚比丘非时令作；是营事比丘以此不善根故，堕于多钉小地狱中，生此中已以百千钉钉挖其身，其身炽然出大火焰如大火聚。若于持戒有大德者，以重事怖之，以瞋心语故；彼营事比丘生地狱中，其所得舌长五百由旬，以百千钉而钉其舌，一一钉中出大火焰。迦葉，若营事比丘数得僧物，悭惜藏举，或非时与僧，或复难与，或困苦与，或少与，或不与，或有与者、或不与者；营事比丘以此不善根故，堕秽恶饿鬼，常食粪丸。此人命终当生是中，尔时更有饿鬼，以食示之而复不与；此鬼尔时希望欲得，谛视此食目不曾眴，受饥渴苦，于百千岁中常不得食，或时得食变为粪屎，或作脓血。何以故？有持戒人人所敬礼，僧所有物以自在故而难与之。

“迦葉，若营事比丘以常住僧物、若招提僧物，及以佛物，辄自杂用得大苦报，若受一劫若过一劫。何以故？以侵三宝物故。迦葉，若营事比丘闻如是罪，知如是罪，而故生瞋心于持戒者，我今说此，诸佛世尊所不能治。迦葉，是故营事比丘，闻如是非法罪已，应当善护身口意业，自护亦护他。迦葉，营事比丘宁自啖身肉，终不杂用三宝之物作衣钵饮食。”

尔时，摩诃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曾有也！如来自以慈心说如是法，为无惭愧者说无惭愧法，有惭愧者说惭愧法。”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四　　北梁沙门释道龚于张掖译

宝梁聚会第四十四之二阿兰若比丘品第五

尔时，摩诃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有比丘自言阿兰若比丘。世尊，齐几所名阿兰若比丘？齐几所名乞食比丘？齐几所名畜粪扫衣比丘？齐几所名树下比丘？齐几所名冢间比丘？齐几所名露处比丘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阿兰若比丘，必乐阿兰若处，住阿兰若处。迦葉，若阿兰若处，所谓无大声，无众闹声，离獐鹿、虎、狼及诸飞鸟，远诸贼盗及牧牛羊者，顺沙门行处，如

是阿兰若处，应于中修行。彼比丘若欲至阿兰若处，应当思惟八法。何等八？一者、我当舍身，二者、应当舍命，三者、当舍利养，四者、离于一切所爱乐处，五者、于山间死当如鹿死，六者、阿兰若处当受阿兰若行，七者、当以法自活，八者、非以烦恼自活。迦葉，是名八法，阿兰若比丘所应思惟，思惟已当至阿兰若处。

“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已，行阿兰若法，以八行行慈，于一切众生生慈心。何等八？一者、以慈利益，二者、以慈乐，三者、无恚慈，四者、正慈，五者、无异慈，六者、顺慈，七者、观一切法慈，八者、净如虚空慈。迦葉，以如是八行于诸众生生慈心。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已，应如是思惟：‘我虽至远处独无伴侣，若我行善、若行不善，无人教呵。’复作是念：‘此有诸天、龙、鬼、神、诸佛世尊，知我专心，彼为我证：我今在此行阿兰若法，我不善心不得自在。若我至此极远之处，独无伴侣，无亲近者，无我所有。我今当觉欲觉、恚觉、恼觉，余不善法亦应当觉。我今不应不异于乐众者，亦不应不异近聚落人，若如是不异，我即为诳诸天、龙、鬼、神已，诸佛见我，我亦不欢悦。我今若如阿兰若法，则诸天、龙、鬼、神不见呵责，诸佛见我即亦欢悦。’

“迦葉，阿兰若比丘，住阿兰若处行阿兰若法，一心坚持解脱禁戒，善护戒众，净身口意，无谀谄行，净于正命，心向诸定，如所闻法应忆念之勤正思惟，趣向离欲寂灭涅槃；畏于生死，观五阴如怨家，观四大如毒蛇，观六入如空聚，善知方便，观十二因缘离断常见，观无众生、无我、无人、无命，解法空相行于无相，渐损所作而行无作，心常惊畏于三界行，常勤修行如救头燃，常行精进终不退转，观身实相，应生如是心，观如是法；当知苦本，断一切集，证于灭尽，勤修于道，行于慈心，安住四念处，离不善法，入善法门，安住四正勤，入四如意足，护五善根，于五力中而得自在，觉七菩提分，勤行八圣善道分，受持禅定，以慧分别诸法之相。迦葉，说如是法以严饰，阿兰若比丘作是严饰已住于山林，初夜、后夜勤修诸行不应睡眠，常念欲得出世之法。

“迦葉，阿兰若比丘，凡所住处常修行道，不自严身及诸衣服，拾干枯草以用敷座自用坐具，离常住僧及招提僧物；于阿兰若处，衣服知足趣得覆身，为行圣道故。迦葉，阿兰若比丘，若为乞食至城邑聚落，应作是念：‘我从阿兰若处至是城邑聚落，若得食、若不得食，心无忧喜。若不得食者，应生喜心念宿业报，我今当勤修习福业，又念如来乞食亦不时得。’彼阿兰若比丘，入于城邑聚落乞食，应以法庄严，法庄严已然后乞食。云何法庄严？若见适意色不应染著，见不适意色亦不生瞋，若闻适意声不适意声，若嗅适意香不适意香，适意味不适意味，适意触不适意触，适意法不适意法，心无染著亦不生瞋，摄护根门，谛视一寻，调伏其心，本所思法不令离心；不以食污心而行乞

食，应次第乞食，若得食处不应生喜，不得食处不应生瞋。若至十家，若过十家，不得食者不应生忧，应作是心：‘此诸长者及婆罗门，多有诸缘不与我食。又此长者、诸婆罗门，乃至未曾生心念我，况与我食？’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若能如是，于乞食中不生惊畏。

“迦葉，阿兰若比丘乞食时，若见众生若男、若女、若童男童女乃至畜生，应于是中生慈悲心：‘我行如是精进，作如是愿：若众生见我及与我食者，皆生天上。’迦葉，阿兰若比丘，若得粗食、若得细食，受是食已应观四方，此村邑中谁贫穷者，当减此食以施与之。若见贫人所可乞食，即分半与；若不见贫者，应生是心：‘我眼所不见众生，我所得食于中好者愿施与之，我为施主，彼为受者。’

“迦葉，阿兰若比丘乞食，得受食已持至阿兰若处，净洗手足，净沙门仪式，具一切净法，如法取草已结跏趺坐，坐已而食，心无爱著亦无贡高，无有瞋心，无浊乱心，临欲食时如是思惟：‘今此身中有八万户虫，虫得此食皆悉安乐。我今以食摄此诸虫，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以法摄取。’迦葉，又时阿兰若比丘，食或不足，应作是念：‘我今身轻，能修忍辱，断除诸恶，少大小便；得身轻已亦得心轻，又得少睡，亦不起欲想。’应作如是思惟。迦葉，阿兰若比丘，若乞食得多应生知足想，应于食中减取一抟置净石上，如是思惟：‘有诸鸟兽能啖食者，我以施之，彼为受者。’迦葉，阿兰若比丘，食已洗钵，漱口洗手，净涤应器手拭令干，举僧伽梨，依阿兰若处行，不离本所思惟法相。

“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行时，若是凡夫未得沙门果，或时虎狼来至其所，若见不应生畏，作如是念：‘我本来至阿兰若处时，已舍身命。我不应惊畏，应修慈心，离一切恶亦离怖畏。若诸虎狼断我命根，啖我身肉，当生是念：我得大利，以不坚身当得坚身。此诸虎狼我不与食，今啖我肉已身得安乐。’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，应如是舍身命。

“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，若有非人，或作好色、或作恶色来至其所，于此非人不生爱心，不生瞋心。迦葉，或有曾见佛诸天来，至阿兰若所作诸问难；问难已，阿兰若比丘随力所能，随所学法为诸天说。或时诸天有深问难，阿兰若比丘若不能答，不应生于憍慢之心，应作是言：‘我不多闻，汝莫轻我。我今当勤修学佛法，或时我得通佛法已能一切答。’又应劝请诸天：‘汝等今当为我说法，我当听受。’又应如是报谢言：‘愿勿嫌也！’

“复次，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，善修阿兰若想：‘犹如草木瓦石，无主无我亦无所属；此身亦尔，无我、无命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诤讼，此法皆从缘合而生。于

此法中若善思惟，我当得断一切诸见，常应思惟空、无相、无作法。’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行阿兰若法时，若草、药草及诸树林，云何和合？云何散灭？如此外物无主无我，无有我所，亦无诤讼，自生自灭，无生灭者。迦葉，如草木瓦石，无我无主亦无所属；此身亦尔，无我、无命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诤讼，从众缘生，缘离则灭，此如实中无有一法若生若灭。迦葉，如是法，阿兰若比丘至阿兰若处所应修行。迦葉，阿兰若比丘行如是法，若学声闻乘，疾得沙门果；若有障法现世不得沙门果者，不过见一佛、二佛、三佛，必定得断一切诸漏。若学菩萨乘，现世得无生法忍，得无障法，必见未来诸佛，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说此阿兰若品时，有五百比丘断一切漏，心得解脱。

乞食比丘品第六

佛告迦葉：“云何比丘乞食？迦葉，若有比丘先安住本誓：‘我依乞食出家，我今住先誓。’彼比丘专念无有谀谄，离一切请食，离一切僧中供养，坚自庄严。乞食比丘于一切味中不应生好味想，又于上妙食中自劝其心生如是想：‘我如旃陀罗，应净身心，不应净饮食。何以故？食好食已一切为粪，臭秽不净故，我不应求好食。’如是调伏心已，若入城邑聚落次第乞食，不应生如是想：‘男子与我食非女人，女人与我食非男子，童男与我食非童女，童女与我食非童男，应得细食非粗食，应得美食非不美食，时应故与食非不故，应易得食非不易，应速得食非不速，若入人村应得恭敬非不恭敬，应得新食非宿食，应得富家食非贫家食，男子女人众应来迎我。’迦葉，乞食比丘如是不善法不应思惟。

“迦葉，乞食比丘应如是自庄严：此是乞食常所行法，若乞食时得与不得无有忧喜，不应生于粗细食想。何以故？多有众生贪著美味，由著味故作诸恶业，恶业因缘故堕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若知足者不贪美味，应舍细食受取粗食，除舌著味，其心知足，得极粗食亦当知足；彼若命终生于天上，或生人中，生天上已食天美食。迦葉，如是乞食比丘，离于味爱以调伏心，若七日啖豆亦不生忧。何以故？趣活身故，我今食已足以修道，以是故食。

“迦葉，乞食比丘，得此食分堕钵中者，如法所得，如法利养，应与梵行比丘共食此食。迦葉，乞食比丘或时有病，无有使人不能乞食，此应如是调伏其心：‘我独无侣，一身出家，法是我伴，我应念法。今我病苦，如世尊说，诸比丘应念于法。我所闻法应善思惟，云何善思惟如实观身？如实观身已，有智慧者，若独一心能得初禅，则有是处。’得初禅乐，若一日、若二日乃至七日，以禅为食，其心欢悦。迦葉，乞食比丘行如是法若不得禅，应如是勤行安住善法中，有多人所知，诸天龙神送食与之，此是离扼

报故。

“迦葉，或乞食比丘，值天大雨、或大风尘不能乞食，尔时以慈为食而自庄严，于所行法安住思惟。若二夜、三夜不得食者，应生是念：‘有多众生堕饿鬼中，作恶业故苦恼所切，乃至百岁不得一唾。我今安住诸法门中，应生是念：身心羸劣今我堪忍饥渴，勤修圣道不应退转。’

“迦葉，乞食比丘不应亲近在家之人，男子、女人、童男、童女。迦葉，若乞食比丘令在家人，择去食中诸不净物，于坐处坐应为说法，乃至食净还受食已从坐起去。

“迦葉，乞食比丘不应自现谀谄。云何自现谀谄？若为他人说如是言：‘我今乞得粗恶之食，又复不足与多众共食。我食少，我今饥渴身力羸劣。’迦葉，是名自现谀谄。迦葉，乞食比丘如是之事应当远离。

“迦葉，乞食比丘于一切事应生舍心。若食堕钵中，若粗若细，若少若多，若净若不净，一切应受心无忧喜，常应净心观诸法相，趣得活身为行圣道是故受食。迦葉，乞食比丘或时入于城邑聚落次第乞食，若不得食空钵而出，应念：‘如来有大威德，舍转轮王位而行出家，断一切恶法成一切善法，入村乞食尚空钵出，况我薄福不种善根，不空钵还也？是故不应生忧。何以故？不种善根能得粗食、细食，无有是处。我不得食，或自有魔或魔所使，或魔覆蔽诸婆罗门、居士，令我乞食不得。我当勤修离于四魔，断一切烦恼。若我勤修如是道已，非魔波旬、非魔所使能作留难。’迦葉，乞食比丘应如是受持圣种。”

粪扫衣比丘品第七

佛告迦葉：“畜粪扫衣比丘，拾粪扫物作如是想，为惭愧故，非以衣自严饰故，为障风吹日曝、蚊虻蟆子诸恶触故，安住佛教故，非求净好故。于粪扫中拾取弃物，取时应生二种想。何等二？一者、知足想，二者、易养想。复生二想：一者、无慢想，二者、持圣种想。复生二想：一者、不以严身，二者、令心净故。

“迦葉，畜粪扫衣比丘，于粪扫中拾取弃物时，若于是处见诸亲族知识，见已即止不取，而作是念：‘此诸人辈或呵责我言：汝是不净人。’迦葉，我说是比丘不得净行。何以故？畜粪扫衣比丘，心坚如石外物不入，亦不能动故。

“迦葉，畜粪扫衣比丘，拾粪扫中物，应净浣濯令无垢腻，浣已好染，染已作僧伽梨，善合善缀善缝善受，受已应著莫令绽坏。

“迦葉，畜粪扫衣比丘，安住不净观中著粪扫衣，为离欲故；慈心著粪扫衣，为离瞋恚故；观十二因缘著粪扫衣，为离痴故；正思惟著粪扫衣，为断一切烦恼故；摄护诸

根著粪扫衣，为知六入故；不谀谄著粪扫衣，为令诸天龙神喜悦故。

“迦葉，何故名粪扫衣？迦葉，譬如死灰，人所不贪，不生我所心，法应除弃。迦葉，如是粪扫衣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易得，非邪命，不求他，不观他颜色，舍弃之物粪扫无异亦无所属，是故名粪扫衣。迦葉，粪扫衣是法幢，以大仙人故；是姓，以圣人故；是安住，以圣种故；是专念，以善法仪式故；是善护，以戒众故；是向门，以定众故；是安住，以慧众故；是身，以解脱众故；是顺法，以解脱知见众故。迦葉，如是畜粪扫衣得大福德，无所希求，无所贪著，能离慢心，能舍重担。

“迦葉，若有比丘畜粪扫衣，以知足故，诸天龙鬼神贪乐欲见。迦葉，畜粪扫衣比丘若入禅定，释、梵、四天王长跪合掌，头面作礼，况余小天！迦葉，若有恶比丘，勤求衣服以严饰身，外现净行而内具足贪欲恚痴，虽作如是好严饰身，而诸天龙神不至其所礼敬供养。何以故？知此比丘勤求衣服以严饰身，不除心心数法垢，诸天知故则远舍去。

“迦葉，汝见周那沙弥，拾不净臭秽粪扫中物，乞食食已，至阿耨大池欲浣濯之。尔时池边有常住诸天，皆远奉迎，头面作礼。彼诸天等皆乐净洁，而取周那沙弥所捉不净粪扫衣，而为浣之令无垢秽，又取浣汁自以洗身。诸天知周那能持净戒，入诸禅定，有大威德，是故奉迎恭敬作礼。迦葉，汝见须跋陀梵志，著净洁衣乞食已，欲至阿耨大池时。常住诸天于池四面面各五里，遥遮梵志不令近池，恐以不净食及以残食污此大池。迦葉，汝今现见此事，以圣人正行威德故得是果。周那沙弥所有不净粪扫中物，而诸天取之为浣，亦以浣汁自洗其身。须跋陀梵志，去池五里不令近之。迦葉，谁闻是已，于圣法中不勤修学？彼诸圣人、诸天世人，皆来头面礼敬供养。迦葉，欲求如是圣德故，畜粪扫衣。

“迦葉，畜粪扫衣比丘，安住圣种不应生忧，于粪扫衣应生塔想，应生世尊想，应生出世想，应生无我无我所想，如是观已著粪扫衣；应如是调伏其心，由心净故得身净，非身净故得心净。迦葉，是故当净其心，莫严饰身。何以故？由心净故，于佛法中得名梵行。迦葉，如是畜粪扫衣比丘，能如是学，则为学我，亦学于汝。

“迦葉，若汝能畜如是粗衣，则便知足行于圣种。迦葉，汝僧伽梨若著床上、若在坐处，著忧多罗僧经行，则有千万诸天礼汝僧伽梨。此僧伽梨是戒定慧所薰者，覆身之衣。迦葉，当知汝衣尚得如是尊重礼敬，况汝身耶！迦葉，我舍转轮王位出家学道，先所著好上妙缯衣、头罗衣、好细叠衣，诸上妙衣一切著已，我今知足行于圣种，为余人故，身舍好服畜冢间衣。若当来比丘，闻我此法即得学我。

“迦葉，汝本有金缕上衣，我从汝索，汝持与我。迦葉，我愍汝故即为汝受，非以贪故，非以严身故。迦葉，有恶比丘不能学我，亦不学汝，为贪所覆，多畜衣钵，积聚饮食，藏举不舍，亦畜金、银、琉璃、谷、米、牛、羊、鸡、猪、驴、马、车乘、犁具，家业所须皆求畜之。迦葉，有智之人虽在于家能增善法，非痴人出家得是善分。云何智人在家能增长善法？迦葉，若有出家以袈裟绕项，无沙门行多有缘事，种种系缚求好衣食，著袈裟已，在家人见，礼敬给施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来去迎送。迦葉，在家之人得如是善法，彼出家人无有是事。何以故？彼出家人多求所须，不能施他故。

“迦葉，当来有比丘多畜衣钵，多有诸物，时彼比丘多为诸在家人，所见礼敬尊重赞叹。何以故？谓是比丘，多受他施或持与我，我有所须能时时与。迦葉，或有比丘持戒，见世过患，勤修善法，离一切漏如救头燃，其心知足少诸缘事，勤修自利，离于一切习恶缘者；而彼比丘无人往至其所，无亲近者，无礼敬尊重赞叹者。何以故？彼在家人轻躁浅薄，见现世利，不见后世利。彼在家人生如是心：‘此比丘边不得利益，用亲近为？用礼敬尊重赞叹？’为除贫穷人少善根者，宿缘应敬者。迦葉，如是人等亲近礼敬尊重赞叹，持戒比丘以为善知识。迦葉，如是说已，称可二种人意。何等二？一者、若见四圣谛，二者、若见生死过患。复有二：一者、勤行欲离四扼，二者、欲得沙门果。复有二：一者、专念业报，二者、欲知诸法相义。

“迦葉，我今闭塞一切懈怠者门，所谓不知业、不知业报者，离善仪式者，不见后世过恶喻如金刚，见现世利、不见后世利，不生一念向解脱门者。迦葉，我今说彼恶比丘不应希望。若说如是法，若遇如是法，闻如是法已自知所行，不解深法而诽谤之，谓非佛说，是论师作，或魔所说，用教余人。彼恶比丘，如是自害亦复害他，自染垢污亦垢污他。是恶比丘，不能自利亦不利他。”

尔时，摩诃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诸佛大悲故，说专行比丘于诸法中得自在者，如来于此经中已广说竟。世尊，若有众生闻此经已，信解读诵，向如实法，当知是诸众生，已为诸佛之所摄取。”

尔时，佛告阿难：“若有受持是经者，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故，今欲得此经读诵通利，欲得解脱。所谓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出家学、若在家学，此法门能断诸漏，亦得涅槃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欲受持此经，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受持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经名《选择一切法宝》，亦名《安住圣种仪式》，亦名《摄取持戒者》，亦名《节解破戒者》，亦名《宝梁》，亦名《宝取》，亦名《宝藏》，亦名《诸

宝法门》。”

摩诃迦葉问大乘宝梁经竟，诸比丘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五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无尽慧菩萨会第四十五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，复有一万菩萨摩诃萨俱，所谓慧幢菩萨、法幢菩萨、月幢菩萨、日幢菩萨、无边幢菩萨。复有十六在家菩萨，跋陀婆罗而为上首。复有六十无比喻心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而为上首。复有贤劫中一切菩萨摩诃萨，弥勒菩萨而为上首。复有六万菩萨摩诃萨，无尽慧菩萨而为上首。

尔时，无尽慧菩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，头面礼敬，以众宝花奉散于佛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言菩提心者，以何义故说菩提心？菩萨复以几法成就菩提心？云何是菩提心？菩提中，心不可得；心中，菩提亦不可得；离菩提，心不可得；离心，菩提亦不可得。菩提者，无色无相，不可言说；心亦无色无相，不可显示；众生亦尔，皆不可得。世尊诸法如是，当依何义而得修行？”

佛言：“善男子，汝今谛听我说：菩提者，本无名字言说。何以故？于菩提中，名字言说不可得故，心及众生亦复如是。若如是知，名菩提心。菩提者，非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心；及众生，亦非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若知此义，是名菩萨。然于其中亦不可得，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是名得菩提心。如阿罗汉得阿罗汉果，而于此中都无所得，唯除随俗说言得果，于一切法皆无所得；得菩提心亦复如是，为欲引摄初业菩萨故说菩提心，然于其中无心无心名，无菩提无菩提名，无众生无众生名，无声闻无声闻名，无独觉无独觉名，无菩萨无菩萨名，无如来无如来名，无有为无有为名，无无为无无为名，无现得无当得。

“善男子，我今依言说如是敷演：若有诸众生，善根广大超诸众生，如须弥山出过一切，是初发心为施波罗蜜因；犹如大地善能安住一切事业，是第二发心为戒波罗蜜因；志意勇猛安受烦恼，如师子王威伏众兽身无怖畏，是第三发心为忍波罗蜜因；势力雄迅能伏烦恼，如那罗延摧伏异众，是第四发心为精进波罗蜜因；功德善根种种开发，如波利质多、俱鞞陀罗树其花开敷，是第五发心为禅波罗蜜因；除去痴暗，犹如日轮光明无边，是第六发心为般若波罗蜜因；功德意乐一切庄严皆得圆满，如大商主丰足财物，能以巧便拔众险难，是第七发心为方便波罗蜜因；障碍除灭，意乐具足如净满月，是第八发心为力波罗蜜因；佛土众生皆悉严净，善法备足所作成办，譬如贫人得无尽藏所愿圆满，是第九发心为愿波罗蜜因；福智无边犹如虚空，于法自在如转轮王已受灌顶，是

第十发心为智波罗蜜因。善男子，若此十种发心修习成就，名为菩萨，名为最胜众生，无障碍众生，非下劣众生。然以实义不可得故，故于其中无众生、无心、无菩提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行施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信根，二者、信力，三者、意乐，四者、增上意乐，五者、饶益众生，六者、大慈，七者、大悲，八者、行四摄法，九者、爱乐佛法，十者、求一切智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戒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身业清净，二者、语业清净，三者、意业清净，四者、无怨害心，五者、净除恶趣，六者、远离八难，七者、超诸声闻、辟支佛地，八者、安住佛功德，九者、满诸希望，十者、成就大愿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忍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舍离瞋恚，二者、不计其身，三者、不计其命，四者、信解，五者、成熟众生，六者、慈力，七者、随顺法忍，八者、甚深法忍，九者、广大胜忍，十者、破无明暗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精进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随诸众生所作而作，二者、身口意业常生随喜，三者、无懈怠，四者、务进趣，五者、修正勤，六者、修念处，七者、破烦恼怨，八者、观察诸法，九者、成熟一切众生，十者、求一切智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禅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安住善法，二者、心缘一境，三者、缘境等至，四者、正定，五者、禅解脱，六者、定根，七者、定力，八者、坏烦恼怨，九者、定聚圆满，十者、护法三昧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善观察诸阴，二者、善观察界处，三者、正见，四者、正念，五者、了知圣谛，六者、舍离诸见，七者、慧根，八者、无生法忍，九者、慧力，十者、无障碍智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方便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入诸众生心行欲乐，二者、以力加诸众生，三者、大慈大悲，四者、成熟众生而无厌倦，五者、舍离声闻、辟支佛地，六者、殊胜智见，七者、修习诸波罗蜜，八者、如实观诸法，九者、摄不思议力，十者、不退转地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力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知一切众生心行稠林，二者、知一切众生烦恼行稠林，三者、知一切众生意乐胜解行稠林，四者、知一切众生根行稠林，五者、知一切众生种种界行稠林，六者、知一切众生随烦恼行稠林，七者、知一切众生死生行稠林，八者、知一切众生三世业报行稠林，九者、知一切众生习气烦恼行稠林，十者、以无疲倦心成熟众生诸根行稠林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愿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知一切法无生，二者、知一切法无相，三者、知一切法无灭，四者、知一切法无所有，五者、于一切法无执著，六者、知一切法无来，七者、知一切法无去，八者、知一切法无自性，九者、知一切法无初中后平等，十者、于一切法初中后无分别。是为十。

“善男子，菩萨行智波罗蜜，以十法为首：一者、于一切法善能了知决择，二者、善能圆满白法，三者、积习菩萨无量资粮，四者、成就广大福智资粮，五者、大悲圆满，六者、入种种差别世界，七者、入一切众生诸烦恼行，八者、作意入如来境界，九者、趣入十力无畏不共佛法殊胜境界，十者、受灌顶位成就一切智最胜之相。是为十。善男子，是为诸菩萨摩诃萨行十波罗蜜皆以十法为首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云何为波罗蜜义？所谓明示超过一切声闻、独觉所行故，广大圆满如来智故，于有为无为不执著故，如实了知生死过故，诸未觉者悉令觉故，得如来无尽法藏故，得无碍解脱故，以布施度脱诸众生故，以持戒圆满本誓愿故，以忍辱具足端严相故，以精进究竟诸佛法故，以禅定出生四无量故，以般若灭除诸烦恼故，以方便积集诸佛法故，以愿能令佛法圆满故，以力能令众生净信故，以智具足如来一切智故，得无生法忍故，得不退转地故，净治佛刹故，成熟众生故，于菩提道场圆满一切如来智故，降伏众魔故，游四神足故，于生死、涅槃俱无住故，超过一切声闻、独觉、菩萨功德故，摧伏一切诸异论故，成就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不共佛法故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故，转十二种法轮故，如是一切是波罗蜜义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将住初欢喜地先有是相，见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百千亿那由他众宝伏藏。菩萨将住第二离垢地先有是相，见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，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众宝莲花清净严饰。菩萨将住第三明地先有是相，见于自身被甲持杖，勇猛坚固摧伏怨敌。菩萨将住第四焰地先有是相，见四方风吹种种名华布散于地。菩萨将住第五难胜地先有是相，见于女人首戴阿提目多花鬘、婆利师迦华鬘、瞻葡迦华鬘，身佩种种众庄严具。菩萨将住第六现前地先有是相，见于花池八功德水，澄净盈满，底布金沙，宝阶四道，又于池中有优钵罗华、波头摩华、拘勿头华，复见分陀利华而为庄严，复见自身于中游戏。菩萨将住第七远行地先有是相，见于自身左右两边皆有地狱，从彼超过无所伤害。菩萨将住第八不动地先有是相，见自身两肩被师子王相，一切诸兽悉皆怖畏。菩萨将住第九善慧地先有是相，见于自身为转轮王以正法教化，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王之所围绕，种种宝严鲜白之盖盖菩萨上。菩萨将住第十法云地先有是相，见于自身为真金色，具足如来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圆光一寻，安处高广师子之座，无量百千亿那由他梵天前后围绕，恭敬供养而听说法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以三昧力，显现如

是十地先相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初地菩萨圆满施波罗蜜，二地菩萨圆满戒波罗蜜，三地菩萨圆满忍波罗蜜，四地菩萨圆满精进波罗蜜，五地菩萨圆满禅波罗蜜，六地菩萨圆满般若波罗蜜，七地菩萨圆满方便波罗蜜，八地菩萨圆满力波罗蜜，九地菩萨圆满愿波罗蜜，十地菩萨圆满智波罗蜜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初发心得现宝三昧，第二发心得善住三昧，第三发心得不动三昧，第四发心得不退转三昧，第五发心得宝花三昧，第六发心得日轮光明三昧，第七发心得成就一切义三昧，第八发心得智炬三昧，第九发心得现证佛法三昧，第十发心得首楞严三昧。

“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于初地中得殊胜加持陀罗尼，第二地中得无能胜陀罗尼，第三地中得善住陀罗尼，第四地中得不可坏陀罗尼，第五地中得无垢陀罗尼，第六地中得智轮灯陀罗尼，第七地中得殊胜行陀罗尼，第八地中得清净分别陀罗尼，第九地中得示现无边法门陀罗尼，第十地中得无尽法藏陀罗尼。”

尔时，会中有一天子，名无碍光明师子幢，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，白佛言：“希有世尊！希有善逝！如是法门甚深广大，而能含摄一切佛法。”

于是，佛告无碍光明师子幢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善男子，若有菩萨于此法门暂能听受，必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彼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曾种诸善根故，成熟诸善根故，得闻如是经典，为是经典之所印故。善男子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此经典，所种善根悉皆清净，当得不舍离见佛闻法、供养众僧、成熟众生，得不舍离海印陀罗尼，得不舍离出现无尽陀罗尼，得不舍离入众生欲乐心行陀罗尼，得不舍离清净日光幢陀罗尼，得不舍离无垢月光幢陀罗尼，得不舍离息一切结陀罗尼，得不舍离摧灭无边坚如金刚山烦恼陀罗尼，得不舍离入平等法性言说陀罗尼，得不舍离入真实语言音声陀罗尼，得不舍离如虚空显现无边清净印所印陀罗尼，得不舍离成就显现无边佛身陀罗尼。善男子，若菩萨成就如是诸陀罗尼，能于十方一切刹土，变现佛身教化众生；然于法性而无来去，亦复无有教化众生，于所说法不著文字平等无动，虽现身生死而无起灭，亦无少法有去来者，了知诸行本来寂静安住佛法。何以故？彼一切诸法无分别故。”

说是法时，众中三万菩萨得无生法忍，无量菩萨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获不退转，无量众生发菩提心，无量比丘得法眼净。佛说此经已，无尽慧菩萨，及诸比丘，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、乾闼婆等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文殊说般若会第四十六之一 梁三藏曼陀罗仙译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，菩萨摩诃萨十千人俱——以大庄严而自庄严，皆悉已住不退转地，其名曰：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无碍辩菩萨、不舍担菩萨，与如是等大菩萨俱。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，明相现时从其住处，来诣佛所在外而立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、大目揵连、摩诃迦葉、摩诃迦栴延、摩诃拘絺罗，如是等诸大声闻，各从住处俱诣佛所在外而立。佛知众会皆悉集已。

尔时，如来从住处出，敷座而坐，告舍利弗：“汝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文殊师利童真菩萨，先已至此住门外立，我实于后晚来到耳！”

尔时，世尊问文殊师利：“汝实先来到此住处，欲见如来耶？”

文殊师利即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我实来此欲见如来。何以故？我乐正观利益众生。我观如来如如相、不异相，不动相、不作相，无生相、无灭相，不有相、不无相，不在方、不离方，非三世、非不三世，非二相、非不二相，非垢相、非净相，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若能如是见于如来，心无所取、亦无不取，非积聚、非不积聚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：“若能如是，如汝所说见如来者，甚为希有！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，而心不取众生之相；化一切众生向于涅槃，而亦不取向于涅槃相；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，而心不见庄严之相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语舍利弗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虽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，心恒不见有众生相；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，而众生界亦不增不减。假使一佛住世，若一劫若过一劫，如此一佛世界，复有无量无边恒河沙诸佛，如是一一佛，若一劫若过一劫，昼夜说法心不暂息，各各度于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，而众生界亦不增不减；乃至十方诸佛世界亦复如是，一一诸佛说法教化，各度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，于众生界亦不增不减。何以故？众生定相不可得故，是故众生界不增不减。”

舍利弗复语文殊师利言：“若众生界不增不减，何以故菩萨为诸众生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常行说法？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若诸众生悉空相者，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众生而为说法。何以故？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故。”

尔时，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若无众生，云何说有众生及众生界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众生界相如诸佛界。”

又问：“众生界者是有量耶？”

答曰：“众生界量如佛界量。”

又问：“众生界量有处所不？”

答曰：“众生界量不可思议。”

又问：“众生界相为有住不？”

答曰：“众生无住，犹如空住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如是修般若波罗蜜时，当云何住般若波罗蜜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以不住法为住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复问文殊师利：“云何不住法名住般若波罗蜜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以无住相即住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复告文殊师利：“如是住般若波罗蜜时，是诸善根，云何增长？云何损减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能如是住般若波罗蜜，于诸善根无增无减，于一切法亦无增无减，是般若波罗蜜性相亦无增无减。世尊，如是修般若波罗蜜，则不舍凡夫法，亦不取贤圣法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。如是修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涅槃可乐、生死可厌。何以故？不见生死，况复厌离？不见涅槃，何况乐著？如是修般若波罗蜜，不见垢恼可舍，亦不见功德可取，于一切法心无增减。何以故？不见法界有增减故。世尊，若能如是，是名修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不见诸法有生有灭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不见诸法有增有减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心无希取，不见法相有可取者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世尊，不见好丑，不生高下，不作取舍。何以故？法无好丑，离诸相故；法无高下，等法性故；法无取舍，住实际故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是诸佛法得不胜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我不见诸法有胜如相，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知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来正觉自证空法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空法中当有胜如而可得耶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如汝所说是真法乎？”谓文殊师利言：“阿耨多罗是名佛法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佛所说，阿耨多罗是名佛法。何以故？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修般若波罗蜜，不名法器，非化凡夫法，亦非佛法，非增长法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世尊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有法可分别思惟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于佛法不思惟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如我思惟不见佛法，亦不可分别是凡夫法、是声闻法、是辟支佛法，如是名为无上佛法。复次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凡夫相，不见佛法相，不见诸法有决定相，是为修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欲界，不见色界，不见无色界，不见寂灭界。何以故？不见有法是尽灭相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言见作恩者，不见报恩者，思惟二相心无分别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是佛法可取，不见是凡夫法可舍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复次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凡夫法可灭，亦不见佛法而心证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能如是善说甚深般若波罗蜜相，是诸菩萨摩诃萨所学法印；乃至声闻、缘觉学无学人，亦当不离是印而修道果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若人得闻是法不惊不畏者，不从千佛所种诸善根，乃至百千万亿佛所久殖德本，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更说般若波罗蜜义。”

佛言：“便说。”

“世尊，修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法是应住、是不应住，亦不见境界可取舍相。何以故？如诸如来不见一切法境界相故，乃至不见诸佛境界，况取声闻、缘觉、凡夫境界？不取思议相，亦不取不思议相，不见诸法有若干相，自证空法不可思议，如是菩萨摩诃萨，皆已供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种诸善根，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。复次，修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缚、不见解，而于凡夫乃至三乘不见差别相，是修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已供养几所诸佛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我及诸佛如幻化相，不见供养及与受者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今可不住佛乘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我思惟不见一法，云何当得住于佛乘？”
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不得佛乘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佛乘者，但有名字，非可得亦不可见，我云何得？”

佛言：“文殊师利，汝得无碍智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我即无碍，云何以无碍而得无碍？”

佛言：“汝坐道场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一切如来不坐道场，我今云何独坐道场？何以故？现见诸法住实际故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名实际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身见等是实际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身见是实际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身见如相，非实非不实，不来不去，亦身非身，是名实际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于斯义谛了决定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何以故？能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相，心不惊不怖、不没不悔。”

弥勒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，具足法相，是即近于佛坐。何以故？如来现觉此法相故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，能不惊不怖、不没不悔，当知此人即是见佛。”

尔时，复有无相优婆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凡夫法、声闻法、辟支佛法、佛法，是诸法皆无相，是故于所从闻般若波罗蜜，皆不惊不怖、不没不悔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本无相故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善男子、善女人若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，心得决定，不惊不怖、不没不悔，当知是人即住不退转地。若人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，不惊不怖，信乐听受，欢欣不厌，是即具足檀波罗蜜、尸波罗蜜、羼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亦能为他显示分别，如说修行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观何义，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我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不住佛乘，云何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如我所说即菩提相。”

佛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能于是甚深法中，巧说斯义。汝于先佛久种善根，以无相法净修梵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见有相则言无相，我今不见有相，亦不见无相，云何而言以无相法净修梵行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见声闻戒耶？”

答曰：“见。”

佛言：“汝云何见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我不作凡夫见、不作圣人见，不作学见、不作无学见，不作大见、不作小见，不作调伏见、不作不调伏见，非见、非不见。”

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：“汝今如是观声闻乘，若观佛乘，当复云何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见菩萨法，不见修行菩提及证菩提者。”

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：“云何名佛？云何观佛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云何为我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我者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我但有名字，佛亦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即是菩提，不以名字而求菩提，菩提之相无言无说。何以故？言说、菩提二俱空故。复次，舍利弗，汝问云何名佛，云何观佛者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非名非相，是名为佛。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，唯有智者，乃能知耳！是名观佛。”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六 梁三藏曼陀罗仙译 文殊师利说般若会第四十六之二

尔时，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，非初学菩萨所能了知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非但初学菩萨所不能知，及诸二乘所作已办者，亦未能了知，如是说法无能知者。何以故？菩提之相，实无有法而可知故，无见无闻，无得无念，无生无灭，无说无听。如是菩提性相空寂，无证无知，无形无相，云何当有得菩提者？”

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：“佛于法界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也，舍利弗。何以故？世尊即是法界。若以法界证法界者，即是诤论。舍利弗，法界之相即是菩提。何以故？是法界中无众生相故，一切法空故，一切法空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分别故。舍利弗，无分别中则无知者，若无知者，即无言无说；无言说相，即非有非无，非知非不知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一切诸法不见处所决定性故，如逆罪相不可思议。何以故？诸法实相不可坏故，如是逆罪亦无本性，不生天上，不堕地狱，亦不入涅槃。何以故？一切业缘皆住实际，不来不去，非因果非不因果。何以故？法界无边无前无后故。是故，舍利弗，若见犯重比丘不堕地狱，清净行者不入涅槃；如是，比丘，非应供、非不应供，非尽漏、非不尽漏。何以故？于诸法中住平等故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云何名不退法忍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见少法有生灭相，名不退法忍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云何复名不调比丘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漏尽阿罗汉是名不调。何以故？诸结已尽，更无所调，故名不调。若过心行，名为凡夫。何以故？凡夫众生不顺法界，是故名过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为我善解漏尽阿罗汉义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如是，我即漏尽真阿罗汉。何以故？断求声闻欲及辟支佛欲，以是因缘故，名漏尽得阿罗汉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诸菩萨等坐道场时，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菩萨坐于道场，无有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如菩提相，无有少法而可得者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无相菩提，谁能坐者？亦无起者！以是因缘，不见菩萨坐于道场，亦不觉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菩提即五逆，五逆即菩提。何以故？菩提、五逆无二相故。无觉无觉者，无见无见者，无知无知者，无分别无分别者，如是之相名为菩提；见五逆相亦复如是。若言见有菩提而取证者，当知此辈即是增上慢人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文殊师利：“汝言我是如来，亦谓我为如来乎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也，世尊，我不谓如来为如来耶！无有如相可名为如，亦无如来智能知于如。何以故？如来及智无二相故。空为如来，但有名字，我当云何谓是如来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疑如来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我观如来无决定性，无生无灭故无所疑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今不谓如来出现于世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有如来出现世者，一切法界亦应出现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谓恒沙诸佛入涅槃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诸佛一相不可思议。”

佛语文殊师利：“如是，如是，佛是一相不思议相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今住世耶？”

佛语文殊师利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佛住世，恒沙诸佛亦应住世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皆同一相不思议相，不思议相者无生无灭。若未来诸佛出兴于世，一切诸佛亦皆出世。何以故？不思议中，无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相，但众生取著谓有出世，谓佛灭度。”

佛语文殊师利：“此是如来、阿罗汉、阿鞞跋致菩萨所解。何以故？是三种人闻甚深法，能不诽谤，亦不赞叹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不思议，谁当诽谤？谁当赞叹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如来不思议，凡夫亦不思议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凡夫亦不思议耶？”

佛言：“亦不思议。何以故？一切心相皆不思议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如是说如来不思议，凡夫亦不思议，今无数诸佛求于涅槃，徒自疲劳。何以故？不思议法即是涅槃，等无异故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凡夫不思议，诸佛不思议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久习善根，近善知识，乃能了知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欲使如来于诸众生为最胜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我欲使如来于诸众生为最第一，但众生相亦不可得。”

佛言：“汝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，而于诸法无成就者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耶？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欲使如来说法教化，而是说及听者皆不可得。何以故？住法界故。法界、众生无差别相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欲使如来为无上福田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来是无尽福田、是无尽相，无尽相即无上福田。非福田、非不福田，是名福田。无有明闇生灭等相，是名福田。若能如是解福田相，深殖善种，亦无增无减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云何殖种不增不减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福田之相不可思议！若人于中如法修善，亦不可思议！如是殖种名无增无减，亦是无上最胜福田。”

尔时，大地以佛神力，六种振动现无常相。一万六千人，皆得无生法忍；七百比丘、三千优婆塞、四万亿优婆夷、六千亿那由他六欲诸天，远尘离垢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阿难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缘故，如是大地六种振动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我说福田无差别相，故现斯瑞。往昔诸佛，亦于此处作如是说，福田之相利益众生，一切世界六种振动。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文殊师利是不可思议。何以故？所说法相不可思议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如是，如是，如舍利弗言，汝之所说实不思议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不思议不可说，思议亦不可说，如是思议、不思议性俱不可说。一切声相非思议，亦非不可思议。”

佛言：“汝入不思议三昧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我即不思议，不见有心能思议者，云何而言入不思议三昧？我初发心欲入是定，而今思惟，实无心相而入三昧。如人学射，久习则巧，后虽无心，以久习故箭发皆中；我亦如是，初学不思议三昧，系心一缘，若久习成就，更无心想，恒与定俱。”

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：“更有胜妙寂灭定不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有不思议定者，汝可问言，更有寂灭定不？如我意解，不可思议定尚不可得，云何问有寂灭定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思议定不可得耶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思议定者是可得相，不思议定者不可得相，一切众生实成就不思议定。何以故？一切心相即非心故，是名不思议定。是故一切众生相及不思议三昧相，等无分别。”

佛赞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于诸佛，久殖善根，净修梵行，乃能演说甚深三昧。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罗蜜中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我住般若波罗蜜中能作是说，即是有想便住我想，若住有想、我想中者，般若波罗蜜便有处所；般若波罗蜜若住于无，亦是我想，亦名处所；离此二处，住无所住，如诸佛住，安处寂灭非思议境界，如是不思议名般若波罗蜜住处。般若波罗蜜处，一切法无相，一切法无作。般若波罗蜜即不思议，不思议即法界，法界即无相，无相即不思议，不思议即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即法界，无二无别；无二无别即法界，法界即无相，无相即般若波罗蜜界，般若波罗蜜界即不思议界，不思议界即无生无灭界，无生无灭界即不思议界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来界及我界即不二相，如是修般若波罗蜜者，则不求菩提。何以故？菩提相离，即是般若波罗蜜故。世尊，若知我相而不可著，无知无著是佛所知，不可思议无知无著即佛所知。何以故？知体本性无所有相，云何能转法界？若知本性无体无著者，即名无物；若无有物，是无处所无依无住；无依无住，即无生无灭；无生无灭，即是有为无为功德。若如是知则无心想，无心想者，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？无知即不思议，不思议者是佛所知，亦无取无不取，不见三世去来等相，不取生灭及诸起作，亦不断不常。如是知者，是名正智不思议智；如虚空无此无彼，不可比类，无好恶，无等等，无相无貌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若如是知，名不退智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无作智名不退智。犹如金矿，先加锤打方知好恶，若不治打无能知者；不退智相亦复如是，要行境界，不念不著，无起无作，具足不动不生不灭，尔乃显现。”

尔时，佛告文殊师利言：“如诸如来自说己智，谁当能信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智者，非涅槃法，非生死法；是寂灭行，是无动行；不断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亦非不断。何以故？无尽无灭，不离生死，亦非不离，不修道、非不修道，作是解者，名为正信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，深解斯义。”

尔时，摩诃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于当来世，若说如是甚深正法，谁能信解，如闻受行？”

佛告迦葉：“今此会中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得闻此经者，如是人等于未来世，若闻是法必能信解，于甚深般若波罗蜜乃能读诵信解受持，亦能为他人分别演说。譬如长者失摩尼宝，忧愁苦恼；后若还得，心甚欢喜。如是，迦葉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，亦复如是，有信乐心，若不闻法则生苦恼；若得闻时信解受持，常乐读诵甚大欢喜。当知此人即是见佛，亦即亲近供养诸佛。”

佛告迦葉：“譬如忉利天上波利质多罗树疱初出时，是中诸天见是树已皆大欢喜：‘此树不久必当开敷。’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得闻般若波罗蜜，能生信解，亦复如是：‘此人不久，亦当开敷一切佛法。’于当来世，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闻般若波罗蜜，信受读诵，心不悔没，当知是人已从此会听受是经，亦能为人聚落城邑广说流布，当知是人佛所护念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中，有能信乐无疑惑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过去诸佛，久已修学殖诸善根。

“譬如有人以手穿珠，忽遇无上真摩尼宝，心大欢喜，当知是人必已曾见。如是，迦葉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修学余法，忽然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，能生欢喜亦复如是，当知此人已曾闻故。若有众生，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，心能信受生大欢喜，如是人等亦曾亲近无数诸佛，从闻般若波罗蜜已修学故。

“譬如有人先所遥见城邑聚落，后若闻人赞叹彼城所有园苑、种种池泉、华果林树，男女人民皆可爱乐；是人闻已即大欢喜，更劝令说是城园苑众好严饰，杂华池泉多诸甘果，种种珍妙一切爱乐；是人得闻重甚欢喜，如是之人皆曾见故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有闻般若波罗蜜，信心听受能生欢喜，乐闻不厌而更劝说，当知此辈，已从文殊师利曾闻如是深般若波罗蜜故。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将来世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，信乐听受，以是相故，当知此人亦于过去佛所，曾闻修学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说诸法无作无相，第一寂灭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有能如是谛了斯义，如闻而说，为诸如来之所赞叹，不违法相，是即佛说，亦是炽然般若波罗蜜相，亦名炽然具足佛法，通达实相不可思议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我本行菩萨道时修诸善根，欲住阿鞞跋致地，当学般若波罗蜜；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解一切法相，欲知一切众生心界，皆悉同等当学般若波罗蜜。文殊师利，欲学一切佛法具足无碍，当学般

若波罗蜜；欲学一切佛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相好威仪，无量法式，当学般若波罗蜜；欲知一切佛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一切法式及诸威仪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是空法中，不见诸佛菩提等故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知如是等相无疑惑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若生若灭、若垢若净，是故善男子、善女人应作如是学般若波罗蜜。欲知一切法无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等相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法界性相无三世故。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无挂碍，当学般若波罗蜜；欲得三转十二行法轮，亦自证知而不取著，当学般若波罗蜜；欲得慈心遍覆一切众生而无限齐，亦不作念有众生相，当学般若波罗蜜；欲得于一切众生不起诤论，亦复不取无诤论相，当学般若波罗蜜；欲知是处非处十力无畏，住佛智慧得无碍辩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观正法无为无相，无得无利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知者、无见者、无作者，不见般若波罗蜜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境界，非证、非不证，不作戏论，无有分别，一切法无尽离尽，无凡夫法，无声闻法，无辟支佛法，佛法非得非不得，不舍生死，不证涅槃，非思议、非不思议，非作、非不作。法相如是，不知云何当学般若波罗蜜？”

尔时，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若能如是知诸法相，是名学般若波罗蜜。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，得是三昧已，照明一切甚深佛法，及知一切诸佛名字，亦悉了达诸佛世界无有障碍，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故名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言：“般若波罗蜜，无边无际，无名无相，非思量，无归依，无洲无渚，无犯无福，无晦无明，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亦名菩萨摩诃萨行处，非行处、非不行处，悉入一乘名非行处。何以故？无念无作故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云何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”

佛言文殊师利：“如般若波罗蜜中所说行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有一行三昧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修是三昧者，亦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名一行三昧？”

佛言：“法界一相系缘法界，是名一行三昧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，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，然后能入一行三昧，如法界缘，不退不坏不思议，无碍无相。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，应处空闲，舍诸乱意，不取相貌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；随佛方所端身正向，能于一佛念念相续，即是念中，能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。何以故？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。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，皆乘一如

成最正觉，悉具无量功德、无量辩才。如是入一行三昧者，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。阿难所闻佛法，得念总持，辩才智慧，于声闻中虽为最胜，犹住量数则有限碍。若得一行三昧，诸经法门一一分别，皆悉了知决定无碍，昼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，若比阿难多闻辩才，百千等分不及其一。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：‘我当云何逮得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？’”

佛言：“菩萨摩诃萨当念一行三昧，常勤精进而不懈怠，如是次第渐渐修学，则能得入一行三昧，不可思议功德作证。除谤正法，不信恶业重罪障者，所不能入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譬如有人得摩尼珠，示其珠师，珠师答言：‘此是无价真摩尼宝。’即求师言：‘为我治磨，勿失光色。’珠师治已，随其磨时，珠色光明映彻表里。文殊师利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修学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，随修学时知诸法相，明达无碍功德增长，亦复如是。文殊师利，譬如日轮，光明遍满无有灭相；若得一行三昧，悉能具足一切功德无有缺少，亦复如是，照明佛法如日轮光。文殊师利，我所说法皆是一味，离味、解脱味、寂灭味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，其所演说亦是一味，离味、解脱味、寂灭味，随顺正法无错谬相。文殊师利，若菩萨摩诃萨得是一行三昧，皆悉满足助道之法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菩萨摩诃萨不见法界有分别相及以一相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不可思议。是菩提中亦无得佛，如是知者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，不生惊怖，亦不疑惑，如是忍者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如是因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”

佛言：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以因得，不以非因得。何以故？不思议界，不以因得，不以非因得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如是说不生懈怠，当知是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。是故比丘、比丘尼，闻说是甚深般若波罗蜜，不生惊怖，即是从佛出家。若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，心不惊怖，即是成就真归依处。文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不习甚深般若波罗蜜，即是不修佛乘。譬如大地，一切药木皆依地生长；文殊师利，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一切善根皆依般若波罗蜜而得增长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相违背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阎浮提城邑聚落，当于何处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？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今此会中若有人闻般若波罗蜜，皆发誓言，于未来世常得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从是信解未来世中能听是经，当知是人不从余小善根中来，所能堪受闻已欢喜。文殊师利，若复有人从汝听是般若波罗蜜，应作是言：‘此般若波罗蜜中，无声

闻、辟支佛、菩萨法、佛法，亦无凡夫生灭等法。’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来问我言：‘云何如来说般若波罗蜜？’我当答言：‘一切说法无诤论相，云何如来当说般若波罗蜜？何以故？不见有法可与诤论，亦无众生心识能知。’复次，世尊，我当更说究竟实际。何以故？一切法相同入实际，阿罗汉无别胜法。何以故？阿罗汉法、凡夫法，不一不异故。复次，世尊，如是说法，无有众生已得涅槃、今得、当得。何以故？无有决定众生相故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人欲闻般若波罗蜜，我当作如是说：‘其有听者，不念不著，无闻无得，当如幻人无所分别。’如是说者是真说法。是故听者莫作二相，不舍诸见而修佛法，不取佛法，不舍凡夫法。何以故？佛及凡夫二法相空，无取舍故。若人问我，当作是说，如是安慰，如是建立。善男子、善女人应如是问，作如是住，心不退没，当知法相随顺般若波罗蜜说。”

尔时，世尊赞叹文殊师利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见诸佛，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；欲亲近诸佛如法供养，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。若欲言如来是我世尊，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；若言如来非我世尊，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。若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；若欲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。若欲成就一切三昧，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；若欲不成就一切三昧，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无作三昧无异相故，一切法无生无出故。若欲知一切法假名，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。若欲知一切众生修菩提道不求菩提相，心不退没，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。何以故？一切法皆菩提相故。若欲知一切众生行非行相，非行即菩提，菩提即法界，法界即实际，心不退没，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。若欲知一切如来神通变化，无相无碍，亦无方所，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。”

佛告文殊师利：“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欲得不堕恶趣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一四句偈受持读诵，为他解说随顺实相，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知决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则住佛国。若闻如是般若波罗蜜，不惊不畏，心生信解，当知此辈佛所印可，是佛所行大乘法印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学此法印，超过恶趣，不入声闻、辟支佛道，以超过故。”

尔时，帝释三十三天，以天妙花、优钵罗花、拘物头花、分陀利花、天曼陀罗华等，天栴檀香及余末香，种种金宝，作天妓乐，为供养般若波罗蜜，并诸如来及文殊师利，以散其上；作是供养已：“愿我常闻般若波罗蜜法印。”释提桓因复作是愿：“愿阎浮提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常使得闻是经，决定佛法，皆令信解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一

切诸天为作拥护。”

尔时，佛告释提桓因言：“憍尸迦，如是，如是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当得决定诸佛菩提。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是受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得大利益功德无量。”

尔时，以佛神力，一切大地六反震动。佛时微笑，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即是如来印般若波罗蜜相。”

佛言文殊师利：“如是，如是，说般若波罗蜜已皆现此瑞，为印般若波罗蜜故，使人受持，令无赞毁。何以故？无相法印不可赞毁。我今以是法印，令诸天魔不能得便。”

佛说是经已，尔时诸大菩萨及四部众，闻说般若波罗蜜，欢喜奉行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七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宝髻菩萨会第四十七之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祇灵鹫山，与大比丘众四万二千，菩萨八万四千俱——各从十方诸佛世界而来集会，皆已通达一生补处，得无所著、无所挂碍，从勇猛伏三昧出生，获上莲华三昧、金刚道场三昧、善坚住三昧、淳淑修三昧、幢英王三昧、金刚三昧、净德事三昧，分别权行，皆得亲近诸佛之法，在佛树下多所降伏，度诸魔界而得建立诸佛之土，逮成无尽所说总持，得知众生一切根原，以妙辩才可悦诸心，为师子步猛无所畏，若入众会应顺时宜宣文字句，成就诸行则以威相而自严饰，舍于世财，弃诸外道，功勋显布声彻十方，诸佛咨嗟德不可量，悉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而成，从无数劫百千那术修治道业，睹见一切众生之疾，应病与药皆令疗愈，入于深妙明缘起法，以舍断灭有常之事，其行清净志无瑕秽，心性鲜明开化群生，各各摄护令得其所，晓了教诲意得自在，势力坚强不毁慈心，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惭愧智慧，具足七财欲化众生，以善方便现处闲居，所用修力善誓诸愿，圣德无量心如虚空，其名曰：光观菩萨、常明曜菩萨、光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师子意菩萨、师子步菩萨、师子雷音菩萨、尊意菩萨、金刚意菩萨、金刚步菩萨、金刚幢菩萨、金刚志菩萨、步不动迹菩萨、独步世菩萨、善明菩萨、莲华目菩萨、莲华净菩萨、宝净菩萨、钩璎菩萨、宝幢菩萨、宝事菩萨、宝印手菩萨、德曜王菩萨、净王菩萨、执离意王菩萨、电光严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濡音菩萨、雨音菩萨、不离音菩萨、意净菩萨、电音菩萨、解缚菩萨等；十六正士溥首之等，六十圣士众香首等，三十有二清净行士慈氏之等，皆是贤劫诸菩萨也。降魔天子、净复净天子、善妙天子、贤护天子、获胜天子、意胜天子、寂化音天子、善思天子，等类二万皆悉大乘。四天王、天帝释、忍迹梵天、魔子导师、濡美天子，并余诸

天、龙、神、揵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睺勒等及人非人，不可称计。

彼时，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之众眷属围绕而为说经，坐大清净师子之床，勇猛无畏为师子吼，如日普照，若月盛明，如火消冥，其座晖赫威光巍巍超踰释梵，佛身特显犹须弥山现于大海，所说经典上中意语靡不妙善，义美具足，究竟清净，常修梵行，广演恩慈，宣菩萨行，讲菩萨法，所当遵修名曰净行。

尔时，东方去此佛国九百二十万佛土，世界名善变，其佛号净住如来至真等正觉，现在说法。时，佛左右有一菩萨，名罗陀邻那朱，与八千菩萨俱，于其佛土忽然不现，至此忍界住于梵天，以一宝盖覆斯三千大千忍土，普雨天花其色若干在于梵天，而说颂曰：

“诸天人民获善利， 心愿见佛释师子，

为消恼热诸俗事， 心愿坚固志佛道。

无数菩萨如江沙， 以精进力行超越，

降伏魔众亿百千， 得成佛道离垢忧。

吾从东方而发来， 其世界名曰善变，

在彼净住佛左右， 欲得稽首释师子。

假使有人欲听法， 若睹十方诸菩萨，

设欲归礼彼世尊， 速疾来到灵鹫山。

诸导师众难得遇， 经典之要甚难值，

人身难得及闲暇， 笃信禁戒诚亦难。

假使今时造德本， 则见众生处邪冥，

便能开心令灭度， 速行俱诣于最胜。

若欲解弃三恶道， 获致安隐天人处，

逮得无为消生死， 则当往诣无等伦。

为良医王施甘露， 尊犹导师示正路，

彼为法王执尊宝， 降伏一切众生趣。”

于时，宝髻说斯颂已，以此颂音告于三千大千世界。贤者舍利弗闻说斯颂，前白佛言：“惟然！世尊，此妙颂义为从何出？”

佛言：“东方去此九百二十万佛土界名善变，佛号净住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现在说法。其佛左右有菩萨名宝髻，与八千菩萨俱，到此忍界欲来见佛，稽首问讯，咨受经典，并欲见十方诸会菩萨，故住梵天说此颂耳！斯颂之音，普闻三千大千世界，令无央数众生之类殖众德本，俱来诣佛。”

于是，宝髻与八千菩萨及无央数诸天子众，周匝围绕，鼓百千妓，雨诸妙花，演大光明动三千界，往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各绕七匝正住佛前。八千菩萨亦复如是，诸天子众悉皆侍从。宝髻菩萨前白佛言：“唯然！世尊，净住如来敬问无量，所志康宁，住于轻便势力安乎？蒙天中天鄙身诣此，愿垂恩慈，为诸菩萨大士之众，班宣道教所当应行。菩萨住此，得究竟成，具足清净，而普被服一切德铠，积累众善平等之行净修其身，皆见一切群生所念，观其相行而随开化则以智慧，为淫怒痴而讲说法令致妙行，若有众人住于邪法，便为演示平等之教。为诸如来所见覆盖，众生之类皆得蒙赖，一切诸魔不能得便，逮睹诸佛无所挂碍，敢可遵修皆成如来清净之行，如此之义何因致乎？”

佛告宝髻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族姓子，乃问如来如此之义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解说，诸菩萨等所行清净。”宝髻菩萨与诸大众受教而听。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有四事法所行清净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行度无极，二曰、常当遵修诸佛道品，三曰、具足神通，四曰、开化众生。是为四。行度无极，所可劝助，靡不周普入众德本；道品法者，游于大慈，晓了应时，慧之所入；具神通者，分别人民心念所行善恶之业；化众生者，大哀坚固，明识志性之所归趣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施度无极所行清净？谓所可习悭贪之心，皆弃捐之；习布施心，已能放舍坏于贪懿瑕秽之事；兴劝布施，一切所有惠而不吝。彼行施已，而于四事不造若干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众生之类无有若干，二曰、一切经法不各各异，三曰、所可劝助亦无差别，四曰、志性所施亦无若干。彼何谓于诸众生无有若干？不兴此念：‘吾当施某，不施于甲。施某福多，施甲福少。厚施于某，薄施于甲。好供施某，趣施于甲。常当施某，时一施甲。亲自斟酌授与于某，不自劳身授与于甲。尽用施某，粗施于甲。此人奉戒，斯人毁禁。此人众祐，斯人寡祐。此人能毕众祐之德，斯人不能。此人修正，斯人行邪。此人奉行平等之业，斯人堕落反邪之业。’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族姓子，菩萨布施，皆当弃捐如是辈心，修平等志，不怀若干，常念众生等心应之，而以开化平意识戒，慈悲喜护无所遗忘。所谓等者，犹如虚空都无增减，是谓众生无有若干。”

佛告宝髻：“何谓诸法不各各异？假使说法而宣平等，亦不念言：‘奉修法者，吾当与经；不能顺法则不授也。若使普备一切法者，吾当与之；不能具法，吾不与也。’欲兴道教行法施者，施于凡夫不谓损耗，于圣贤不谓长益。又计法本悉清净等无差特，以是之故所施当等，是于诸法不各各异。彼所施与供养之具，有所劝助亦无若干。若布施时不作此念：‘吾当获福，望于帝释、梵天人位。’不愿国主豪尊长者，亦不慕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之法，不志饶财、珍宝、重货、眷属、侍从，亦不贪羡五趣生死所周旋处，不求声闻、缘觉之乘；敢可所施，则用志求无上正真之道，是谓劝助而不差别。诸可放舍，志性在道无差特心，合会别离初无增减，不望相报，唯欲开度诸不及者越于彼岸。其心质朴而无谀谄，怀抱笃信，内性淳淑，未曾悔变，施所珍爱其心欢喜。若有来求，意能惠与，益用悦豫。是族姓子，志性所施亦不别异，斯谓菩萨施度无极无有若干。”

佛言：“复有八事，弃捐邪径行布施业。何谓为八？不见吾我，不见有人，不见有寿，不见断灭，不睹有常，不住三处，不见无处。若布施者，则当严净于是八事。菩萨布施弃四住业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舍于非法，则以经典开化凡夫；二曰、舍声闻意，志于大道；三曰、舍缘觉法，修于平等；四曰、远于止处诸所倚著。是为四。当复离于四事思想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常想，二曰、安想，三曰、净想，四曰、我想。是为四。复有四事，为净施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身净，二曰、言净，三曰、心净，四曰、性净。是为四。复有三事施，越诸挂碍。何谓为三？一曰、舍于希望，二曰、弃捐怀恨，三曰、离于小乘。是为三。复有三事，舍于应施离诸恐惧。何谓为三？一曰、贡高，二曰、轻慢，三曰、魔业。是为三。复有四施以法见印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内空，二曰、外空，三曰、人空，四曰、道空。是为四。复有四施专惟精进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饱满众生，二曰、具足诸佛之法，三曰、备悉成就相好严容，四曰、净治佛土。是为四事。复有四施心常不舍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意常念道，二曰、常欲见佛，三曰、修于大慈，四曰、灭除众生尘劳之秽。是为四。复有三施严净道场。何谓为三？一曰、净我，二曰、净人，三曰、至道场净。是为三。复有四施所与清净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以慧布施，二曰、则能可悦众生之心，三曰、晓了劝助，四曰、明解观察经典。是为四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是为菩萨所可修法，施度无极致清净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行戒度无极，有一事致于清净。何谓为一？解菩萨心而无等伦，其心超过一切世间，最尊无比，越诸声闻、缘觉之意，心能降伏一切诸魔，入于众生，所至名德为无量宝诸遵习法，普有所护心未曾忘，是为一。复有二事，戒度无极为清净行。何谓为二？一曰、常怀慈愍，无害众生；二曰、心志于道，调柔性行。是为二。

复有三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三？一曰、身净，净身三事，戒无阙漏，究竟备悉；二曰、言净，一切所说无有谀谄；三曰、意净，蠲除诸秽贪欲危害。是为三。复有四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其戒清净，二曰、奉禁不毁，三曰、以此戒法教化众生，四曰、见持戒人敬之如佛。是为四。复有五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五？一曰、不叹己身，二曰、不毁他人，三曰、舍声闻志，四曰、离缘觉意，五曰、无所贪著。是为五。复有六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六？一曰、常念于佛，不毁禁戒；二曰、常念经法，顺修其行；三曰、常念圣众，不违佛教；四曰、常念于施，普舍尘欲；五曰、常念禁戒，不复贪慕一切五趣；六曰、常念诸天，宣众德本。是为六。复有七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七？一曰、笃信，乐诸佛法；二曰、常自念惭，为众重任；三曰、念愧，思道品法而不自大；四曰、仁和，不恼彼我；五曰、无害，畏于后世殃罪之患；六曰、不烦扰人，止心忧戚；七曰、见诸众生在苦恼者，而愍哀之。是为七。复有八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八？一曰、无有谀谄；二曰、无希冀心；三曰、不贪利养；四曰、舍于悭懿，无所依倚；五曰、己身所有而知止足；六曰、行贤圣禅，具足澹怕；七曰、处于闲居不惜身命；八曰、乐于独处，远离众会，好于道法，畏惧三界不取无为。是为八。复有九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九？一曰、无所趣律，教化众生而令得度；二曰、稍渐习定，修治其原；三曰、令心究竟不怀恼热；四曰、求于静漠，止心所念；五曰、习行威仪礼节之正；六曰、超度禁戒不见己身；七曰、未曾欺惑，愍哀群生具足大乘；八曰、究竟成就戒法之业，使不缺漏；九曰、心常怀念劝助德本。是为九。复有十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十？一曰、净身三事；二曰、净口四事；三曰、净意三事；四曰、念弃谀谄，志性质直而不细碎；五曰、心性普入，靡不蒙度；六曰、一切所觉而知节限，愍哀为本悉解诸结；七曰、心无刚鞕，教化众生悉调和业；八曰、常修己身，见诸等类恂恂恭敬；九曰、于诸众祐劝示法事；十曰、奉以衣食，使离世业。是为十。复有二事戒无极净。何谓为二？一曰、有毁辱者，宁失身命终不毁戒，不兴想念，不慕财业；二曰、无所周旋亦不贪求，一切诸法戒空无像。复有二事。何谓为二？一曰、内净，除诸衰入；二曰、外净，舍诸境界。是为二。复有二事：一曰、净其道心解自然相故，二曰、戒品清净无诸相故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是为菩萨戒度无极清净之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忍度无极所行清净？若骂詈者默而不报，是口清净；若挝捶者受而不校，是身清净；若瞋恚者哀而不愠，是心清净；若毁辱者而不怀恨，是性清净。又若闻人发粗犷辞，以护众生不兴忿恨，设有刀杖加身、瓦石打掷，护于后世而不怀害，节节解身不以忧戚，将顺道故；见人求乞不起瞋恚，济四恩故；发于慈心不恼恚者，亲佛道故；造悲哀心，具足愿故；功勋流布莫不奉命，多所愍故；仁心德称所可布施，为道法行，弃魔天故；又念佛道而行忍辱，成佛身故；若念觉意而行忍辱，具十力

故；若念于惠而行忍辱，欲备三达无挂碍故；设念愍伤而行忍辱，成大慈故；念度虚妄而行忍辱，究大哀故；念如师子无恐惧者而行忍辱，无所畏故；念无见顶而行忍辱，处于众生不自大故；念具相好而行忍辱，普欲救济一切世故；具诸佛法而行忍辱，成通慧故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有二事法净忍辱力：一曰、精修道业，二曰、合集义力。彼所可言，若能忍辱身心无倚，是集义力；于一切法而无所著，行忍辱者，是修道义。有净忍者能忍众生，了知无人堪任诸法，悉为澹怕，是为净忍。所以者何？于彼亦无可忍及与非忍，于一切法无所逮得，乃名曰忍；计于忍者亦不可获，于一切法无所著者，乃名曰忍；其无所倚，忍无处所，不受诸法，是曰为忍。不以所取为忍辱也，其有不计我、人、寿命之法，是曰忍辱；不著身命，察如墙壁瓦石之数，乃曰为忍也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有二忍：一曰、晓了身分散事；二曰、明识诸法皆悉本无，乃成忍辱。是为菩萨忍，度无极行清净也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进度无极为清净行？不舍道心，所可兴业未曾怯弱，常遵勤修而不睡寐，不离德本积累功德，不以退还于度无极。若造行者方便求法，堪任为人讲说经典，护于正法多所度脱，不厌大慧开化众生，严净佛土度于小乘，具足本愿究竟圣慧，未曾违失施戒博闻，亲近权慧已至福家。当以何意勉济群生令无憍慢？是谓精进。彼何谓净？若晓了身犹如影响，所言柔软识不以倦，其慧究竟而心净寂，明于所行永不可尽，分别诸灭以慧消化，而成一心慧无所起。彼以三事离于精进：一曰、倚著因缘，二曰、行颠倒事，三曰、望想之灭。若于三界无所倚著，是为精进。复有三事。何谓为三？眼无所著，不倚于色，不贪于识；耳声识、鼻香识、舌味识、身暖识、意法识，亦复如是悉无所著。彼无所受，亦无所习，故曰精进。无施不悭，无戒不犯，无忍不诤，无进不殆，无禅不乱，无智不愚，不造德本亦无不善，不求佛道，不得声闻、缘觉之地，其无所行亦无不行，则便逮成二精进净。何谓二？一曰、内无所住兴诸因缘，二曰、舍于外见众想诸识。是为二精进。复有二净。何谓二净？一曰、于内寂定，二曰、不游于外亦无放逸。是为二净。其根精进，于诸所行而无所行，亦不轻戏，是为菩萨进度无极清净之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寂度无极清净之行？殷勤合集一心之事，观所应察而以正受。彼若一心禅不著色，弃捐痛痒、思想、生死识。彼若禅者，不著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。彼若禅者，不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软法。彼若禅者，不著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不著帝释、日、月、梵天尊豪之位，不著欲、色、无色之界，不倚今世及与后世，不住于身亦无所处，不倚言辞，心不疲懈，悉无所住，无卒无暴，不住边际，得无所

念。彼若禅者，不计有身，不兴诸见，不贪我、人、寿命，不见微妙可不可事，不见断灭，不睹无常，不见生灭有处无处。彼若禅者，亦不永尽众漏之源，不著诸佛，不入寂灭果证之迹，亦不长处于无所行。若行禅者，一心解空，不以空为证；求于无相、无愿，不以无相、无愿为证；被大德铠行无极慈，住于大哀，一切具足奉行空事。何谓具足行空？不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，不想善权诸所开化，不想慈悲喜护，亦不希望入于圣慧，不想道心有所观察，不想志性意有所应，不想四恩慧施、仁爱、利人、等利一切救济，不想其意安详而有所存，不想意止、意断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意及八由行，不想寂默而观察法，不想调定柔濡之行，不想惭愧有所羞耻；常住佛道未曾断绝，随法眼教执于炬曜，从圣众戒常修鲜洁，立观众生成就佛身，以德庄严而从世雄，闻具足音奉佛三昧，获于正觉神足之辩，受十种力，住无所畏，逮于微妙十八不共诸佛之法，不与声闻、缘觉合同，拔去止处诸欲尘秽，不离神通开导众生，四分别辩精进明了，现世度世之法教化众生，与众超异质直出家，度于驶水而过泛流，断诸所有所可住处，自然静寞法教澹怕，观于身法无所贪爱，志于佛法了自然想，越诸住行默口言辞，有所说者常宣佛语，以此至诚消灭常然，开化众生，是曰具足行空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譬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悉为画师，各有所习巧能不同、所善不等，或工画屋宅，不工画体；或便摸者，不能博彩；或工于手足、巧于耳目，或头首不端、身形姝好，或有不能；所习各异，或能可人，或不可人，所知殊别容貌不同。王尽召画师，应时皆至。王令画作三界诸形而告之曰：‘各自画像以持示吾。’皆合众师聚于一处，各各画形，一师最上悉得其体。族姓子，所忆云何？为能普备诸所能不？”

答曰：“唯能。”

佛言：“借引为喻，当解斯义。如一画师悉图诸形，各各得体不失其旨；学此法亦复如是，殷勤精进，净修梵行，逮成佛法，以一正行悉具众事，由此之故，具足空行靡所不达，便得成就一切佛道，皆除尘欲、颠倒众想、贡高自大，不乐放逸，虽处众秽不与合同，是谓菩萨具足空行。”说是语时，八千菩萨普备空行，逮得法忍。“是为菩萨寂度无极清净之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智度无极清净之行？有十二事为清净行。何等十二？见于过去慧无挂碍，见于当来慧无挂碍，见于现在慧无挂碍。有为、无为皆能晓了，一切世间所有术艺，当可造业明解度世，分别说于真谛之义。知其所习宣其本末，一切众生诸根所趣，柔劣明达中容之人，去来之慧无所挂碍。其圣巍巍超逾世智，悉见众生志性所行，形色变异；难解难逮深奥之义消化诸见，离于众邪诸所住处挂碍之事入于圣慧，普周众生入于法慧；明解圣藏义之所归，了真所入，其明所照无所错乱，亦无所碍；观察

时节所乐无量，所见诸事咸皆了了无所违失，觉识诚谛实不灭尽。彼所观察一切无拒，以用一行而无所行，皆见众生之所奉行威仪礼节，世间人民心志所趣，菩萨悉见；不离于世而皆超度诸世境界，尚未成就佛之土地，皆越一切所作因缘，开化众生过于诸行，而普究竟众德之行，广度一切因缘心行，皆见众生心之所念；护世间法莫不周遍，不舍世俗所行信入众生之念，计其智慧无有卒暴，不犯巇嶮，诸根寂定，未曾疲懈，不以为乱，永观圣慧常与德合；诣于佛树而坐道场，降伏众魔舍于外道；行有所，受圣曜普彻，亦无所取；大圣所逮，得诸佛住可悦众生，悉见定慧普入众义，一切诸法皆为同味，执权方便智度无极，越于彼岸不可限量，此乃名曰智度无极。皆能晓了一切因缘，所兴众想，瑞应怪变，心行所念，令得过度，是则名曰度于彼岸。又计此慧有二清净：一曰、无碍慧想清净之行；二曰、严净，莫能有人当其慧相。复有二净：一曰、净除颠倒，二曰、净去诸见。又彼菩萨所行智慧靡不普入，圣明备悉，晓了众生达识经典。其菩萨者，以此智慧解无所有，皆入劳尘亲化爱欲，在诸所生处于诸界，建立智慧，游诸境土皆了境界；诚谛智慧，不度彼此，不处中间，其慧普入，见于十方无所挂碍，用无荫蔽致无边际；见诚谛慧，明晓一切诸法本末部党时节，已能识别真谛智慧义之所归，无应不应，无合无别，无懈无进，不双不只，计于诸法亦无应合。又族姓子，菩萨若行智慧事者，以慧为舍则成福堂，笃信名德道法之室，住于总持，分别智辩，一切备悉具足慧事。是族姓子，菩萨奉修智度无极清净之行。”

说此语已，彼时会中二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八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，五千比丘漏尽意解，一万天子远尘离垢诸法眼净。

时，诸天子举声叹曰：“若有众生，逮得闻是诸度无极清净之行道法门者，则为诸佛所见授记，何况有闻能奉受，持讽读诵，行如上教乎！”

佛告宝髻：“何谓菩萨佛道品法清净之行？自观其身知本无身，是为意止，则以二事而立其志。何谓为二？一曰、察于荒秽，二曰、观清净行。何谓荒秽？此身无常积满不净，是身薄力劣而无势，是身化立如倾危屋。何谓观净？吾当以此不净之身精勤解空，得如来身法身，法身巍巍德身无限，为诸众生示现色像悦可一切。是族姓子，观身二事以立其意。又族姓子，菩萨观身了无身已，得净二法。何谓为二？一见无常，二察有常。是身无常不得久立，老病俱合会当归死，已达此义，不用身故而造邪业。以不会身则修坚要，行三坚法：一曰、身要，二曰、命要，三曰、财要。此身无常，一切众生以为贵重，何所益乎？当行愍伤。何谓身要？身不犯恶，谦卑恭顺，稽首博智。何谓命要？归命三宝，奉修十德、六度、四等。何谓财要？捐已布施，给诸贫乏。身非我有，口之所言皆多有失，从致谀谄粗辞不正，用是之故，悉弃此行不复为非。已见无身不保寿

命，假使被害不犯恶事，晓身非常为分离法，不犯非宜。一切所有施无所贪，已解无身，所获善德功勋显著，不可称限。何谓有常？设使观身了无身者，以时摄取心所了慧，劝一切智不违佛教，不失法言，不坏圣众，劝化群黎执御人民，是谓有常。所以言常，不可尽故；所言无尽，谓无为也。与道合同，无终无始，玄妙永存，此谓无为。其无为者，乃为常耳！菩萨在彼以诸德本，观诸通慧至于无为，是谓有常。所以言常，以空、无相、无愿之故。修菩萨道常奉空行，观于无相，不著无愿，普具一切精进之行，是谓有常。所言常者，谓如虚空。菩萨等心，如空无异，无有思想，如是行者乃为菩萨，是谓有常无上正真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观身了本无身，则曰意止。一切人身皆悉本空，以解身空，意无所著。观众生身立在佛身，当作是观：‘若如来身无有诸漏，吾身亦然。’察于诸法，奉行道义，不失佛教，得无漏身而观众生，分别诸相。以无漏身，无漏清净，本际亦净，如其德本，兴立诸行劝助德本亦无诸漏。以能逮成无漏法者，能住诸漏。何谓诸漏？一曰、欲漏，二曰、有漏，三曰、见漏。彼断欲漏，设生欲界开化众生；若断有漏，游在生死，于诸所受教授人民；又见漏者，则是无明痴冥之漏。菩萨于彼精进不懈，究竟精进拔其根原。彼若观身奉修意止，超度往古诸不应行，离于众秽而遵澹怕，乃为观身便无所度，亦无所生则无所为，乃为观身。假使观已不见有身，亦无所察，舍于贪身不计吾我，已无吾我则无所贪，已无所贪则无所诤，已无所诤则无殃衅，已无殃衅逮得法忍，已得法忍则无所归，已无所归则无卒暴，已无卒暴不住自大，则住于法；已住法者不行非法，顺法行者常与法俱，修道法者则逮法慈，已受法慈则闻法音，已行法音不闻界音，已寂界音便逮三昧，而已正受则观审谛，已观审谛则无所想，已无所想则无所作，已无所作则无非作，已于诸作无作非作，致正真法便等诸法，已等诸法便逮通慧一切之智。是族姓子，菩萨观身了本无身，意止行净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痛痒意止？谓观痛痒本无痛痒，乃为意止。睹诸苦痛，皆见众生诸在患难，为之雨泪逮成大哀，作是惟念：‘众人在恼，若得安者乃无痛痒！’则为断除一切危害，乃致观痛知本无痛，意止所行已灭痛痒。为诸群生被大德铠，先自消身非法之行，亦不想念灭已痛痒。若有遭痛，普为一切执御大哀，为示永安长消众患：为贪欲人兴发大哀，先除己贪不为欲缚，设身遇苦不以为难；为瞋恚人兴发大哀，断己恚结，彼则观见不苦不乐之痛痒也；为愚行人兴发大哀，灭已痴缚，彼观痛乐则无所著，消坏诸结而自由安。若得苦痛不以忧戚，舍诸有为，则能遵修令无苦乐以坏愚痴。若遇乐痛无所积聚，若遭众患了身非常，观苦痛痒，察痛无我。彼观乐痛修行安隐，其观苦痛则为疮病，以是之故，名曰不乐不苦。设使观见诸所有安皆归无常，其有众苦，计于苦者不苦不乐，则亦无我。菩萨若见诸安乐事，明识一切本则无安，是观痛痒，知

痛无本，适起寻灭，晓了诸法不得久存，察于万物焰生忽没，视一切法所生如影，从何所来而寻散灭；观诸法本如瞻手掌，从何所来，去至何所，即便了之，无所从来，去无所至；以观诸法不以为患，普见一切笃信休息，因此成道；以成于道，亦无所得，不复退还。所以者何？以能逮见一切众人，根本所兴则求灭尽，不为己身而求灭也。是族姓子，菩萨大士，善权方便执御大哀，观于痛痒，了本无痛意止之行，消诸所见，明识于此，不以遇于三界诸痛灭取证际也。彼于众痛观佛叹本，晓了诸痛寂默恬澹，本无所有，亦无遭患，永无遭患，诸法皆空离于吾我，徒见合会依于因缘，悉无有主亦无吾我，舍诸所见无所长育。彼观如是，则真谛见。因缘所合皆不可得，已不可得，便作是察如因缘空，从是兴立诸法亦空，已达空义，乃为观痛本无痛痒，为意止也，所谓寂寞身澹怕故，选择诸义道圣慧。是族姓子，菩萨观身痛痒了本无痛，意止净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观心了本无心，为意止行，立于道心以得立心，以己意慧求其心本，不见内心，不见外心，不住内外，察其心本不见五阴，无诸种，无诸入。其心寂定，求其持处从何所起，则更思惟心从缘起，寻复思惟：‘其心为异？因缘异乎？’即复自了，设因缘异、其心异者，则有二心。设使因缘是心，心是因缘，以是之故心不见心，计于心者非不见心。犹如虚伪无实诸尘住于虚空，利刀伤指本时为疮，指疮已差无所患苦。如是，族姓子，心亦如是，由是之故心不见心，心所见者则无所见。应观如是，心所住处亦不起罪，不见断灭，不念常存，亦无有身身如墙壁，因缘不乱，不离愍伤，亦不有是，亦不有异，是为心也。持心如是，心动为法，心无所住亦无所行，心不可见心相自然，作是晓了，所见若兹不离所见。其心寂然，明识无本，是为菩萨观心无心为意止也。又族姓子，设心不起而不可见，则无有想无应不应，亦无轻慢则不放逸，是为观心，知本无心为意止也。又如心无色，其因缘合及与辩才，亦复如是。德本无色，如心无为。德亦无色，所劝道心亦复无色。设使道心及与劝助无有形色，道亦如是悉无所有。是故言曰：如其心者，行亦如之，计若劝助道心亦如。如其道心，人心本净，亦复如是。道心本净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斯。如此心者晓了普入，是为菩萨观心无心为意止也。众患所恼未曾停住，犹如猕猴及河驶水，亦若油灯光曜所出忽然远游，无有身形而易退转，贪吝诸界六情之患以为屋宅，须臾变异各随所应，心无有处而独游行，无有坚要亦无不要，寂然独观，是谓观心无心意止清净。心所入慧，心之法界，慧心所住其明本净，鲜洁无秽，知心真谛，心了现在目之所见，心法平等；慧亦如心，心等三世；已能平等便知真正，心、慧自然无能护持观不可见，是谓观心无心为意止也。计其本净则为自然，心亦本净了众生心，以心净故开化人民为其说法，以能解知己心自然，一切众生亦复自然。若能分别心如是者，见其心相而为说法；如心相自然，众生心相自然如此，若能达斯相者，为其说法。己心则空，众生之心亦复为空，已解此空为其说法。等御

己心，若能等御而为说法。己身则等，已等己心则等众生，已等众生则等诸法，已等诸法则等诸佛，晓此真谛，不令其心离于贪欲、不处于欲，心已止者，则入法界趣于自然，心无所住，于法无动，是谓菩萨观心无心意止清净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观法知本无法，为意止行，即自念言：‘法起则起，法灭则灭。计于本末，亦无我身、人、寿、有命、人与非人、生老病死、终没所趣。于此诸法诸法合会，因其合会而为习俗，设无缘合则无有此。从其习乐因成缘会，则兴善本及与恶本，以归无常无有缘会，不从无习而起诸法。’彼观如是晓了诸法，见所归趣亦无所有，空、无相、无愿，所作功德及无功德。彼诸所行如幻无常，当奉精进，设兴因缘，有十尊行极上无盖，除去因缘，志于大法。何谓为十？身净无秽，诸相种好，无能见顶，超度一切诸所侵枉，志性清净，具足十事；其心清净具足正行，六十亿音口之所说，可悦众生；其心净者常怀慈仁，愍念一切无所加害；其意常定未曾有乱；辩才清净，有所讲说应于法义，辩不可尽；大慈清净，劝化众生，一切令乐泥洹之界；大哀清净，无央数劫不厌生死；净十种力，晓了众生根原所念各各不同，清净无畏分别执御；无央数法众生积聚，欲具诸佛不共之法，去来今慧三世无碍；诸佛法净，用能自在，归圣慧故。是为十。彼已逮此尊妙极上无盖大法十事之行，称量思惟不以厌倦，积累功勋，而不毁堕无德之行，殷勤精进。何谓诸法根原所来令无处所？度于所住诸宿尘劳，已晓万物一切无常，便能兴成无常三昧。得是定者无坚要想，不乱三昧，从其本愿示所向生，来有所入而复出生，则以班宣功德之行，开化众生。

“是族姓子，菩萨大士善权方便，普说经典观于诸法，达本无法为意止也。其有致道遵修经典，若能晓了道品之法，不作众善，不见有常，亦无所著，不除恶法，道心所见所在无断，亦不计常，不堕断灭。若有菩萨弃捐见常断灭之事，执心平等而无所住，处于中间。何谓中间？不应念行无明众冥，悉除去此，是谓中间。无有教令，无可诲授，无言无说，是谓中间。取要言之，无明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入、触痛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病死忧戚之患恼，无可会皆已除尽，是谓中间。其所教者无有智慧，亦无处所，是谓中间。其中间者，无有驿使，亦无遣者；如是宿处，计彼所有，无有教令无训诲者，计是本末不可决了，未有所处不可捉持则无所著，寂寞澹怕忽然已灭，是谓中间。譬族姓子，呼响所出无有处所，其趣亲近，音生于对治，若见谛者堕于真伪；是为中间，无言无说，彼则无见亦无所处。如是，族姓子，所因兴发识色之事，及所教令，所因合成从二缘对；其中间者，无教无说，是谓中间。因缘合成不用义理，其义理者则不可得，其不可得则不重来，其不重来是谓中间。又计我者，则了无我灭寂于此，于我不我自然清净，是处中间。计人、寿命于人、寿命而无所见，清净自然，是谓中间。于想无想而无想乐，是谓中间。所兴颠倒所得之事而无所有，是为中间。虚妄愚痴至诚之教，悉

不可得，是谓中间。此岸彼际消化己身，令无所著，有为无为不行诸习，是谓中间。蠲除生死而去泥洹，悉无言教，是处中间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其观于法了法本无，为意止者，不坏法界，其意自然，而得意止。彼导法界晓了诸法，计其法界及与人界，于彼法界亦无所坏，不毁人界。人界、法界此二事者，等如空界。彼以一界普见诸法，以慧眼见，则用法界观佛所行。假使有人不选择法，彼则无见。以是之故，诸法若干见无本法，不观若干。若以观法见本无者，不肉眼见，不天眼见，不慧眼见。所以者何？计使眼者，不受于想，不肉眼见，彼眼不堕生死之行。若以天眼无所见者，不用彼眼行于放逸。若以慧眼无所见者，彼为观法了法本无，普见诸法无有处所。法无所住，已见诸法无所住者，则行法意，便不违失往古所誓，是为菩萨，随诸佛教而自立意，敢可观察深妙之法，不舍道心诸通慧矣！是为，族姓子，菩萨大士观本无法意止净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是四意止行四精进。何谓为四？观身无身，弃捐计实不净为净颠倒之想；观痛无痛，弃苦为乐颠倒之想；观心无心，蠲除无常计有常想；观法无法，舍远无我为我想者。于四颠倒而修平等，则无所著。菩萨若能行平等者，则能清净一切诸行。菩萨奉此平等清净微妙行者，便逮法忍，名四意断，亦得法忍。何谓意断清净？行者讲说道法，以此因缘，善本法行自然随顺，不从恶本，不发瑕秽：诸不善本萌芽未生不令兴起，为奉精进；诸恶适起非法之事，寻便灭之，为修精进；诸善法事未兴起者，劝令发生；已兴善法益加精进，令其具足不使忘失，为行精进。又复菩萨，本行净业能自制护，不失善法得自在住，渐稍长育显扬善法，善法已兴不复忘失。彼族姓子如是行净，此四意断其菩萨行，心得自在不乱精进，其净、垢浊不与俱合，清净无垢，不违佛慧则从道教，行于大哀心心相见，睹其所念不失精进，已行平等曰得意断。所以者何？从等安祥不用反邪，以因安祥不从反邪，便逮意断平等三昧，已得三昧，名曰平等四意断也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若能修行此四意断，则能奉行具四神足。断除贪欲，奉行精进，则令道心静然无秽，所思薄鲜，已去非法则逮轻便，致成大哀精进轻举，获权方便已诫轻举，因是之故，成四神足升于道堂，得四自在。何谓为四？

“于寿自在，已得长命。由已无限在短命中，具无量寿劝化众生，在长命中听省说法；或有厌倦现于短命，使渴仰法，殷勤求义，在在诸生天上人间，各得自在于其寿命。是为第一逮得自在。

“又族姓子，身口自在。其人身口，逮致由己，心不倚身，逮意现形，随其容貌而示色像。因其众生威仪礼节，体之好丑长短善恶，思惟正定，以何律仪而可开化，菩萨

即从变其形貌，坐起进止发意之顷化一切人。蚊行喘息人物之士，身形颜色皆为一类，而为说法。是为第二而得自在。

“又复于法而得自在。于三界执御度世之正典，不行俗法则随习俗普现变化，亦不舍远度世之慧，亦无所失至无碍慧深奥之道、十二缘起因缘之法而见迷惑。若生天上及与世间，随其语言，令无数人皆随律教，从其所好上中下愿，各得其所，所得自在巍巍如斯。是为第三而得自在。

“又有菩萨建立其心，使得由已其自在者，摄三千大千世界诸有大海，合入一海而建立之，亦无往来而现变化；三千世界诸须弥山立为一山，使四天王及忉利天，不知合散去来所趣；因而现变三千世界，而为建立诸有民人，计皆知数树木花实，令虚空中满其水火，或化众宝，从其所变而建立之，已能建立，发意之顷靡不蒙度，忽然如故。是为第四而得自在。

“又族姓子，菩萨以是四神足行而自修立，与十方佛共俱言谈，坐起经行不离左右；与诸释、梵及四天王、天、龙、鬼、神、揵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休勒、人与非人一切众生，俱共相随谈言说事，坐起行步。所以者何？菩萨神足微妙巍巍卓然有异，往古修行善法之义，无有缺漏因获致此。何谓神足往古修行善法之义？轻便其身恭敬尊长，奉事众祐趋走给使不以为难，谦卑下意不怀自大，口说善言悦可众人莫不敬爱，自归稽首礼节备悉，言行相应其心轻便，不怀慢恣无危害意。彼修谦恭自伏其意，听受尊言顺教跪拜，执心柔软而制其志，精进修行未曾舍离。其人具足戒之礼节，身所造行与众殊特，心不懈慢亦不放逸。从其贪欲而起瑕秽、瞋恚、愚痴身，蠲除此已无有贪嫉，饕餮自除，志性不起则病疗愈。度于众事所负重担，由因羸劣而致此患阴盖众事，为去其担。五事所受施以恩惠，依桥道度，以大船度，四渎具度一切众生之类，越于泛流，有所开化超然有异。乱者正之，逸者定之，癖者立之，毁者笑之，不碍回波决诸狐疑，所说殊异安诸动摇，救念诸界觉诸不寤，所可爱重每以惠施后无所悔，将济众生劝助道意。若见他人积累德本，代其欢喜，未曾叹己为身获安，见他人安欢悦善之，易养知足不望他利，爱乐出家劝人出学，修大弘慈常怀道心，等怨亲友乐如虚空，见疲极者设以车乘，则以无畏加于众生，见学问者敬之如佛，其未学者不以轻慢，其贫匮者施以财业，若疾病者救以医药令得济命，见救护者为行恩报而以孝顺，行禁戒者能自修慎，供养事之不失其意，无恭恪者劝救济之，度于世法所经游行不犯诸恶，于诸世事而无所著，奉行诸德。是族姓子，修诸神足微妙巍巍，持行如是不失神足，常与其俱至成佛道，是为菩萨神足净行。”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八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宝髻菩萨会第四十七之二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五根净行？不受诸法而修道义，是为信根；愿度彼岸，不须御人，为精进根；不舍道意为一切故，是为意根；执御大哀，欲济危厄，是为定根；若能奉受一切诸法而修寂寞，是智慧根。又族姓子，笃信一切诸佛之法，顺从道迹，是为信根；奉诸佛法未曾懈倦，是精进根；念诸佛法，圣义存心未曾忘舍，是为意根；修习佛定初不懈废，是为定根；能除一切众生疑结，无所念愿，是为慧根。又慕佛道不怀犹豫，是为信根；其性调柔，顺修精进无有退还，是精进根；劝助德本长而无损，是为意根；等演光明照于众生，救脱愦乱，是为定根；分别一切人之原本而为说法，是为慧根。超越一切诸所挂碍而无所著，是为信根；解众生结令无诸缚，是精进根；志所奉行而无所著，独步三界卓然有异，是为意根；知诸挂碍因缘所由，是为定根；了诸著猗智靡不达，是为慧根。又使所遵而无所惑，是为信根；化人不惑，舍于非时常怀悦豫，是精进根；所从法教常行清澄，微妙之法不迷众秽，不忘道义日日增修，是为意根；其心清净奉行平等，而以正受圣慧均平而得度矣，是为定根；若于法界了无所碍，去诸非时住解明法，是智慧根。灭除一切诸非善本，修行众德，是为信根；遵诸善本，顺从经典，是精进根；积累众善不违失法，是为意根；定意欢悦不贪乐安，分别众生诸德之本，是为定根；奉行众善从其方便，等修道法，是为慧根。又信勤修；舍诸懈废；意无所求，无所忘失；将护定意令不迷惑；奉行智慧，开化愚痴。又行信者，弃捐邪法；行精进者，放舍吾我；其心专一，度于贪身；以能行定，裂坏诸网六十二见；其慧智者，蠲除一切猗著恩爱。是族姓子，菩萨所修五根净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行五力净？若计于此能立五根，奉行不舍降弃四魔，不从声闻、缘觉之乘，从于大乘未曾退还，消众爱欲尘劳之秽。其愿坚固，心得自在志存勇猛，其身康宁强而有势，诸根澹泊不坏笃信。是族姓子，名曰信力。所不当作而不为之，制御其性而令均调，是精进力；所当修者而皆行之，其意势强，是为意力；所造道业未曾忘失，以度一切，是为定力；不为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众念所危，超度一切犹豫众结，意之所住，是为慧力。又信力者，不从他教而有所受；精进力者，所当执持而不忘舍；其意力者，逮得总持不共道意；其定力者，说法平等不从偏党；其慧力者，决诸狐疑，解散众生结网之缚。又信力者，则能具足诚信之势；精进力者，解脱坚强度未度者；其意力者，具足解慧度知见力；其定力者，具足究竟志性之力；其慧力者，具足一切众行之原。又信力者，能制慳贪垢秽之难；精进力者，皆能放舍一切所有；其意力者，所显德本劝助道心；其定力者，等心遵行舍诸所求；其慧力者，诸可修行未曾望报。又信力者，释除一切毁戒之聚；精进力者，殷勤修禁未曾违失；其意力者，具足道心令不阙漏；其定力者，辄得归趣仁和之地；其慧力者，于诸所行皆断生死。又信力者，离于诤讼瞋恚之本；精进力者，正念所行遵修忍辱；其意力者，具足道行亦不毁法；其定

力者，先自制心令不放逸，拥护一切众生之类；其慧力者，不计吾我亦无人想。又信力者，弃捐懈怠众秽尘垢；精进力者，皆得超度一切因缘，不为恶事之所见迷；其意力者，修行于道而令具足；其定力者，身得休息能谐降魔；其慧力者，于诸所作无作不作。又信力者，消化诸垢众邪之行；精进力者，合会众生而开化之；其意力者，常一其志而劝助之；其定力者，常行静寂未曾愦乱；其慧力者，晓了诸人所行之法。又信力者，弃于诸见所识众垢；精进力者，常勤修行求于博闻；其意力者，严净思念所行如应；其定力者，心无所生乃能逮得；其慧力者，精学堪任令致成就。又信力者，常得至诚七财之货；精进力者，晓了分别致七觉意；其意力者，心常整齐未曾愦乱；其定力者，则致超度七识之住；其慧力者，过于八邪而无著也。无能破坏心常清净，是为信力；奉行清净而不退还，无净不净，无应不应，是精进力；清净其意合集群类道品之法，无意无念，是为意力；其心精进修于寂寞，乃为正受，是为定力；若能清净，不为诸见之所迷惑，奉诸德本，是为慧力。是族姓子，菩萨所行五力清净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七觉品净？彼以发显意觉品者，而得自在不共道慧；法觉品者，观察所行，则随应时而无所著；精进觉品，所勤修行至无挂碍；欢悦觉品者，心成无所乐；信觉品者，身意休息得至究竟；定觉品者，离于志味而得达至；观觉品者，所可造业而悉成办。又求道心，亦无所得，亦无所失，是意觉品；若将护法精进日新，是法觉品；开化众生不以厌倦，是精进觉品；设乐法乐殷勤思议，是悦觉品；若化人民，灭除尘劳建立于道，是信觉品；若住等意心不怀乱，是定觉品；若能察行圣贤之慧建立众人，是观觉品。无忧不念若如师子，过于声闻、缘觉之乘，是意觉品；一切诸法皆悉清净，晓了此者，是法觉品；其行清净，护身口意而无所犯，是精进觉品；净无所著，离于危害，是悦觉品；严修所行，所当为者而悉成办，是信觉品；未曾顺从世之同尘，平等色像，是定觉品；未曾住于二法之行，离于漂流，常见将护救于众生，是观觉品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所以名曰觉品者何？了了晓诸法靡所不达，分别称量识知所趣，解其威仪礼节所归，开化众生。彼所住处，己身勤修广行道义，除去结缚诸所拘绥，是意觉品。斯则为是贤圣之行，非是愚夫所修，说其圣行非魔所行，非是贡高自大所行。圣贤行者，此则非是外道异学之所及逮。贤圣所行，不行色声香味细滑之法。贤圣行者，则无众想因缘之著。贤圣行者，便无选择处所方面有所忘失。贤圣行者，无心意识念言之行。贤圣行者，离于见闻念知识法。贤圣行者，无有泥洹造念思想。于一切法无所行者，是贤圣行。修于经典，一切无有应与不应、念与不念，亦无他想，是贤圣行。于一切法悉无所住，不慕尊处所，是贤者行。于一切法而不错乱，顺行正义各令得所，是贤圣行。于一切法未曾诤讼，和同止住，是贤圣行。奉行诸法无诸法想，不失道意，是贤

圣行。此族姓子，修七觉品圣贤清净之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修八道法清净之行？所谓八道行者，一曰正见。何谓正见？若能奉行一切诸法，于我不我不住空观。所以者何？察身吾我等无差特，亦复不住观身人空。所以者何？身人及空亦复等耳！亦复不住观人、寿命与空别也。所以者何？人、寿命、空观心平等。亦复不观所有生死，离于终始空无之义。所以者何？所有生死及终始患，所见空者悉亦等耳！不住观空断灭、常见有吾有我。所以者何？断灭常见悉亦等矣！亦不计身及所观空，亦不住此。所以者何？身吾我空悉亦等耳！亦复不住见佛法众观空之行。所以者何？见佛法众及所观空悉亦等矣！是族姓子，有彼此见观至灭度，是为正见见佛法众。其邪见者，不离颠倒也。若于诸见无所想念，上妙中间，是谓正见。所以者何？如彼等观则亦无邪。以何为见？其所见者当观平等。见凡夫法以为卑贱，所学法者以为尊高，如是观者则为邪见。见凡夫法秽行未消，菩萨法者无有尘劳，如是观者则为邪见。见凡夫法以为是漏，无所学法以为无漏，如是观者则为邪见。见凡夫法有求衣食，缘觉之法不望供养，如是观者则为邪见。见有小意有所希望，菩萨之意无所希望，如是观者则为邪见。见凡夫法以为放逸，菩萨之法以为无欲，如是观者则为邪见。见凡夫法悉有为事，佛之正法是无为道，如是观者则为邪见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有能察凡夫法，一切法皆本净，其学法亦本净，观诸法悉自然，乃为正见也。凡夫法所学法亦空，了学法空，乃为正见。凡夫法者等于因缘，晓了如此缘觉之法，因缘亦等，乃为正见。凡夫法者则为静默，菩萨之法亦为澹泊，乃为正见。凡夫之法无所成就，诸佛之法亦无究竟，乃为正见。其正见者，心不入二不见二者，人亦无二不见吾我，则为正见。无若干见，不以若干为异见者，为平等观，则不想念一切诸法有上中下，于一切法无所想见，乃为正见。其正见者，无若干见亦无所见，无所见者乃为正见。所可察者无有形色，以见诸法无形色者，乃为正见。是族姓子，观一切法晓如是者，斯乃名曰班宣法律。”

说是语时，五百比丘漏尽意解。

佛告宝髻菩萨：“所谓正念，蠲除诸念与不念俱，合集寂然而观智德至澹泊法，晓了所观见于诸法。所念信者，何谓为法？何谓非法？解知诸法各各别异，不相亲近。以晓了是不念平等，况于信邪？未之有也！于一切念无念不念，无所复思，无应不应，是为正念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所谓正言，其所说者不自见身，不见他人，不著彼我，不危己身亦不危他，是谓正言。又正言者，等解诸法，知一切法至于灭尽，知一切法归贤圣法及与解脱，是谓正言。奉行慈心，重加愍哀亲仇无别，正言亦空等演诸法，无相不愿悉无所

作，不生不起，诸法言等，一切诸法无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教。其正言者，一切诸法无人、寿命，等说诸法从意缘起，如其所种各得其实。菩萨等示众生，宣其经法令行佛道，其正言净，则为一切十方诸佛之所拥护，是为正言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所谓正业，消化一切诸所造业，未曾复作诸所原基，所修业者灭众苦恼，诸可常业悉令立虚，不兴邪业，离于尘劳无有秽浊，是谓正业。若有菩萨，晓了此业及与诸法，于诸善本而无所造以修德行，是谓无作则为造行，为虚无要空虚之宅，是谓菩萨行上尊道，为正业也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所谓正命，不计有我，不计有人，是谓正命。其正命者，亦不积聚一切尘劳。菩萨正命，则能净修众生志性，已净志性不自计身，亦无寿命等，为彼我及与法故行清净义，是谓正命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所谓正便，于此不为非法之事，心不舍德，所作方便安无怯弱，修于正行淳淑近之，是谓正便。其正便者不为邪便，所作方便如其所言，不计诸法等与不等，无作不作，如诸法住，顺其所行而设方便。计如此法，诸佛之法亦复如是。如其寂然因为方便，诸法平等无有差特，所行亦等。为诸众生除其邪便，则以劝助于诸通慧，是为菩萨所行正便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所谓正意，谓忆佛道，念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、慈悲喜护，是谓正意。念于殷勤，不听一切尘劳之秽，不从魔便。其所念者，在所向生不堕邪见，工御其意制其所念，如监门者知闭开时，除去一切诸不善念，无所思想，不听邪念，是谓正意。菩萨已处于此正意，不于此中寂灭道性而取果证，是为菩萨正意净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所谓菩萨正定，随贤圣行，知于苦谛，断集谛种，证尽谛种，奉道谛种，是为正定。彼若正受，等于己身亦等诸法，己身清净诸法亦净，己身则空诸法亦空，定意正受能如是者，则入平等不堕灭尽，是为菩萨正定净行。发心之顷所行平等，具足智慧一切圣福觉了诸法，是为菩萨正定净行。”

佛说是正定觉时，千六百天与人弟子行者，好乐小乘已入其法，改发无上正真道意。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护觉意？将养其心令不起生，除淫怒痴去于色著、痛想行识，在于三处而无所著，独步三界过三脱门至三达智，睹去来今无所挂碍，开度众生除诸秽垢，犹如日明无所不曜，善权智慧随时示现，游于三世如水莲华，开化一切使发道意，是为菩萨护觉道意清净之行。”

佛告宝髻：“何谓菩萨成就神通为清净行？又以五事具备彻视。何谓为五？逮得光明，名曰天眼。普照十方消尽窈冥，靡不睹耀见一切佛，所可开化多所度脱，故曰天眼。遥睹众生终始所趣，庄严其志，名曰天眼，皆见十方一切形色像貌种类、好丑长短。其天眼者，无所挂碍，意念寂灭。其相无为，过诸天、龙、神及揵沓和、声闻、缘觉，见其本末靡所不达。是族姓子，如是比类致五神通。逮此天眼为菩萨眼，是为菩萨天眼之净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复以五事，成其彻听靡所不闻。何谓为五？闻于人声，亦复彻闻非人之声，亦闻地狱、饿鬼、畜生辛苦之音，一切十方诸佛说法悉亦闻之，一切十方诸有言语音辞不同、各各别异亿万种音皆能听了。是为五事，菩萨神通彻听清净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复以五事知人心念。何谓为五？悉能逮知诸天、人民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之类，本末所因，心念善恶；方当来世若更受身，知去来今心念所趣，决定来处归于邪业，众生心念善恶所行，皆了知之；察其心意，或怀贪淫、瞋恚、愚痴，随其本行如应说法。是为菩萨知诸心念清净之行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知过去神通清净？谓以五事了知古世。其有受于淫怒痴者，悉自然受不熟思惟致此事耳！复解己身无央数世，便更专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、慈悲喜护，缘其定意而逮得此。亦从已致其受，吾我念心因缘诸相之观，其相因缘，亦从已为而自然受。思惟其心自观其志，其入痴门亦自然受。念识此已，随其色像、眷属、势力名称、豪贵、贫贱、苦乐，亦己身为，皆自然行而受此患。是菩萨知往心念清净神通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何谓菩萨具备神足？则以五事而逮神足。何谓为五？示现色身神通自在；神识音响神足悉达；心意所行神足普周；一切众生心所娱乐，神足皆别，亲近所见神足咸至；坐见十方无数国土，周遍一切诸佛境界，随其习俗现其形体，身遍一切十方众生，为其说法，令得开解发大道意。是族姓子，菩萨所行神足清净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慧眼具天眼净。其天眼者，住于神识亦无所著，则致天耳本末清净；住无挂碍，寻即知众生心念，靡不通达，悉知过去当来处所，悉能证明；住无所行，皆尽诸漏生死之行，便净神足诸通明彻。所谓神通，则诸漏尽圣慧之门。菩萨于彼，以此五通而自娱乐，其心不住，尽诸漏慧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譬如去于居邑，百千俞旬玄回之路，有大国城，其路艰险，众难难计，阻邃曲隘，寇贼抄掠，师子、虎、狼还相食啖。若出此路能到彼国，入大城者悉脱众患，安隐无量。时有一人，闻彼国城恩德功勋，快乐远著。其人生年唯有一子，甚爱

重念视之无厌，闻彼国名舍子而往；尽力勤行，忍诸艰苦众难之患，昼夜不懈，得值阴凉，六艺备体，执持五兵，便得越度，到其城门住门捆上；稍复进前至第二门，开其城门而独住立，即便忆念：‘所生一子独不得来。’以子恩情不入大城，寻更还反将其子来，共至乐国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如是被无极铠，以大精进坚固志性，精诚所致显发大道，净治心业淳淑之行，诸漏得尽兴大哀心，开化众生为其说法，慧断生死，得至无漏究竟成就。哀愍众生欲救护故，则复来还现凡夫地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其城者，喻圣慧巍巍，诸漏已尽。涉难远行百千俞旬玄迥路者，谓游无量生死诸难，救脱众生不以为拘。盗贼、虎、狼者，谓众魔邪见非法之难。相食啖者，谓三界中阴衰之患。值阴凉者，谓平等行。六艺、五兵，谓六度无极、五神通也。其人者，菩萨也。到其城住门捆上，从外门稍复进至中门，住不前者，谓菩萨而从有为至于无为，诸漏已尽其心明彻，不舍本愿欲度十方。如念一子也，不入城还反者，菩萨愍伤一切众生，中心念之如一子父，灭除生死诸漏之难，超住法顶虽出生死，不尽诸漏寻复来还，在于五趣开化众生，是为菩萨善权方便大哀之行。”

尔时，宝髻菩萨前白佛言：“至未曾有！天中天，菩萨大士，志怀大哀不乐解脱，欲度众生如观己掌，反还生死而不恶厌。”复问佛言：“菩萨遵修何法不厌生死？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有二十事不厌生死。何谓二十事？奉行德本至无极慈，执持大慈以摄大危，怀抱大哀摄不弘愍，开化众生度脱一切，常以精进摄诸怯劣，以和调性摄诸怀结，以权方便摄不知节，则以智慧摄诸愚冥，而以一心摄诸放逸，能以神通摄诸不畅，能以圣明摄诸闇塞，能以随时摄诸无义，其意专惟摄诸烦愦，遵奉道心摄诸不学，而行四恩摄诸无护，以布施摄贫穷，以敬戒摄无礼，以博闻摄少智，以总持摄喜忘，以辩才摄顽讷，以上德摄少福，由是之故乃成大慧。是族姓子，菩萨所行二十事不厌生死也。”

宝髻菩萨复问佛言：“何谓菩萨宜于生死，为无数人而有加益？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若使菩萨，以德庄严宜于生死，以福润泽穷乏危厄；博闻庄严宜于生死，则以辩才多所饶益，能执其意而不忽忘；逮得总持宜于生死，令一切人各各闻慧；逮得宝掌以好布施，而自庄严财不耗减，用此财宝多所饶益；又不放逸宜于生死，讲法不倦，多所饶益于一切人；又等集诸相宜于生死，修慧庄严于诸众生；言行相应宜于生死，所为应时不失其节，多所饶益于诸众生；一切所有施而不吝宜于生死，随时开化各得其所，施度无极，多所饶益于诸众生；奉清净戒宜于生死，庄严持戒，多所饶益于

诸众生；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宜于生死，六度无极，多所饶益于诸众生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乃去往古无央数劫，长远无量，尔时有佛，名普坏世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，世界名曰天观，劫名欣豫。何故其劫名曰欣豫？于彼劫中六万佛兴。时，净居天闻无数音班宣佛德，于是劫中有六万佛。时天世人皆共歌颂，此咨嗟声其有闻之，靡不欢喜善心生焉！以是之故，劫名欣豫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其佛世界安隐快乐，其德巍巍，诸天人民观之无厌，以故世界名曰天观。其土微妙至诚庄严，以杂种香而成其地，堪任执本于千世界。又其佛土所出香熏，则能周遍十方无量无数之国，栴檀烟阴。于其土地，自然生起无极莲花，名光明耀。其莲花光，常以大晖照彼世界。人民大小皆有神足，宿德所居香为楼观、讲堂精舍、轩户窗牖，床榻茵蓐微妙婉娗。其佛之土，亦无国邑郡县村落。又彼人民，悉得神通经行虚空，楼阁讲堂亦处于空，坐斯楼堂，专精念道，讽诵讲论。彼无女人亦无胞胎，人皆化生，不闻女名，亦无三塗恶趣之名，又无众恼勤苦之患。一切众人，禅定欢悦以为饮食，笃信微妙志求大乘。彼无异乘声闻、缘觉之名也。其土人民皆著冠帻衣服，颜色犹如天人。假使出学，尘劳爱欲寻皆舍离，无有忧累。又彼如来，亦不敕告诸菩萨等使被法服。所以者何？其人不生秽浊心。而彼如来形体威颜现如梵天，诸菩萨众威仪礼节靡不备悉，坐起安详讲说经道。设使十方诸佛之土，有无极变神通菩萨，诣天观世界者，通过诸国来覲如来，稽首归命听说经典，见彼佛土无有伦匹，其德超殊巍巍无量，怪未曾有举声嗟叹，尔乃舍去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若彼如来，为诸菩萨班宣道化，踊升虚空，去地六十六丈，坐于微妙清净庄严师子之座，为诸菩萨论上法教，粗举其要；不广分别屡练中义，如吾于此多说殷勤。所以者何？斯诸正士悉入圣慧，以一章句辄能解入百千之义。是故如来约宣经教，不以多言。其佛为说四清净行，度无极净、道品法净、神通行净、化众生净，是为四也。”

佛告宝髻：“时彼佛土，有一菩萨名曰珍宝，即自启问坏世如来：‘何谓菩萨宜在生死，多所饶益于诸众生？’于时如来便为菩萨，广分别说此两句义：‘于斯大慧道莫能当！菩萨所行恒在生死，逮得慧曜多所润益。’佛适说是，六万菩萨得柔顺忍。”

佛告宝髻：“珍宝菩萨复问：‘何谓菩萨严净道场坐于佛树？’坏世如来告珍宝曰：‘以无放逸严净道场坐于佛树。’‘于彼何谓无放逸者？’其佛告曰：‘奉行经典。’又问：‘何谓奉行经典？’告曰：‘言行相应是无放逸。又无放逸不自驰骋，修于无量大德之铠，不与阴合越于五阴。布施无量，不可尽故；持戒无量，为未学故；忍辱无

量，堪众苦故；精进无量，正士业故；禅定无量，无退落故；智慧无量，无挂碍故；慈心无量，开化众生不可限故；悲哀无量，愍伤众生济匮乏故；行喜无量，以法欢悦众生之故；行护无量，救济将养群生之故；生死无量，长育一切佛道法故；化无量人，安彼我故；正法无量，将顺随时坚精进故；德慧无量，执权方便等应时故；奉无量佛，具足慧故；求无量闻，智卓然故；心入无量，睹见众生志性行故；节德无量，志存闲静有限之故；闲居无量，将顺心故；寂默无量，所察广普，速疾具诸通慧故。’

“佛告珍宝：‘是无放逸所当遵法！菩萨行此无放逸者，严净道场坐于佛树，则其义也。又族姓子，其无放逸，诸道品法所立之本，致无放逸圣慧之原，逮坚要法。以无放逸积累德本，能不放逸，未曾忘失往古久远所听闻法，普能执怀一切经典，消化尘劳无量阴盖，于诸道义无所挂碍。无放逸者，则能烧尽旷野积聚愚痴之冥，悉能将护一切经法，灭除众相抑制诸根。无放逸者，退舍邪径，奉行众善，力势超殊具足十力，力如虚空而无等双。无放逸者，得无所畏，具足成就一切佛法，归其原顶。无放逸者，便能获致佛诸通慧。’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彼佛说此无放逸时，万二千菩萨逮得无所从生法忍。于族姓子，所忆云何？时珍宝菩萨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者何？则汝身是。由斯缘故，当作此观：若使菩萨无放逸者，乃为应宜严净道场，坐佛树下，入如来道不可限量。”

佛复告宝髻菩萨：“所谓菩萨开化众生，若菩萨行清净者，见众生行心怀善恶，便能开化无量难限不可思议众生之类，各使奉行无极之法。其菩萨者，志性调柔入于审详，自在开化几何人民。彼族姓子，人根不同，所见各异。是故，菩萨，随时示现而诱进之：或能有人坚正禁戒，乃成开化；或从毁戒因得受教；或以衣物往来交接，缘受道化；或以柔软，或以粗犷，或怀毒心，或以恐怖，或以苦恼，或以安隐而受开化；或在言语，或从得胜，或从因生，或从志性，或从逼恼，或从顺意，或从所有，或从无所有，或从兴盛，或从所受，或无所受，或从财业治生，或从静然无所易取，或从贪慕求妙颜容，或从恶色，或从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，而致开化；或瞋骂、臭气恶味粗坚秽法，而得开解；或从共居宿止受化；或从往来数数相见，或从闻佛法圣众，或从欢喜，或从忧戚，或从无我，或从寂音，或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之音，而受开化；或从众生有为之恼，或从听闻天上世间所遭安隐，而受开化；或听声闻所说乘教，或缘觉乘，或闻大乘而受开化；或从常喜不以忧恼，或从愁戚不因欣豫，或从货利，或从踊跃不见爱敬，或从得利，或因衰耗，或复有人而从四恩因而开化；或从内业，或从外业，或从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体手足，而受开化；或以娱乐歌戏，或以花香，而受开化；或从其身专遭苦患，或从常乐而受开化；或从其心得静方便，或从化作比丘形像，或复

变现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像，而受开化；或复现作佛像容貌，而开化之；或如释、梵、转轮圣王像貌，而开化之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若使不现若干种变，观其性行行其心念，而开化者不能度之。当晓了知众生性行，应病与药，所度乃广。设令菩萨行度无极，则能奉受佛道品法，亦能明了神通之慧，然后寂然开化众生。菩萨有四事法开化众生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不厌终始之患导示未及；二曰、不贪安己，愿安一切；三曰、常以时宜宣示道教；四曰、分别众类心性所行。是为四。复有四：一曰、所说柔和，言辞可敬；二曰、奉戒清净，犹如日明；三曰、颜色常悦，未曾怀恨；四曰、常怀慈心。复有四：一曰、心不怀害，二曰、志于大哀，三曰、意多愍伤，四曰、常调其心。复有四：一曰、性行清净，二曰、无有谀谄，三曰、精进坚强，四曰、忍于苦乐善恶。是为菩萨四法开化众生，当作此观，乃能堪任救济一切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往昔过去无央数劫，长远无量不可思议，尔时有佛，名离垢光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，世界曰寂然，劫名爱敬。寂然世界丰乐安隐，五谷平贱，快乐难量，天人孳盛。离垢光佛，其声闻众九十六亿，菩萨八万四千，其佛寿三十三万六千岁。时有梵志为大国王，王有太子名曰业首，端正姝好见者无厌，厥年十六，惑于颜貌，迷于豪贵，荒乱自大，不肯往诣离垢光佛，不修恭敬稽首为礼。佛心念言：‘太子业首，云何忽失无上正真道意，劝助德本？不识宿本而计吾我，荒迷容色、财业、豪贵，及怀自大不数诣佛；既来至此不肯归命，违失礼节。设为殷勤宣其本行者，必识宿命，数诣如来稽首受教。’于时，离垢光如来，皆悉请会八万四千菩萨，使行法筹，谁能堪任诣太子业首所，八万四千岁教化说法者？而不患厌一切苦恼所见逼迫，虽往教彼，不见接待、坐席言谈，但得骂詈毁辱诽谤耳！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时虽行此筹，八万四千诸菩萨中，无一菩萨肯受法筹。时彼会中有一菩萨，名极妙精进，即从坐起，偏露右肩，长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‘我能堪任八万四千岁，往来太子业首数数相见，舍一切安，皆忍众苦，虽遭诸厄不以为患。’极妙精进适发此言，三千大千世界应时六反震动。百千天人住于虚空，举声叹曰：‘善哉！善哉！无极精进，被弘誓铠。’于时，极妙精进菩萨，往诣业首太子门前而住。太子方见，骂詈毁辱，瞋恚诽谤，言语冲口无有其限，撮土坌之，瓦石打之，刀杖加之。于时，菩萨被辱如是，不怀瞋恚，不以为恨，亦不悔还，遂坚其心被精进铠，智力益增，兴发大哀而愍伤之。如是千岁，乃得自前入第一门；从所苦困轻毁之难，不以患厌至千万岁，转复进至王宫第一之庭；又二万岁至第二庭；如是之比，八万四千岁至第七庭，七日七

夜。太子业首，时复见之，寻便质问：‘比丘何来诣此所求？’菩萨答曰：‘故来相诣相称名勋。’于时，太子心自念言：‘怪未曾有！今此比丘戒德难量无能逮者，被诸毁辱未曾懈耻。’极妙精进欢悦业首，寻说颂曰：

“‘太子吾今无所求， 不用饮食及衣服，

宜当显发无怖心， 吾以法来故至此。

人中尊号离垢光， 大圣现世多所益，

讲说经法除苦患， 若有人闻逮甘露。

诸佛兴出甚难值， 无数千劫难可遇，

执御众人令受法， 则为世间之炬曜。

反以欲得而放逸， 贪于财色自娱乐，

迷荒豪贵及王位， 不肯往诣见法王。

财业无常命难保， 佛说人寿如朝露，

太子自察亦常然， 云何闻佛复放逸？

仁者以曾志佛道， 召请众生欲度脱，

于今何因为欲使， 放逸安可度众生？

吾且欲还诣最胜， 当降伏心灭尘欲，

仁兴精进愍一切， 将无后恨怀忧恼。’

时国王子闻斯颂， 即自下意发恭敬，

礼极精进稽首足：‘吾今自悔辱仁罪，

我当弃舍一切士， 不慕豪贵贪国土。

吾当往至安住所， 弃捐瑕秽求见益。’

“即与一亿八万人， 各执众花擎诸香，

俱往诣于最胜所， 见离垢光人中上。

已皆悉到安住所， 前稽首足而供养，

退在一面住佛边， 于时太子说此言：

‘极妙精进是我师， 心不患厌和颜劝，

此之恩德无以加， 如是供养不足报。

归悔首过救护世， 违失法王之教命，

我今都悉自归诚， 愿佛纳受所首情。

于是发意悉求佛， 用一切故兴愍伤，

不复造邪为放逸， 今我立德成佛道。’

“尔时太子弃荣位， 与人一亿八万四，

于最胜所作沙门， 发意志求于佛道。

时佛知其所志愿， 为说最上佛道业，

诸闻净法逮柔顺， 诸高士住无我法。”

佛告宝髻菩萨：“欲知尔时极妙精进，我身是。太子业首，弥勒是。族姓子，过去菩萨，开化众生不以懈倦，威德巍巍无量如此，所学日深精进无侣。是故菩萨欲度众生，当念修学，如彼往世极妙精进菩萨之德。”

佛告族姓子：“菩萨有四业而得自在，以此四业摄取诸佛道法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超越诸魔靡不归伏，二曰、念净佛土令修净教，三曰、严身口意顺开士本，四曰、合集一切诸佛道品。是为四法自在之业。复有四事为菩萨业。何谓为四？一曰、其慧晓了所入志性；二曰、普见众生根原所归；三曰、分别一切诸趣所由，应病与药；四曰、明识一切径路所行，令得寂寞不怀瞋恚。是为四事菩萨所行自在道业。”

于是，宝髻菩萨从无数劫，殖于难限百千德本髻中明月珠，其价当此三千佛土，以奉如来，口宣此言：“以顶上宝贡献如来！因是德本，致无能睹其顶相者，逮成诸佛不可思议圣慧之顶。”

佛即时笑，五色光明从其口出，照无央数诸佛国土，寻即来还，绕佛三匝，忽没顶上。

于是，会中有菩萨，名曰捷辩，从坐而起，偏露右肩，长跪叉手，赞叹世尊，以颂问曰：

“最尊无等伦， 超世俗之上，

无垢以离秽， 三界称其德。

其慈无俦匹， 超越须弥山，

今者何欣笑？ 愿慧为我说。

真谛戒调定， 执性人敬言，

令我志趣安， 善修快寂然。

天人尊在此， 其志甚坚妙，

为以何感应， 哀愍而今笑？

十方总势强， 光明福曜威，

勇师子坏冥， 游众无所畏。

三界无有侣， 何能有殊者？

法宅为解说， 何故而欣笑？

离垢性游安， 颜色常和悦，

名德通虚空， 驰逸不可限。

消除诸窈冥， 光明靡不照，

安住唯为解， 何故而欣笑？

修德心清净， 愿如金宝山，

常训诲不及， 世人普供养。

则为最良田， 众祐圣超世，

释师子现要， 所演如虚空。

诸天及人民， 无与妙等者，

等心甚坚强， 惭愧祥丰盛。

巍巍德百千， 相如花茂盛，

最胜能仁笑， 愿为发遣之。

其慧无挂碍， 流布于三世，

处若干身意， 其心无所著。

一时悉晓了， 如应当行化，

仁师子属笑， 其义为何义？

诸天住空中， 意内怀悦豫，

地上诸人民， 叉手而自归。

能仁胜唯说， 殊特甘露味，

诸天神人闻， 消灭尘劳冥。”

佛告捷辩菩萨：“汝为岂见宝髻不乎？以此宝髻珠奉上如来，志愿无上正真道意，则为供养佛之原慧。”

对曰：“唯然已见，世尊。”

佛言：“是族姓子，宝髻菩萨于恒河沙劫，供养恒沙如来至真，常修梵行，开化无数众生之类立于三乘，过十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号曰宝成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、为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世尊，世界名离垢光，劫曰无垢。其离垢世界，七宝合成，咸出光明，照于十方无量佛土。其光紫金，假使众生值此光者，一切尘劳悉蒙消灭。其土丰乐，皆诸菩萨悉无所著，无有异学相发起者，普修道宝，以故如来名曰宝成。此诸菩萨皆得神通，咸有辩才。其土诸天人民，悉当淳淑，遵平等觉，无有不及无智之名。其土亦无君主，唯以世尊为无上法王。诸天人民自然化生，无有女人，无爱欲名。其土人民皆殖德本，无无福者，诸根悉具，皆以相好庄严其身。

“尔时，如来诸菩萨众不可称数，佛寿十四劫。初无异谈，所说唯宣菩萨之慧诸度无极，辩才大哀淳一品教。是诸菩萨皆曾被训，诸根明达，能以一句普入一切诸佛之道。如来为说总持言教，慈心如地。何谓总持言教？以一绝句普入诸章。何谓一句？谓妙圣句，不可究尽道品之法。何谓无尽句？谓于佛道不可穷尽。何谓无尽？论于无者，谓无尽句。已能入无，普入文字，是为一句，一切文字而不可尽。复有二字，本所未闻，亦未行也，而宣说言出于一字。其一字者，不与二字而同势也，是以一字而宣训诲。设使宣布斯训诲者，无念不念，无应不应，此句无念亦无不念，以无念句而成开化。是为，族姓子，为入总持教。宝成如来，为诸菩萨说总持言句，于彼学入此一句者，便得普入一切佛意。我于一劫若复过劫，分别咨嗟离垢光世界功德之称，不能究尽得其边际。宝成如来讲说经道德称之慧，不可思议亦不可赐。其佛大德，国土清净，巍巍超绝，上不可及。”

宝髻菩萨闻佛授决，欢喜踊跃，以颂赞佛：

“普知悉能见， 度诸法无极，

如来皆超越， 一切诸瑕秽。

大慧未曾有， 皆知我往古，

供养诸佛数， 佛悉具说之。

去来今现在， 本末为如是，

复知鄙末世， 及与一切人。

为佛所授决， 不复怀狐疑，

开化度世间， 诸根之本末。

于是一切地， 日月尚可堕，

佛口所可宣， 终不有改变。

佛出至诚言， 所演无有虚，

授以尊觉道， 成佛人中上。

如我志所愿， 严净于佛土，

所言亦如是， 悉知我心念。

彼闻此教已， 悦颜无犹豫，

所修行为尊， 欲度众生故。

如我之所行， 当复增无量，

严治其本际， 我身奉净行。

兴发行得佛， 度诸法无极，

勤力无怯弱， 由从精进至。

堪任所布施， 皆知我往古，

未曾舍精进， 至大哀如来。

为以诸众生， 本末为如是，

吾当悉开化， 得佛度异学。”

宝髻菩萨说此偈时，七万二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，悉愿生彼离垢光世界，同时发声俱说是言：“宝成如来得佛时，普令吾等生彼佛土。”佛皆记说当生其国。

尔时，世尊告贤者阿难：“受是经典，持讽诵说，广为众人宣传其旨，殷勤助是经典，要天上世间之所归伏而共供养。所以者何？其闻此经，我悉授决。其不信者，本宿德薄；其受是经，德本非凡。趣闻此经，世世值佛，何况闻持而奉行说，功勋无限！族姓子、族姓女，若以七宝满此三千大千世界，随时布施，如是比类于百千岁；其闻此经，欢喜信持，功德踰彼！”

阿难白佛：“此经名何？云何奉持？”

佛言：“名曰《菩萨净行宝髻所问》，当奉持之。”

佛说如是，宝髻及十方诸会菩萨，贤者阿难，天、龙、鬼、神、揵沓和、阿须伦、世人，闻佛所说，莫不欢喜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一十九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胜鬘夫人会第四十八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时，憍萨罗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，初证法已，共相谓言：“我女胜鬘，慈晤聪愍，多闻智慧，若见如来，于甚深法速能解了无诸疑惑。我今应当令善谕者发其诚信。”作是议已，王及夫人即便作书，称扬如来真实功德。时，遣一使名真提罗，奉持王书诣无斗城，授胜鬘夫人。时，胜鬘夫人发书寻绎，顶受忻庆生希有心，向真提罗而说偈言：

“我闻如来声， 世间颇难遇，

斯言若真实， 当赐汝衣服。

若彼佛世尊， 为利世间现，

必应见哀愍， 令我睹真相。”

言念须臾顷， 佛于虚空中，

现不思议身， 普放大光明，

胜鬘及眷属， 皆悉来集会，

合掌瞻仰礼， 称赞大导师：

“如来妙色身， 世间无与等，

无比不思议， 是故今敬礼。

如来色无尽， 智慧亦复然，

一切法常住， 是故我归依。

善调心过恶， 及与身四种，

到不思议地， 故我今敬礼。

知诸尔炎法， 智身无挂碍，

于法无忘失， 故我今敬礼。

稽首过称量， 稽首无伦等，

稽首法自在， 稽首超思惟。

哀愍覆护我， 令法种增长，

逮及最后身， 常在如来前。

我所修福业， 此世及余生，

由斯善根力， 愿佛恒摄受。”

时，胜鬘夫人说此偈已，及诸眷属一切大众，顶礼佛足。尔时，世尊即为胜鬘而说偈言：

“我昔为菩提， 曾已开示汝，

今复值遇我， 及来世亦然。”

说此偈已，即于会中，授胜鬘夫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：“汝今称叹如来殊胜功德，以此善根，当于无量阿僧祇劫天人之中为自在王，诸所受用皆悉具足，所生之处常得遇我，现前称叹如今无异；复当供养无量无数诸佛世尊，过二万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号曰普光如来应正等觉。彼佛国土，无诸恶趣衰老病苦，亦无不善恶业道名。其中众生形色端严，具五妙境纯受快乐，蔽于他化自在诸天。彼诸众生皆趣大乘，诸有如是学大乘者，悉来生彼。”时，胜鬘夫人得授记已，无量天人心怀踊跃，咸愿往生彼佛世界。是时，世尊皆与授记当生彼国。

时，胜鬘夫人闻佛记已，于如来前合掌而立，发十弘誓，作如是言：“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于诸受戒不起犯心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于诸师长不起慢心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于诸众生不起恚心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于诸胜己及诸胜事不起妒心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虽有少食不起悭心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不自为己受畜财物，凡有所受为济贫苦有情之类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不求恩报行四摄事，无贪利心、无厌足心、无限碍心摄受众生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见诸众生无有依怙，幽系疾恼种种危厄，终不舍离必愿安隐，以善饶益令免众苦。世尊

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若见一切诸恶律仪，毁犯如来清净禁戒，凡我所摄城邑聚落，应调伏者而调伏之，应摄受者而摄受之。何以故？以调伏摄受故，则正法久住；正法久住故，天人充满恶道减少，能令如来法轮常转。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摄受正法终不忘失。何以故？忘失正法则忘大乘，忘大乘者则忘波罗蜜，忘波罗蜜者则舍大乘。若诸菩萨，有于大乘不决定者，摄受正法则不坚固，便不堪任超凡夫境，则为大失。

“世尊，现在、未来摄受正法诸菩萨等，具足无边广大利益，发斯弘誓。圣主世尊虽复证知，而诸有情善根微薄，或起疑网，以十弘誓难成就故。彼或长夜习不善法受诸苦恼，为欲利益如斯众生，今于佛前发诚实誓。世尊，我今发此十弘誓愿，若实不虚，于大众上，当雨天花，出天妙音。”

胜鬘夫人于如来前作斯言已，时虚空中即雨天花，出天妙音，叹言：“善哉！胜鬘夫人，如汝所说，真实无异。”

尔时，众会既睹斯瑞，无诸疑惑，生大欢喜，同声唱言：“愿与胜鬘夫人所生之处同其愿行。”时，佛世尊悉记大众如其所愿。

尔时，胜鬘夫人复于佛前发三弘愿，以兹愿力，利益无边诸有情类：“第一愿者，以我善根，于一切生得正法智；第二愿者，若我所生得正智已，为诸众生演说无倦；第三愿者，我为摄受护持正法，于所生身不惜躯命。”

尔时，世尊闻斯愿已，告胜鬘言：“如一切色悉入空界，如是菩萨恒沙诸愿悉入兹愿。此三愿者真实广大！”

尔时，胜鬘夫人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当承佛威神辩才之力，欲说大愿，幸垂听许。”

佛言胜鬘：“恣汝所说。”

胜鬘夫人言：“菩萨所有恒沙诸愿，一切皆入一大愿中。一大愿者，所谓摄受如来正法。如是摄受正法，真实广大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胜鬘，汝久修习，智慧方便甚深微妙。有能解了汝所说义，彼于长夜植诸善本。如汝所说摄受正法，皆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已说、今说、当说。我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亦复常以种种相说摄受正法。如是称扬摄受正法，所有功德无有边际，如来智慧亦无边际。何以故？是摄受正法有大功德，有大利益。”

时，胜鬘夫人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当承佛威神之力，更复演说摄受正法广大之义。”

佛言：“听汝所说。”

胜鬘夫人言：“摄受正法广大义者，为得无量一切佛法，乃至能摄八万行蕴。譬如劫初，兴诸色云，雨众宝雨；如是摄受正法善根之云，能雨无量福报之雨。世尊，又如劫初，大水之中能生三千大千界藏及四百亿种种类洲；如是摄受正法，出生大乘无量界藏，并诸菩萨神通之力，种种法门，一切世间及出世间安乐具足，一切天人所未曾有。

“又如大地荷四重担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大海，二者、诸山，三者、草木，四者、众生。如是摄受正法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堪能荷负四种重任逾彼大地。何等为四？谓离善友，无闻非法诸有情类，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，求声闻者授声闻乘，求独觉者授独觉乘，求大乘者授以大乘，是名摄受正法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堪能荷负四种重任逾彼大地。世尊，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建立大地，堪能荷负四种重任，普为众生作不请友，大悲利益哀愍有情为世法母。

“又如大地，是四种宝所生之处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无价，二者、上价，三者、中价，四者、下价。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建立大地，有情遇已获四大宝，一切宝中最为殊胜。何等为四？谓诸有情遇斯善友，或有获得人天善根，有证声闻及辟支佛，或无上乘善根功德，是名摄受正法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建立大地，有情遇已，便能获得四种大宝。世尊，出大宝者，名为真实摄受正法。世尊，言摄受正法者，谓无异正法，无异摄受正法，正法即是摄受正法。

“世尊，无异波罗蜜，无异摄受正法，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。何以故？摄受正法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应以施成熟者以施成熟，乃至舍身随顺彼意而成熟之，令彼有情安住正法，是名施波罗蜜。应以戒成熟者，守护六根净身语意乃至威仪，随顺彼意而成熟之，令彼有情安住正法，是名戒波罗蜜。应以忍成熟者，若彼有情骂詈毁辱，诽谤扰乱，以无恚心及利益心最上忍力，乃至颜色亦不变异，随顺彼意而成熟之，令彼有情安住正法，是名忍波罗蜜。应以精进而成熟者，于彼有情不起懈怠下劣之心，起大乐欲最上精进，于四威仪随顺彼意而成熟之，令彼有情安住正法，是名精进波罗蜜。应以静虑而成熟者，于彼有情以无散乱成就正念，曾所作事终不忘失，随顺彼意而成熟之，令彼有情安住正法，是名静虑波罗蜜。应以智慧而成熟者，彼诸有情为利益故，问诸法义以无倦心，而为演说一切诸论、一切明处乃至种种工巧之处，令得究竟随顺彼意而成熟之，令彼有情安住正法，是名智慧波罗蜜。是故，世尊，无异波罗蜜，无异摄受正法，摄受正法即是波罗蜜。”

时，胜鬘夫人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今承佛威神辩才之力，复说大义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大义？”

“世尊，摄受正法者，无异摄受正法；无异摄受正法者，摄受正法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则是摄受正法。何以故？若摄受正法善男子、善女人为正法故舍身命财，如是人等以舍身故，证生死后际，远离老病得不坏常，无有变易究竟寂静，不可思议如来法身；以舍命故，证生死后际，永离于死得无边常，成就不可思议诸善功德，安住一切佛法神变；以舍财故，证生死后际，超过有情，无尽无减果报圆满，具不思议功德庄严，为诸有情尊重供养。世尊，舍身、命、财摄受正法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诸如来之所授记。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正法欲灭，有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互相朋党起诸诤讼，以不谄曲、不欺诳心，爱乐正法，摄受正法，入善朋中；入善朋者，必为诸佛之所授记。世尊，我见摄受正法有斯大力。如来以此为眼，为法根本，为引导法，为通达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闻胜鬘夫人所说摄受正法有大威力，叹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善哉！胜鬘，如汝所说，摄受正法大威德力。如大力士，微触末摩生大苦痛，更增重病；如是，胜鬘，假令少分摄受正法，令魔波旬痛切愁恼、悲号叹息，亦复如是。胜鬘，我常不见余一善法令魔愁恼，犹如少分摄受正法。胜鬘，譬如牛王形色端正，身量殊特蔽于诸牛；如是，胜鬘，修大乘者，设令少分摄受正法，即能蔽于声闻、独觉一切善法。胜鬘，又如须弥山王，高广严丽蔽于众山；如是，胜鬘，初趣大乘，以饶益心不顾身命摄受正法，便能超过顾其身命，久住大乘一切善根。是故，胜鬘，当以摄受正法，开示教化一切有情。如是，胜鬘，摄受正法，获大福利及大果报。胜鬘，我于无数阿僧祇劫，称赞如是摄受正法所有功德不得边际，是故摄受正法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。”

佛告胜鬘：“汝今复应演我所说摄受正法，一切诸佛共所爱乐。”

胜鬘白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摄受正法者则名大乘。何以故？大乘者，出生一切声闻、独觉，世、出世间所有善法。如阿耨达池出八大河；如是大乘，出生一切声闻、独觉，世、出世间所有善法。世尊，又如一切种子草木丛林，皆依大地而得生长；如是一切声闻、独觉，世、出世间所有善法，皆依大乘而得生长。是故，世尊，住于大乘摄受大乘，即住摄受声闻、独觉，世、出世间所有善法。如佛世尊所说六处，谓正法住、正法灭、别解脱、毗奈耶、正出家、受具足，为大乘故说此六处。所以者何？正法住者为大乘说，大乘住者即正法住，正法灭者为大乘说，大乘灭者即正法灭。别解脱、毗奈耶，此之二法，义一名异，毗奈耶者即大乘学。所以者何？为佛出家而受具足，是故大乘戒蕴是毗奈耶，是正出家，是受具足。

“世尊，阿罗汉者，无有出家及受具足。何以故？阿罗汉，不为如来出家受具足故。阿罗汉，有怖畏想归依如来。何以故？阿罗汉，于一切行住怖畏想，如人执剑欲来害己。是故，阿罗汉，不证出离究竟安乐。世尊，依不求依，如诸众生无有归依彼彼恐怖，为安隐故求于归依。世尊，如是阿罗汉，有恐怖故归依如来，是故阿罗汉及辟支佛，生法有余，梵行未立，所作未办，当有所断未究竟故，去涅槃远。何以故？唯有如来应正等觉，证得涅槃，成就无量不可思议一切功德，所应断者皆悉已断，究竟清净，为诸有情之所瞻仰，超过二乘、菩萨境界。阿罗汉等则不如是，言得涅槃佛之方便，是故阿罗汉等去涅槃远。

“世尊，说阿罗汉及辟支佛，观察解脱四智究竟得苏息者，皆是如来随他意语、不了义说。何以故？有二种死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分段，二者、变易。分段死者，谓相续有情；变易死者，谓阿罗汉及辟支佛、自在菩萨，随意生身乃至菩提。二种死中，以分段死说阿罗汉及辟支佛，生于我生已尽之智；由能证得有余果故，生于梵行已立之智；一切愚夫所不能作，七种学人未能成办，相续烦恼究竟断故，生于所作已办之智。世尊，说生不受后有智者，谓阿罗汉及辟支佛，不能断于一切烦恼，不了一切受生之智。何以故？是阿罗汉及辟支佛，有余烦恼不断尽故，不能了知一切受生。烦恼有二，谓住地烦恼，及起烦恼。住地有四。何等为四？谓见一处住地、欲爱住地、色爱住地、有爱住地。世尊，此四住地，能生一切遍起烦恼；起烦恼者，刹那刹那与心相应。世尊，无明住地，无始时来心不相应。世尊，四住地力，能作遍起烦恼所依，比无明地，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世尊，如是无明住地，于有爱住地，其力最大。譬如魔王色力威德及众眷属，蔽于他化自在诸天；如是无明住地蔽四住地，过恒沙数烦恼所依，亦令四种烦恼久住，声闻、独觉智不能断，唯有如来智所能断。世尊，如是，如是，无明住地其力最大。世尊，如取为缘有漏业因而生三有，如是无明住地为缘无漏业因能生阿罗汉及辟支佛、大力菩萨随意生身。此之三地随意生身及无漏业，皆以无明住地为所依处，彼虽有缘亦能为缘。世尊，是故三种随意生身及无漏业，皆以无明住地为缘，同于有爱。世尊，有爱住地，不与无明住地业同，无明住地异四住地，异四住地唯佛能断。何以故？阿罗汉、辟支佛断四住地，于漏尽力不得自在，不能现证。何以故？世尊，言漏尽之增语。是故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及最后有诸菩萨等，为无明地所覆蔽故，于彼彼法不知不见；以不知见，于彼彼法应断不断，应尽不尽；于彼彼法不断不尽故，得有余解脱非一切解脱，得有余清净非一切清净，得有余功德非一切功德。世尊，以得有余解脱非一切解脱，乃至有余功德非一切功德故，知有余苦，断有余集，证有余灭，修有余道。”

尔时，胜鬘夫人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复知有余苦，断有余集，证有余灭，修有余道，是名少分灭度，证少分涅槃向涅槃界。若知一切苦，断一切集，证一切灭，修一切

道，彼于无常败坏世间，得证常寂清凉涅槃。世尊，彼于无护无依世间，为护为依。何以故？于诸法中见高下者不证涅槃，智平等者、解脱等者、清净等者，乃证涅槃。是故涅槃名等一味。云何一味？谓解脱味。

“世尊，若无明地不断不尽，不得涅槃一味等味。何以故？无明住地不断不尽故，过恒沙等一切过法，应断不断，应尽不尽；过恒沙等一切过法不断不尽故，过恒沙等诸功德法不了不证。是故无明住地，与于一切所应断法诸随烦恼为生处故，从于彼生障心烦恼、障止烦恼、障观烦恼、障静虑烦恼，如是乃至障三摩钵底。加行智果证力无畏，所有过恒沙等一切烦恼，如来菩提、佛金刚智之所能断。诸起烦恼，一切皆依无明住地，无明住地为因缘故。

“世尊，此起烦恼，刹那刹那与心相应。世尊，无明住地从无始来心不相应。世尊，若复过恒河沙如来菩提、佛金刚智所应断法，一切皆是无明住地依持建立。譬如一切种子丛林，皆依大地之所生长；若地坏者，彼亦随坏。如是过恒沙等如来菩提、佛金刚智所应断法，一切皆依无明住地之所生长；若彼无明住地断者，过恒沙等如来菩提、佛金刚智所应断法，皆亦随断。如是过恒沙等所应断法，一切烦恼及起烦恼，皆已断故，便能证得过恒沙等不可思议诸佛之法，于一切法而能证得无碍神通，得诸智见，离一切过，得诸功德为大法王，于法自在，证一切法自在之地，正师子吼：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是故，世尊，以师子吼，依于了义一向记说。

“世尊，不受后有智有二种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谓诸如来以调御力，摧伏四魔超诸世间，一切有情之所瞻仰，证不思议清净法身，于所知地得法自在，最胜无上更无所作，不见更有所证之地，具足十力，登于最胜无畏之地，于一切法无碍观察，正师子吼，不受后有。二者、谓阿罗汉及辟支佛，得度无量生死怖畏，受解脱乐，作如是念：‘我今已离生死怖畏，不受诸苦。’

“世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如是观察谓不受后有，不证第一苏息涅槃。彼等于未证地不遇法故，能自解了：‘我今证得有余依地，决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’何以故？声闻、独觉皆入大乘，而大乘者即是佛乘，是故三乘即是一乘，证一乘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，言涅槃者即是如来清净法身，证法身者即是一乘，无异如来，无异法身，言如来者即是法身，证究竟法身者即究竟一乘，究竟一乘者即离相续。何以故？世尊，如来住时无有限量，等于后际。如来能以无限大悲、无限誓愿，利益世间。作是说者，是名善说。若复说言如来是常、是无尽法、一切世间究竟依者，亦名善说。是故能于无护世间、无依世间，与等后际，作无尽归依、常住归依、究竟归依者，谓如来应正等觉。法者，是一乘道；僧者，是三乘众——此二归依

非究竟依，名少分依。何以故？说一乘道证究竟法身，于后更无说一乘道，三乘众者有恐怖故，归依如来求出修学；有所作故，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二依非究竟依，是有限依。若诸有情，如来调伏归依如来，得法津润，由信乐心，归依于法及比丘僧——是二归依，由法津润信入归依。如来者，非法津润信入归依。言如来者是真实依，此二归依以真实义，即名究竟归依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不异此二归依，是故如来即三归依。何以故？说一乘道，如来最胜具四无畏，正师子吼。若诸如来，随彼所欲而以方便，说于二乘即是大乘。以第一义无有二乘，二乘者同入一乘，一乘者即胜义乘。

“世尊，声闻、独觉初证圣谛，非以一智断诸住地，亦非一智证四遍知诸功德等，亦非以法能善了知此四法义。世尊，于出世智，无有四智渐至渐缘。世尊，出世间智无渐至法，如金刚喻。世尊，声闻、独觉，以于种种圣谛之智，断诸住地，无有出世第一义智。唯有如来应正遍知，非诸声闻、独觉境界，以不思议空性之智，能破一切诸烦恼縠。世尊，破烦恼縠究竟之智，是名出世第一义智。初圣谛智非究竟智，是于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。世尊，真圣义者即非二乘。何以故？声闻、独觉，唯能成就少分功德，名之为圣。

“世尊，言圣谛者，非诸声闻、独觉之谛及彼功德。而此谛者，唯有如来应正等觉初始了知，然后为彼无明縠藏世间众生，开示演说，故名圣谛。世尊，此圣谛者，甚深微妙难见难了，不可分别，非思量境，一切世间所不能信，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之所能知。何以故？此说甚深如来之藏。如来藏者，是佛境界，非诸声闻、独觉所行。于如来藏说圣谛义，此如来藏甚深微妙，所说圣谛亦复深妙，难见难了，不可分别，非思量境，一切世间所不能信，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之所能知。若于无量烦恼所缠如来之藏，不疑惑者，于出一切烦恼之藏，如来法身亦无疑惑。

“世尊，若有于此如来之藏及佛法身，不可思议佛秘密境，心得究竟，于彼所说二圣谛义，能信能了，能生胜解。何等名为二圣谛义？所谓有作及以无作。作圣谛者，是不圆满四圣谛义。何以故？由他护故，而不能得知一切苦、断一切集、证一切灭、修一切道，是故不知有为、无为及于涅槃。世尊，无作谛者，是说圆满四圣谛义。何以故？能自护故，知一切苦、断一切集、证一切灭、修一切道。如是所说八圣谛义，如来但以四圣谛说。于此无作四圣谛义，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作事究竟，非阿罗汉及辟支佛力所能及。何以故？非诸胜劣下中上法能证涅槃。云何如来于无作谛得事究竟？谓诸如来应正等觉，遍知诸苦，断诸烦恼，及超烦恼所摄苦集，能证一切意生身蕴所有苦灭，及修一切苦灭之道。世尊，非坏法故，名为苦灭。何以故？言苦灭者，无始无作，无起无尽，常住不动，本性清净，出烦恼縠。

“世尊，如来成就过于恒沙具解脱智不思议法，说名法身。世尊，如是法身不离烦恼，名如来藏。世尊，如来藏者，即是如来空性之智。如来藏者，一切声闻、独觉所未曾见，亦未曾得，唯佛了知及能作证。世尊，此如来藏空性之智，复有二种。何等为二？谓空如来藏，所谓离于不解脱智一切烦恼。世尊，不空如来藏，具过恒沙佛解脱智不思议法。世尊，此二空智诸大声闻由信能入。世尊，如是一切声闻、独觉空性之智，于四倒境攀缘而转，是故一切声闻、独觉所未曾见，亦未曾证。一切苦灭，唯佛现证，坏诸烦恼，修苦灭道。

“世尊，此四谛中，三谛无常，一谛是常。何以故？如是三谛入有为相，有为相者则是无常，言无常者是破坏法，破坏法者非谛、非常、非归依处。是故三谛以第一义，非谛、非常、非归依处。世尊，一苦灭谛离有为相，离有为相则性常住，性常住者非破坏法，非破坏者是谛、是常、是归依处。世尊，是故苦灭圣谛以胜义故，是谛、是常、是归依处。

“世尊，此苦灭谛是不思议，过诸有情心识境界，亦非一切声闻、独觉智所能及。譬如生盲不见众色，七日婴儿不见日轮；苦灭谛者亦复如是，非诸凡夫心识所缘，亦非一切声闻、独觉智之境界。凡夫识者，谓二边见；一切声闻、独觉智者，名为净智。言边见者，于五取蕴执著为我，生异分别。边见有二。何者为二？所谓常见及以断见。世尊，若复有见生死无常、涅槃是常，非断常见，是名正见。何以故？诸计度者见身诸根，受者、思者，现法灭坏，于有相续不能了知，盲无慧目起于断见；于心相续刹那灭坏，愚闇不了意识境界，起于常见。世尊，然彼彼义，过诸分别及下劣见，由诸愚夫妄生异想颠倒执著，谓断、谓常。世尊，颠倒有情于五取蕴，无常常想，苦为乐想，无我我想，不净净想。声闻、独觉所有净智，于如来境及佛法身所未曾见。或有众生信如来故，于如来所，起于常想、乐想、我想及于净想，非颠倒见，即是正见。何以故？如来法身是常波罗蜜、乐波罗蜜、我波罗蜜、净波罗蜜。若诸有情作如是见，是名正见。若正见者名真佛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正法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

“世尊，言净智者，则是一切声闻、独觉智波罗蜜。此之净智，于苦灭谛尚非境界，况苦灭谛是四入流智之所行？何以故？三乘初业，不愚法者，能于彼义当证当了。世尊，为何义故说四入流？世尊，此四入流是世间法。世尊，能一入流，于诸入流为最为上，以第一义是为入流，是为归依，是苦灭谛。

“世尊，生死者依如来藏；以如来藏故，说前际不可了知。世尊，有如来藏故得有生死，是名善说。世尊，生死者，诸受根灭无间相续，未受根起名为生死。世尊，生死二法是如来藏，于世俗法名为生死。世尊，死者，诸受根灭；生者，诸受根起；如来藏

者则不生不死，不升不坠，离有为相。世尊，如来藏者常恒不坏。是故，世尊，如来藏者，与不离解脱智藏，是依、是持、是为建立；亦与外离不解脱智诸有为法，依、持、建立。世尊，若无如来藏者，应无厌苦乐求涅槃。何以故？于此六识及以所知如是七法，刹那不住不受众苦，不堪厌离愿求涅槃。如来藏者，无有前际、无生无灭；法受诸苦，彼为厌苦愿求涅槃。

“世尊，如来藏者，非有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如来藏者，身见有情，颠倒有情，空见有情，非所行境。世尊，如来藏者，是法界藏，是法身藏、出世间藏、性清净藏，此本性净。如来藏者，如我所解，纵为客尘烦恼所染，犹是不可思议如来境界。何以故？世尊，刹那刹那善不善心，客尘烦恼所不能染。何以故？烦恼不触心，心不触烦恼，云何不触法而能得染心？世尊，由有烦恼，有随染心，随烦恼染，难解难了；唯佛世尊为眼、为智、为法根本、为尊、为导、为正法依，如实知见。”

尔时，世尊叹胜鬘夫人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如汝所说，性清净心随烦恼染，难可了知。复次，胜鬘，有二种法难可了知。何等为二？谓性清净心难可了知，彼心为烦恼染亦难了知。如此二法，汝及成就大法菩萨乃能听受，诸余声闻由信能解。胜鬘，若我弟子增上信者，随顺法智，于此法中而得究竟。顺法智者，观根识境，观察业报，观罗汉眠，观心自在爱乐禅乐，观声闻、独觉圣神变通，由成就此五善巧观。现在、未来声闻弟子，因增上信随顺法智，善能解了性清净心，烦恼所染而得究竟。胜鬘，是究竟者为大乘因。汝今当知，信如来者，于甚深法不生诽谤。”

尔时，胜鬘夫人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复有余义能多利益。我当承佛威神之力，演说斯事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今恣汝说。”

胜鬘夫人言：“有三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甚深法离自毁伤，生多功德入大乘道。何等为三？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能自成就甚深法智；或有成就随顺法智；或有于此甚深法中不能解了，仰推如来，唯佛所知，非我境界。除此三种善男子、善女人已，诸余有情于甚深法，随己所取执著妄说，违背正法，习诸外道，腐败种子；设在余方，应往除灭。彼腐败者，一切天人应共摧伏。”胜鬘夫人说是语已，与诸眷属顶礼佛足。

时，佛世尊赞言：“善哉！胜鬘，于甚深法方便守护，降伏怨敌善能通达。汝已亲近百千俱胝诸佛如来，能说此义。”

尔时，世尊放胜光明普照大众，身升虚空高七多罗量，以神通力足步虚空，还舍卫城。

时，胜鬘夫人与诸眷属，瞻仰世尊目不暂舍，过眼境已欢喜踊跃，递共称叹如来功德，一心念佛还无斗城，劝友称王建立大乘。城中女人七岁已上化以大乘，友称大王亦以大乘化诸男子七岁已上，举国人民无不学者。

尔时，世尊入逝多林，告尊者阿难及念天帝。时，天帝释与诸眷属，应念而至住于佛前。

尔时，世尊告帝释言：“憍尸迦，汝当受持此经演说开示，为三十三天得安乐故。”复告阿难：“汝亦受持，为诸四众分别演说。”

时，天帝释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斯经？云何奉持？”

佛告天帝：“此经成就无边功德，一切声闻、独觉力不能及，况余有情？憍尸迦当知，此经甚深微妙，大功德聚。今当为汝略说其名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天帝释及尊者阿难白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唯然受教。”

佛言：“此经《赞叹如来真实功德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不思议十种弘誓》，应如是持；《以一大愿摄一切愿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不思议摄受正法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入一乘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无边谛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如来藏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佛法身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空性义隐覆真实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一谛义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常住不动寂静一依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颠倒真实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自性清净心烦恼隐覆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如来真子》，应如是持；《说胜鬘夫人正师子吼》，应如是持。复次，憍尸迦，此经所说断一切疑，决定了义入一乘道。憍尸迦，今以所说胜鬘夫人师子吼经，付嘱于汝，乃至法住，于十方界开示演说。”

天帝释言：“善哉！世尊，惟然受教。”

时，天帝释、尊者阿难，及诸大会天、人、阿修罗、揵闼婆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大宝积经卷第一百二十 唐三藏法师菩提流志奉诏译 广博仙人会第四十九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无斗战城恒河岸上，时有无量诸比丘众，尊者阿难、摩诃迦葉、舍利弗、薄拘罗、离婆多、阿若憍陈如等，所作已办，离诸尘染，诸漏已尽不复退转，禅诵经行无暂懈息，或如群雁游止寂静，或在林间常处禅定，安住如来光明教门，调伏诸根得无所畏。

时，娑罗鸡林枝叶繁茂，香花布地，拘枳罗鸟、迦陵伽鸟，鹅王、群蜂，栖集和鸣，能令众生离诸昏堕。

尔时，如来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应当勤作所作，以于戒仪而自荫覆。”

是时，西方忽然辉耀如日轮光。尊者阿难未离欲故，白言：“世尊，今此光明是何之相？”

佛言阿难：“是五通仙最胜上者黑香之子，名曰广博，节食羸瘦，身无光润，与其同行五百人俱，所谓不白仙人、天人仙人、苦波野那仙人、丹荼野那仙人、迦摩野那仙人、迷佉那斯仙人、疑味仙人、度罗仙人等，前后围绕当来诣我。”

尔时，广博仙人遥睹世尊，身意寂静处在林薮，为诸比丘之所侍卫，即自思惟：“奇哉！尊贵，一切智处，色相具足，舍去群臣、转轮王位、六万婇女如弃毒食，苦行山林离诸欲乐，名称普闻诚不虚也。”

时，彼众中有一仙人，字那剌陀，遥瞻如来，心生欢喜，即说颂曰：

“瞻彼青华树林下， 犹紫金聚者何人？

弥楼妙宝流焰光， 亦如秋月无氛翳。”

尔时，诸仙皆怀悦豫，合掌恭敬，渐诣佛所。

于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观彼阎浮洲中诸仙人等，蓬发上靡，栖止林莽，涂灰却粒，或月、半月节食羸瘦，鹿皮树皮以充衣服，不剪发爪，蹲处露地，或如烟炭黑蜂之色，咒术、祭火以为吉祥，空地树下随处而居，或坠高岩，或投深水，炎火赫日炙身苦体，恃其种姓离无上智。比丘当知，此诸仙人，见不清净，耽著诸有，轮回生死不能出离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世尊作是说已，同声白言：“我等今者，由依如来勤修梵行，于诸有中永当出离。”

尔时，广博仙人与其同类渐至佛所，睹诸罗汉威德尊严，内怀倾悚，曲躬低视，各结散发，身佩白绳，颜容黑暗，两目黄绿，头发枯燥，执三拒木，身形卑陋，或行虚空，或谈俗典，至如来前，白言：“世尊，今此众会，愿佛知时。”

佛言：“广博，我已了知诸有受生及于自性。”

时，阿难陀白言：“世尊，此何仙人众所围绕，词慧通敏，顶发上靡？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此是广博，作围陀典，奉持习行赊羯罗教，造诸种种世俗文字。”

尔时，诸罗汉等共相谓言：“而此仙人有何所得苦行如是，于生死中而不解脱？”复自思惟：“此仙人众今来佛所，当何所问，为因缘耶？为无我耶？”

尔时，广博仙人合掌向佛白言：“世尊，佛出现难，众会亦难。我于今者有少疑问，愿垂哀愍。”

佛言：“大仙，恣汝所问，当为解说。”

广博仙言：“云何为施？何者施义？云何施主？施主何义？云何施者不名施主？云何施主不名施者？云何行施于受施者而获福报？云何施已，若现在世，若命终后，施福随行为积为聚？世尊，如来灭后供养塔庙，谁为受者获于福报？”

佛言：“大仙，汝今所问甚为希有，为欲觉悟新发意者。”

时，舍利弗在于众中，发白面皱，以其右手抬眉顾视，久而言曰：“我昔曾闻，广博仙人世所称赞。云何今者，不知言问如小童子？云何不问因缘无我深妙之义，而乃问于施之果报？”

尊者阿难前礼佛足，白言：“世尊，彼之仙人于施贪著，我愿为彼解说施义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若问如来，声闻答者，非如来教。”

时，舍利弗复白佛言：“今此仙人有彼彼疑，我愿解说。”

佛言：“不尔，汝于声闻最为上首！若于我前有所解说，令诸众生堕于恶趣，谤云如来非决定智，或云如来觉性了已犹有我慢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世尊作是说已，生净信心，白言：“世尊，广博仙人有所疑问，愿为除断。”

尔时，佛告广博仙言：“汝今谛听，施之果报及业差别。若诸受者，能令施主生于果报，是为施义。若有众生发清净心，以己财宝，令执事人随所施者，其财宝主名为施主，其执事人名为施者。若复有人自持己物净心施者，得为施主，亦名施者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三十二种不净之施，汝今谛听！若复有人，倒见施者，不名净施；因报恩者，不名净施；不哀愍者，不名净施；为色欲者，不名净施；若施火中，不名净施；掷水中者，不名净施；恐怖施者，不名净施；施五家者，不名净施；以毒施者，不名净施；施刀杖者，不名净施；杀害施者，不名净施；为摄他故，不名净施；为称誉者，不名净施；为倡妓者，不名净施；因占相者，不名净施；求饰好者，不名净施；结朋友者，不名净施；于庄宅中，鸟兽来吃不欢欣者，不名净施；学工巧者，不名净施；因病施医，不名净施；先因打骂，后施财物，不名净施；若怀疑惑言我今施，为有报耶？为无报耶？如此施者不名净施；若舍施已，内怀热恼，悭恋悔恨，不名净施；若言受者后当为我作牛畜者，不名净施；若言福报我自受者，不名净施；若人少壮无净信心，后

遭病苦，或临死路，楚毒在身肢节分解，阎罗使者调弄于前，亲属平生悲泣相视，如此之时方始施者，不名净施；或有念言，令余城邑知我施者，不名净施；若怀嫉妒增上施者，不名净施；慕他豪族为求婚姻，持诸金、银、缯彩、衣服而施与者，不名净施；若求男女及余杂缘而施与者，不名净施；若有念言：‘我于今施来世受报’，不名净施；见贫穷者不生哀愍，翻持钱财施富贵人，不名净施；或贪花果而施与者，不名净施。善男子，此三十二爱染之施，犹如有人携持种子，于荒秽田随所种植，然彼种子依大地界，遇天雨润决定生芽，至于花实少得收获。”

尔时，广博仙人复白佛言：“如何施与，持戒、毁戒而不灭坏？”

佛言：“大仙，若复有人净信因果发欢喜心，为诸众生无有悔吝，亦不分别持戒、破戒。复次，善男子，有五种施名为大施。何者为五？一者、时施，二者、道行之者，三者、病人及看病者，四者、说正法人，五者、诣他国者。复有五种：一者、法施，二者、食施，三者、居住，四者、灯明，五者、香花。”

广博复言：“何等清净？”

佛言：“若发信心，为诸众生内怀哀愍，回向菩提遍净解脱，得为清净。复有五种无上之施。何者为五？一者、施于如来，其施无上；二者、施于众僧，其施无上；三者、施说法者，其施无上；四者、施父，其施无上；五者、施母，其施无上。复有施者名为大施，所谓失位国王，名为大施。若为县官之所逼迫无所依怙，及为疾病之所痛恼，施如此人名为大施。若为王者所弃，临刑之时及余命难，舍己之命救于彼命，名为大施。或于疾病之人施与医药，亦名大施。或于具戒众僧以时而施，亦名大施。或施求智慧者，亦名大施。或于傍生之俦虾、蟆、蛭乌及余鸟兽，而施与者，亦名大施。或于乏劣之者施令充足，亦名大施。若复有人劝他净施，及余随喜，亦名大施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汝先所问，于我灭后云何种植获福报者。善男子，诸如来者，皆是法身，非是色身。若复在世，或复灭后，所有供养福无有异。如转轮王于其大地唱如是言：‘我之国界，不应有人杀害众生及于妄语。’其国之人，虽未见王兼亲侍卫，但闻教敕即便遵奉，王于是人必生欢喜。是人由王不杀害故，获生天报；其有违者，堕于恶趣。如是，大仙，虽有众生见我色身，不护其戒，何所得耶？如提婆达多，虽遇于我，犹堕地狱。若复有人，于来世中勤修我教，则为希有！如见我身无有异也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如汝所问，福德因缘为积聚者。如萩苇中因烧出焰，而此光焰，不可得言为积为聚；如是，施主，积集资粮犹影随形，而无见者。亦如蒲萄、甘蔗未押之时汁不可见，彼于一节、二节之中求汁积聚了无见者，然于彼汁不从外得；福德果报亦

复如是，不在施主手中、心中及于身中，亦不相离。亦如尼拘陀子未成熟时，芽不可见。譬于商人持少财物，往诣大城有所贸易，广获财利。福报亦尔，如蜂采花不损其色，云涵雨润谁见积聚？于其出生必自成办。”

尔时，广博仙人白言：“世尊，施之差别我已了知，云何此识住于身中有所爱著？”

佛言：“大仙，犹如国王住于城中，惧他军来，预作濠堑，积聚粮贮，教养战士，建诸幡旗，调习醉象，严诫众兵，唱言：‘警备！著于衣甲专情斗战，执利刀仗露刀而住。’王福尽故，他军强盛遂即灭坏。如是识王住于身城，见于六处无常侵害，穿信濠堑，被正念甲，御醉法象，调习意马，告六处云：‘今有无常威力军来，宜应速疾被于施甲，持于智刃，办惭愧弩，安戒堤防。’时彼六处为无常军渐相逼迫，尔时彼识，如福尽王弃城而走，别住城国。”

广博仙人复白佛言：“云何了知是福德城？非福德城，我当舍之。”

佛言大仙：“犹如有人，乘大舟船欲渡大海，时遇风涛鼓涌飘荡，鼋鼍鲸鲵互为嵕害，是人因船遂达彼岸；既得无畏，绕船三匝恭敬祭祀，唱言：‘善哉！我由此船得渡大海。’如是，大仙，有福众生命终之后，作是思惟：‘我今此身善趣天上，所得人身为不空过，乘此身船渡恶趣海。善哉！前生甚可恭敬。’若复有人堕恶趣者，犹如渡海乘朽烂船，于大海中或沉或浮，摇扬倾覆。是人残命虽至岸上，复遇师子虎狼充满，骂言：‘咄哉！此朽故船，倒行大海令我怖畏。’见如此苦，堕恶趣识亦复如是，毁骂其身：‘我徒养育，遭此恶报。我久于世担负秽草，如蚕作茧徒自缠缚，如何令我沉溺若此？’

“尔时，彼识于第二身适住母胎，才七日中能作是念：‘我从彼灭而来生此。’由善业者其心欢喜，能令彼母有三种相，所谓母面熙怡、颜容端妙、无诸皯黡，右脚压地倍重常时，复以其手数摩右胁，被白色衣增加姝丽。造恶业识，亦七日中作是忆念：‘我从某城曾作某罪。’作是念已便生悲恼，能令其母现诸恶相，所谓身体臭秽、羸瘦萎黄、常怀悲愁、数数变吐、祸横盈门、灾难逼迫、饶诸疾病；将产之时，或损母命，或复自死。”

尔时，广博仙人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识初入胎时得何念慧？”

佛言：“而此之识亦入胎已，见阎浮洲园苑树林，宫殿池沼遍满庄饰，亲族聚会情极慕乐。复以天慧光明，随念忆知无量百千彼彼生处，彼是我母，曾五百世生育于我。作是念已，生厌离心，唱言：‘咄哉！于此世间生死足矣！劬劳诸有永愿休息。’”

时，广博仙人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识既能如是厌离，岂不出离生死中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，大仙。彼识无出离之相，能得解脱，无有是处。而彼识界，于生死中虽尔厌离，能出离者不应受生。若不尔者，或有修福及于造罪，一切皆应趣向涅槃。如汝所言，识思惟者，是识增上，非智增上。所以者何？识能分别，智能了知，识智和合乃如汝说。”

尔时，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“能防诸怨贼， 积集烦恼者，

了智与无智， 及慧共愚痴。

见慢并无明， 如是等一切，

无有少离智， 由识能了知。

识智不相离， 和合我常说；

一轮不为车， 二轮亦不成，

亦不由于余， 要假人与牛，

并具于辐辖， 二辋相资备，

辕轭兼络绳， 尔乃得名车。

身车亦如是， 诸界和合生，

诸根悉备具， 由识能牵挽，

肢节相缀连， 筋脉恒遍满，

髑髅皮发覆， 肠肺并心脾，

肝胃众和合， 建立假为身。

识王处其中， 非身为调御，

了知诸体性， 是名智识俱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此识微细不可色见，无有诸根亦不相离。若诸丈夫有所怯弱，或生恐怖，或起寻思，皆识增上，非智作用。”

尔时，广博仙人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观察一切众生从地狱趣而来生者，乃至人趣而来生者？何业差别，生于天、人、傍生、饿鬼及于地狱？”

佛言：“大仙，众生本性没此生彼，是佛境界，非五通仙之所能知，亦非天、人、魔、梵、色究竟等，并余声闻之所觉了。大仙，若于我法获离三垢，得初果时所有境界，尚非帝释、那罗延天、汝诸仙等之所能知！”

尔时，如来作是说已，广博仙人便自思惟：“此轮回中圣智境界未曾会遇！”礼佛双足，白言：“世尊，我于今者，衰朽失念不能获果，无任负荷住持菩提，归依佛、法及离垢僧。我从今日与诸弟子及于眷属，归佛法僧！惟愿世尊，示教利喜以圣智日，常住世间除烦恼翳。善哉！世尊，愿为演说一切众生从天坠者。”

佛言：“谛听！今正是时。若有众生坚固成就施香花鬘，此人必当生持鬘天。临终之时，身发妙香及感鲜花，而复自见种种色花来散其上，或有见于楼阁宫殿，悬诸铃铎，杂花严饰，百千天女而处其中。命终之后见持鬘天，父母和合如赡部人，便为爱风飘入胎藏。时彼天母怀妊七日，于右胁下遂诞其子。彼适生已，于其胸前天悦意花自然为鬘，具七种色，所谓白、黑、黄、赤、天绀、红莲及如火铜光明炫耀，香气因风遍一由旬，故号彼天谓为持鬘。宫中有树，其汁香美犹如甘露。园苑果实有八上味，大如频螺。彼天所食皆是甘果，非余抟食，凡有饥想果自现树。所履之地无诸荆棘，鲜花柔草周布清净。或有宫殿如白花聚，或以黄金为屋鸡吻。彼之天女光容藻饰，眺望轩槛相与娱乐。其所寿命天二百年，将终殁时有二种相：所居之树，其叶凋悴，枝条垂下，其花香气自然隐没；所著花鬘忽然萎黄，清凉之风变为毒热，最胜天城弃舍而去。时，诸天女见此衰相围绕悲号，叹言：‘咄哉！何彼无常，无少慈悲！今于我等爱重之者，制不由己，将舍我等在于须臾。’时，彼天子渐为热病之所逼迫，遍体火现。炎焰虽加而无热恼，心犹快乐，从彼而没，人间受生在于胎中，能令其母爱香花鬘及诸果实，又于梦中常见城邑场肆严饰遍垂花璎；亦既生已，形容光润，白服花鬘常所眷爱，好游亲属耽著欲乐，情恋女人往来轻躁，名衣上服及诸园林靡不贪乐，见富贵者倍生喜悦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四天王天趣向之者，若有众生以怜愍心，见贫穷者施于衣食，及诸病人随与医药，或造井泉，或施池沼，其人将终形不羸瘦，容色无变，身无垢汗，声不瓢破，亦不遗沥大小便利，六尘充足，诸根无损，能见自身在天众中。命既终已，色如红莲，口出妙香，复有清风吹妙花香拂其尸上。于是彼识，见四天界父母欢游，耽醉情欲。时，彼天父以其右手摩天母背，即于母髀而得受胎，经七日已遂即诞生，天饰具足。

“大仙当知，四天王天所居之地，纵广八万四千由旬，黄金、白银、雌黄、雄黄间错庄饰，百千天女充满其中，百千花果如人形像。于彼园苑，天摩尼光常所明照。树林枝茎，垂劫波衣及妙缯彩。其树滑润，见者欣悦。于其龛室常悬乐具，箫笛之俦自然发

声。彼天童子抟食为力，香美粳稻色如红莲，味逾甘露。其所食器具于二种：一者、金器，二者、银器。随意所乐色香美味，皆于中现。复有天浆名为花酒，香冷殊特，设有嗅者亦自然醉。彼之天人各有寝殿，名曰初秋，遍垂花条，金银杂宝娑兰鸡树，数有百千合覆其上，复有种种坐卧敷具。六万天女颜容殊妙，被服光鲜，其声寥亮，韵合天乐，为诸欲神之所造化，歌舞倡妓言笑往来，能令见者增其染爱。其宫殿前树以刹柱，金银间错缯彩庄严，悬诸宝幡随风摇扬。有四天王：一曰、持国，二曰、增长，三曰、威目，四曰、多闻。此四天王于彼天界，吟啸歌舞，宴会嬉游，具足安乐。时，彼众中诸天童子，力艺殊胜具天妙身，垂臂往来犹如醉象，身香郁烈遍一由旬。其所寿命天五百年，无中夭者。园苑林树荣色光洁，迦潭婆花而以庄严，咸悉芬馥，无诸臭秽。四面阶道杂宝所成，百千天女常为歌妓，诸宝器中出妙音声。

“善男子，彼等天人寿欲尽时，有三种相：一者、身光隐没；二者、花无香气；三者、不闻天女奏诸妓乐，常所欢游园林宫苑鸟声和雅，是喜好处皆不爱乐，花鬘萎悴，天女悲号，衣生垢秽，瞻视昔来欣玩之具复增闷绝，身上汗流，眼变枯燥，如取水鱼置夏日中，热恼所逼宛转于地。时，诸女等见彼天男愁苦如此，皆来围绕同声号哭，唱言：‘苦哉！苦哉！我所爱者奈何如是，所好喜事翻为愁苦。今之云何，舍我等辈及游宴处？’时，天女等以偈叹曰：

“‘种种妙庄严， 仁者所游宴，

最上福德城， 四面具楼阁，

天女恒充满， 园林镇荣茂，

云何舍欢爱， 苦哉此无常？’

“尔时，诸天女等说此偈已，相视哽咽，各以右手取诸杂花遥散其上，复作是言：‘仁者，汝具福故当生人间。彼是福地，应以信心植诸善种。’尔时，彼天见诸女等皆已背舍，重增热恼，身心炽然，如以酥滴置炎铁上，欻自销灭，余微灰烬，复为业风之所吹散，如邻虚尘为千亿分更不可见。于是彼识从天降下见受生处，父母和合，心怀喜悦，便入胎藏。才处胎时，母即相现，饮食增多，不啖血肉，乐著绯衣，爱聚会处，于诸亲属倍加眷念；虽怀其子曾无痛恼，口无流涎，身不沉重。亦既生已，人相端严，其眼绀色，如天青宝众所乐见；闻于上界四天王事，自然欣悦；常乐舍施，爱妙香衣，性好数食；常喜歌舞、园林、女色，靡不留恋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若有众生以净信心，远离杀害及于偷盗，持诸饮食、上妙资具、衣服、财宝而行舍施，勤诚散花，礼拜佛塔；寿命尽时，身无疾苦、垢腻、臭秽，念所习

业曾不忘失，面如金色，鼻不陷曲，心不惊恼，喉不闭塞亦不喘息，不为风刀之所解截，声不甄破，寝膳安宁。大仙当知，如斯之人，毒不能害，饮食消化折伤夭枉皆所远离。其人命终，以天识故，见三十三天百千楼阁，金摩竭鱼庄饰门柱，蛇胜栴檀香水涂洒；其地柔洁，白逾霜雪，净如颈珠；黄檀香树，天宝灯烛杂错行列；天诸男女游戏园林，耽染狂醉。既睹斯已遂生欢乐，犹如贯珠为人将取，入天母手以为胎藏。时，母手掌因即生花，持示天父共相庆悦，复以两手摩捼其花，子即诞孕。时，彼天母告天父曰：‘我于今日诞一童子，增长胜种。’便会亲族以为欢贺，生满七日天相具足，忆念前生，从某处灭今来生此，某是我父，某是我母，曾修某善。作是念时耸然欢欣，便于诸欲而生痴爱，于天界中宫苑园林，自然了见贪喜爱著。

“尔时，童子垂臂佣长犹如象鼻，其胸峻实如师子臆，腰腹圆细无有垂皱，背脊端平无高下骨，两髀圆相如芭蕉茎，肌肉光洁无诸黡皯，无有彤毛及杂臭秽，上妙香气从身流出，花鬘璎珞天衣轻密，不假外求自然被体。时，宫殿中所有天女无天男者，见此童子共来围绕，咸作是言：‘善来！仁者，此之宫殿皆是汝有。我等诸女先无依怙，愿相侍从。’其中或云此辈盛年，乳如金瓶，面犹红莲。此园苑中，如是天树拘毗罗林垂覆荣好，六万天女前后周遍：‘善哉！仁者，可与我等永以娱乐，如云中电不常而有！’或有宫殿，箫鼓琵琶诸杂天乐自然发声，上妙敷具及师子座，严饰珠璎，垂以缯彩，而诸缯彩非是茧蚕之所作者。时，彼童子睹斯珍饰，如灌顶王升座而坐，既升座已，诸所珍玩咸出声言：‘此善业人，从阎浮洲修天福故，而来生此。诸人应当来此承事歌舞娱乐，令此福人欢喜无厌。’出此声已，园林宫殿六万彩女，捧持天花被服光耀，身所发香，如蒲萄酒、蜜酒、花酒，闻其香者令人昏醉，同声唱言：‘汝积天福，愿时充奉！’于是童子与群天女，游欢喜林及杂花林、黄毯石林、极光严林、日宫园林苑、泉声园苑、音乐园苑、丛花园苑，游如是等上妙林苑，悦乐清凉无诸恶风，花香芬馥，青摩尼宝以为灯明，诸蜂鸟王出微妙音，其鸟毛羽犹如杂宝，天吠琉璃以为其嘴，飞翔群嬉遍满林树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彼界有池随月增减，具八功德，悦意无垢，清冷澄澈。百叶香花开敷其内，岸树行列，杂花充遍。而彼池中，众多天女游戏娱乐，诸宝器等随意而现。色香妙食名天甘露，如拘摩花白逾珂雪，甘香具足亦易消化，无诸苦涩杂恶等味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有诸天人报不纯者，虽同器食，或感赤色，或感苍色，乃至黄黑诸杂等色，天容无别，唯食有异。大仙当知，彼诸众生先虽舍施，后复悔恨，由斯报故获果如是。复有园苑名曰合棔，枝条花叶杂糅庄饰，百千丛林清净柔软，犹如水精华果常茂。其林树间，诸寂静身离欲牟尼是所栖集，天之男女常所入者，皆不为于贪爱欲乐。

“大仙当知，我之弟子最上声闻，骄梵钵提，是婆罗门清净族子，住于禅定慈悲之心，以彼等持开敷慈眼入三摩地，每经七日，方乃一度现出入息。彼入定时，有随意风应念而至，假使劫火烧于大地成一炎焰，于彼禅身无能损害如芥子分。而彼支体，如弥楼山常所镇压难陀龙王及跋难陀，有大力势鼓气猛烈，弥楼山王为之摇动鼓作呼喻，四大海水变为碱味。骄梵钵提入定之时，彼二龙王尽其威力无能娆乱。我此弟子在合楿林，而诸天女虽耽欲爱，睹斯尊者发清净心，以曼陀华及诸莲华而散其上，合掌恭敬。三十三天诸童子等，亦来围绕，持天甘露资给供养。而此尊者，常为诸天于合楿林，说修多罗及未曾有、无问自说、本事、本生、因缘、方广、讽诵、论议、重颂、授记、譬喻等经。时，诸天人闻斯法要，莫不殷勤恭敬尊重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三十三天有聚会堂，其堂有柱八万四千，皆以金、银、跋阇罗宝、码碯、美玉并栴檀心结构所成，悬铃垂铎出微妙声，列诸天衣建诸幡幢，箫、笛、琵琶、箜篌、琴、瑟、鞞铙、螺鼓妙声振发。天之男女互相爱敬，和颜慈悦恒所聚会。于彼堂中以摩尼宝而严饰之，绿润琉璃净滑如镜，涂香、末香、杂花周遍，亦无颸风，及诸炎热毒蛇蚊虻皆所远离。其所居者，无有惛睡懈怠之想，微风清和遍入林观。其诸楼阁，幰网垂覆，悬妙宝璎，散诸花香，百千天女虽则爱染，而无嫉妒及于斗诤，面貌端正犹如满月，花鬘宝珠严饰身首，妙歌清净往来不辍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彼天会堂周回方整，长廊宽广，高树周密犹如阴云。其堂四面复有园苑，皆百由旬，间错种种金莲杂花，出妙歌声闻者欣悦，拘迦那陀树、波梨野多树、拘毗陀罗树以为丛林。大仙，善法会堂资玩之具，皆是金银诸宝等，积聚琉璃以为台榭，珍奇宝物充满库藏，宫殿百千庄饰园苑，邻接远近常闻安乐，无诸疾苦及余祸患。彼之天人，于诸园林游戏既已，还集此堂受于娱乐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三十三天，复有别殿名曰善见，皎如白日，净犹明镜，四面周匝，皆以花□悬布庄严。有千天女，藻缀杂花、辉耀珠铎、金翠网旒以为冠饰。象马车乘践踏往来，飞扬金尘处处黄色。而于彼殿有六万柱，栌栱重叠，递相辉映，间错奇珍，绘以丹彩，栴檀、沉水及苏合香，氛氳郁烈用涂其地。释提桓因持金刚杵，与百千女前后围绕，来升宝殿娱玩欢乐。

“大仙当知，三十三天中有天王名因陀罗，其力勇健敌九千象，垂臂纤好如天象鼻，体如净金，筋肉坚密，骨脉不露，臆如师子，肚不凸垂，其腰束细，金线贯璎以为头饰，珠珰晃耀天服修委，天之声明久已通达，撰造书论，饮食甘露，往来常乘伊跋罗象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彼之天帝，然其色身非诸骨肉，纯花所成；喉声清美；身香殊特，假令狂象闻其香气，皆自调善；形貌端严犹如佛身；其所辉艳映诸金聚，夺其精光皆令黑闇。”

广博仙言：“如来今者，赞美天帝甚为希有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广博曰：“彼天帝者，是无常身、下劣之身，如脆草器，如假剪花，亦如画师图饰彩绘，亦如工人刻木形像，又如结花不久散灭，何足称叹？复次，大仙，我之弟子，有神通者名阿那律，但以父母所生之身，节节支体，一分之力犹过帝释。”

时，阿那律在于座中，闻于如来说如是言，便作是念：“今者世尊觉悟于我。”即入三昧，身光赫奕如天新金，戴殊胜冠，珠光辉映，其面润泽过于醍醐，其眼绀青如吠琉璃，摩尼、码碯及日光珠以为臂饰，身光香熏普遍辉耀。

时，广博仙既睹斯相，心大惊愕，即从座起，合掌瞻仰，生希有心，高声唱言：“奇哉！善哉！我得人身为不唐捐，今遇世尊发挥聚会，昔所未睹今乃得见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广博言：“彼帝释身与阿那律，谁为胜劣？”

广博仙言：“彼帝释身比阿那律，假使百分不及其一，乃至千分亦不及一。”

佛言：“大仙，于如是身不足希有。获福德者，随其所愿身相成就。”

尔时，众会生欢喜心，咸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，更为我等说于天趣。”

佛言：“三十三天，彼之天帝最大夫人，名曰舍支，住欢喜园，天之婇女百千围绕，容色姝妙犹花开敷，颊如红莲，面如金色，著诸鲜明细软衣服，嬉游园苑，天妙宝花以为首饰，珠璎环佩动出妙声，额广平正垂金旒锁，其眼纤长如花将开，坚诚倾注在于天帝，曾无瞋恚、斗诤、嫉妒，亦复离诸怀胎之患。大仙当知，彼之夫人，耽爱垢重倍余天女，志意骄倨犹于弥楼及漫陀山幽邃难仰，不肥不瘦，不长不短，体质香洁无诸秽恶，风送妙花结而成盖；而此夫人，常能发挥如来种性。

“复次，大仙，三十三天无杂患累，而恒游戏楼阁宫殿。其所寿命天一千岁，寿将终时有五恶相：一者、清冷池沼，净如颇胝，有所触者令人欣悦，微风轻摇，杂花晖映，如此池中将欲洗沐变成脂膩。时，彼天人见此相已心生怖惧，从水跳出奔走林中。时，诸天女见彼惶遽，亦疾随从，止一树下心生忧恼，喉中哽噎，同声告言：‘仁者，如何速舍我等孤居若此！’时，彼天男声渐哀切，作如是言：‘我从昔来，未曾有此垢膩现身。’作是言已，其两腋下忽然流汗。彼诸天女见此衰相，皆即远离。于是，彼天见诸女去，忧恼喘息，内增热毒，头上花鬘飒便萎悴，所著天衣忽复垢膩，天之床敷杂玩

等物皆不爱乐。彼诸天女睹如是相，知必定死，恶闻秽气，但遥相视，发声恋泣，哽噎酸楚，叹言：‘苦哉！此细软身，昔与我等游行宴乐，于天池中犹如鸳鸯，于善法堂犹如鹅王，欢喜园中如迦兰鸟，游漫陀河同于香象，在波耶园及拘罗园犹如蜂王，处杂树林如天花冠。今者云何为五衰相之所加害！舍离我等，将何处去？’时，彼天人闻是悲叹，复增恚恼，生大怖畏，便为热病之所缠摄，举身枯悴，眼目憧惶；犹如商人失其徒侣；犹如涉海舟船破坏；亦如有人失如意珠；又如危峰朽坏之树，为彼猛风摇动吹击；复如龙子为金翅鸟之所衔喙，回惶战惧，合掌告彼诸彩女言：‘汝等进来，愿能以手摩触于我，令少苏息。’虽作是语，而诸女等但遥悲泣，无有进者，各执树枝遥掷心上，作如是言：‘汝天福尽，当速生彼阎浮提中！’

“于是，彼天闻是言已，知被弃舍，发声怨唱：‘奇哉奈何！我于此中种种资具园苑宫殿，与诸女等眷属缠缚。今时命终将行死路，乃何遥立，但谓我言，当于阎浮而受生耶！’尔时，彼天作是语已，复睹常时所游之处，念念思惟恍举哀叹，发大声言：‘呜呼善法堂！呜呼欢喜园！呜呼杂树园！呜呼黄毯石园！呜呼波露沙园！呜呼波梨耶园！呜呼光胜园等！呜呼缦陀大河及诸宫殿堂室楼阁！我于今时制不由己，奄相舍离，从此坠落。’忧叹未终，复见诸女惊惶去来，以手拭泪，歔欷咨嗟，容颜怖惧，复伤怨言：‘呜呼爱者！呜呼亲者！如何见我将行死路，曾不与语？我今临兹生死长路，不垂执别？我与汝曹不复见矣！呜呼！我今福业尽故，见此住居，谓如黑闇飒然空旷。呜呼！天乐为不奏耶？如何我今寂无所闻？呜呼！天中最为悦乐，一切诸天及乾闼婆所侍卫处，妙色坚固持金刚者，呜呼！我今岂复得见？千眼之相在众中耶？呜呼波利耶花、拘毗罗花，在我头上，何故萎悴？’时，诸天众睹斯天人悲恼如是，悉皆忧叹。

“尔时，妙耳珰者，释提桓因与诸天众百千围绕，并舍支夫人诸余婇女，及乾闼婆等，奏美音乐随从游行，见于彼天为五衰相之所逼害，将趣死路，皆生哀怜，同声叹言：‘呜呼奇哉！彼之无常无少悲愍，暴恶毒害！’释提桓因以梵音声告彼天言：‘止！止！天子，我等皆当同归斯路，勿生恋著堕于恶趣。’时，诸天众亦同告言：‘仁者，应当具作诸善往生人间，一切众生修福业地。’于是，彼天闻如是言，便自思惟：‘我于今时决定坠落。’合掌向彼诸来天言：‘汝诸人住天中者，与我欢喜，而我于今坠落时至。’作是言已，长叹瞻视，复现二相：一者、眼如赤莲花，二者、身庄严具忽皆隐没。其余诸天见此之相，各持天花而散其上，及奏天乐。时，临死者见余天众，鼓乐幡花以为赠送，并相劝往，即便乐生阎浮提中，涕泪哀感自此而绝。”

本经缺字对照（3 种 / 3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忄+龍]	□	1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
[黑+黽]	黿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4D74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2313）
[糸+(乃/木)]	□	1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